

绘图施公案

一
函
九
册
函

話說施公吩咐搭轎，又說帶戚順同去不多時，到了戚順家，吩咐帶戚順夫妻問話。二人跪下，施公說：「戚順，你的銀子放在床下，鏗內你夫妻再無外人知曉。施公文問戚順之妻，本縣問你娘家姓甚麼？那婦人說：「小婦人娘家姓刁，你夫帶酒回家，銀子藏在床下鏗內，你無有看見麼？」婦人說：「不知。」施公說：「道才復驗床下破踪，只見有往來手扒的手印，鏗裡邊又有個人身子印子，事甚可疑。施公驗畢，出房歸坐，故意施威人來，快把大胆鏗床拿來。」本縣嚴審，羞得跑進幾人，把鏗床拿出，施公大叫：「鏗床，你真箇等家，主告你，問藏銀快快，寔講不然，本縣就要動刑，復又故意點頭，緣何你們說不知？」豈有此理！人來，快把竹床重責再問，下役雖然答應，心裡暗笑，不敢怠慢。施公又想一想，說：「竹床翻過一看，床下蜘蛛結網，全無施公點頭吩咐着寔打時，把張床打得破爛。」施公說：「往刑，叫他訴招遲了一會。」施公自言怪不得，因年深日久，受了男女陰陽氣候，得空參星拜斗，得了點精氣，不能成正果，偷了家主銀五十兩，交與城隍廟的小道為的好。」

上供燒香祈神，免他輪回之苦。施公說：「偷銀既與道士人來，即拿城隍廟的小道一同。」戚順刁氏赴縣聽審，結案將門封鎖。施公進衙，立刻升堂，只見下面把戚順夫妻帶來，跪在左右。差人退下，且說：「施公叫聲戚順，聽本縣吩咐，你銀交鏗床，被人盜去，交結城隍廟的小道，竹床受刑俱招。都是刁氏之過，少不的本縣就要難為汝妻人來，把他擡起來，再問眾役發喊，一齊同上，立刻擡起刁氏，只疼的粉面焦黃，刁氏忍刑不過，認情願寬招。」施公擺手停刑，施公冷笑罵聲：「那怕你心似鐵，不怕你不招，快快說來。」刁氏回答：「老爺在上，婦人細稟。」

小婦人今年二十九歲，半路改嫁戚順，與小道士偷認的，是以得往來。丈夫戚順貿易時常在外，前日夫主出去討帳，那晚小道在婦人家中，不料丈夫半夜帶酒歸家，叫門，慌得小婦人把小道士藏在床下，披衣開戶，丈夫大醉，小婦人又不敢秉燭，怕他看出形迹，細聽睡熟，小婦人即便送小道出門。次早夫起床，下去摸不見銀子，說小婦人偷去，因此吵鬧。施公叫聲戚順，你的銀子有了，你聽刁氏所供，有些不好。」施公吩咐動刑，登時夾起，小道高聲喊叫，招了招了。施公擺手停住，刑具定了，招稿如何結案，且聽下回分解。

却說賢臣呼人將銀取來，叫戚順看說：「道不少。」賢臣吩咐卸了男女的刑具，又令人拿下招詞，男女畫了招字，覆又呈上。賢臣叫聲戚順，本縣問你妻還要否感順見問，往前跪到半步口，尊老爺，不用問了。想這樣種老婆，小的不要他了，叩求老爺當堂發賣。賢臣說：「真算你還有男子之志，隨提筆判斷，妙齡不守清規，通姦盜銀，二罪俱犯，應重責三十大板。城隍廟前加號一月，卸如之日，照律重處。這你順自不小心，應實貿易，失察刁氏，與小道通姦，忘其夫婦恩義，應該處治。傳官媒當堂領下官賣價銀，領去判畢，拿下。」叫戚順畫了个字，發放已畢，不表。賢臣忽想起，出發拿老龐解四的事。趙虎劉奇各拉一人上堂，龐大先說：「小的叫龐大，他叫解四小的們，乃是本縣人氏，因為開鋪折本，盤與錢姓賢臣又問你姓甚麼？那人見問，叩頭碰地口稱：「老爺容票，小的本是本縣居民，姓錢名叫廷玉，父母早喪，小的一人要尋買賣為生，可巧他還有鋪一應傢伙，俱全中人說合，倒與小的言明制錢五千文，中人名叫解四，鋪主姓龐，小的接生意，只有兩

月不知把小的二人拿來何故賢臣說你二人並無別故你二人作的事情還來問本縣麼人來把他二人夾起再問那老龐受刑不過扭頂大呼解四弟我顧不得你了說了老命叫他快招不用動刑了小的兩個開舖正沒趣致那日夜晚見一孤客被套有或小的兩人誘哄進舖用酒灌醉謀殺將尸首砍成數塊裝在麻袋內放魚池邊淹埋之後各分銀六十兩衣裳在外恐有禍事是以倒舖與錢姓小的招認的事是不連累好人賢臣說解四你招不招解四見龐大招認只得招承施公吩咐書吏定了口供拿下二人畫了手押呈上賞棺木仍埋魚池一旁墓前五碑一面上寫被害情由施公判畢立刻作稿申詳上司不必說了且說施公至三鼓而寢次日升堂忽有鳴冤之聲自角門進來一个少年女子跪在堂下淚流滿面施公吩咐接狀書吏答應接上呈詞放在公案施公舉目觀上看寫具呈為萬惡姪謀奪家產斬宗滅後冤奪貞潔事妻王氏貞娘叩稟

青天大老爺命台前亡夫方有成本係鹽商家財數萬九十無子妾父素受方公之恩以妾報德亡夫一宿而終妾懷孕足月生男極難不料族姪方剛嫉妬生謀竟要為私情不節豈九老兒生子親隔官順方剛之言族中長幼二十餘房公分夫主家財推出母子無歸妾之父母皆以方剛之言為准冤辱逼於死路幸得母舅收留往往呈告皆被方剛買通官吏各有衙門不準辯白以致冤犯覆盆今日幸親天顏恩准陳情上告再乞叩青天大老爺恩準提究滅倫欺孤之惡姪救正派之香烟度妾身對洗清白不枉操持節志生死血沐繼恩於萬世矣

施公看罷狀詞往下問言問說王氏你的父親叫甚麼名字作何生理你今年多少年紀嫁與那鹽商時有幾多歲數那婦人說老命小婦的父親名呼王守成領方鹽商一千兩資本出外為客不料遭風資本消盡不敢露面只因祖母身亡缺少棺木殯葬之資小婦人父親無奈出門方遇鹽商開知叫小婦人父親前去說道作客為商賈錢折本乃是常事何必掛懷前項又送銀百兩殯葬祖母之後又叫小婦人父親與他姪方剛共辦行商之事小婦人父親感其大恩更嘆老耆九十無子情願將妾獻與商人為妾苦苦哀求方公允納不料一宿懷孕次日方公身亡家產俱係方剛執掌餘事俱載呈狀之上施公聽了又看婦人舉止端莊叫聲王氏你是幾歲嫁的王氏叩頭說道小婦人嫁他之時纔十八歲二月二十過門二十二日數盡奴情願守志族人不容逼奴改嫁以死不從自產嬰兒之後步步謀害羞罵小婦人爹娘無奈將小婦人領回要娶妾命幸喜母舅收留以全方門之後已經六載舍完未伸今朝始得撥冤見天施公想當日長沙太守壽高八十養兒即長沙周文碑題有詩為証

詩曰

八十公公養一娃

有人恥笑有人誇

若是老夫親骨血

後來依舊作長沙

施公說可知方公九十生子積德感動上蒼想罷叫聲王氏難為你貞心持節撇養幼子本縣給你分清兒白王氏見準狀詞連連叩頭施公叫聲王氏貞娘明朝把你父母舅舅帶着德保同來上堂聽審王氏聽說拭淚下堂施公隨即出票傳那方剛族中老幼限明日午堂聽審台卷卷應接票而去且說施公升堂吩咐帶上王守成夫妻來青衣答應夫婦走上跪倒施公說你女貞娘告狀快把此事情節

細細訴來王守成夫婦見問叩頭流淚哀求貞娘乃是小人之幼如施公微微冷笑罵奴才滿口胡說親生女子誰不心疼你說以女報恩你這奴才非是疼女你怪其終身也不是生男養女分明是那女兒不端幹出醜事如再巧辯一定動刑施公怒說你女既無別事為甚麼被逐回家方姓血口噴人你竟甘受其辱任性逼這女死快把情由說明若有言差語錯動刑拷問王守成含淚口尊老爺小的也曾分辯若不滿十月算小的閉門不緊已經十個月滿足如何是為敗壞怎奈方宅族人不在當面受污小的也覺荒唐是以領回家逼他毒死偶遇內弟劉之貴苦救貞娘跟他舅家過活貞娘屢次要告無遇清官今幸青天榮任望祈公斷施公聽罷吩咐劉之貴貞娘母子上堂青衣答應帶至下跪施公先看德保雖然僅五六歲却是品貌端莊清秀天庭飽滿地角方員兩耳垂肩算如懸胆十分安詳身穿錦紅棉襖隨他母親跪在一旁施公心中大喜把他抱上來接在懷中施公便向之貴說話你甥女被方剛喪其名節王守成高且疑心你夫婦留下是何緣故劉之貴跪伏半步說老爺小的知道甥女從小遵守規矩就只方宅成其夫婦花燭一日太翁而終令人可疑適喜十個月滿足怪生一子方宅族等藉以九十生子為辭圖賴產孽情真施公說你言有理世間也有九十生子之理乎之貴見問不言施公又問你何為不答劉之貴說若論九十生子的話也有半信半疑小的默思甥女平日是個最賢慧的若要冤他有私心的死也不信因財圖害甥女是寔施公聞言含笑說難為你憑信貞娘真乃眼力高強九十老兒種子世間也算奇事因你們少讀詩書那得知道本縣自有甚據除其疑心不如一聞此言連忙叩頭施公吩咐劉之貴王氏起站在一傍聽候發落命人傳方剛合族人等上堂聽審施公說尊宅那位是族長只見上來一人名教方敏文掃地一恭口尊老父台方家支派族長就是商人說罷下跪施公說去世的方有成是你的何人方敏文回答是商人嫡派的族姪施公說你那堂姪娶王氏族中知道麼方敏文說這件事族中却都知道但只是不明媒正娶原是通房使妾施公說九十納寵你們為何不擱敏文說商人同合族也曾勸過的怎奈貞娘之父苦苦纏擾以恩酬情族姪雖然九十身體康健兩下情慮不料只一宿而終貞娘如同催命之鬼望父台判斷施公微微冷笑叫聲年兄莫非貞娘暗裡有甚麼隱情你姪子元若有屈意只管實說本縣嚴刑拷問方敏文聽說不由暗喜我且問你老者無子幾時去世合房全無掛孝你們是一姓兩字快實講來罷下文分解

第四十六回

巧折辦服眾

救孤寡回家

方敏文說商人們與有成是嫡派親支現有家譜可証施公說是嫡派親支堂叔也有半年反服今並無一人穿孝敏文說有成已經死了五載方剛是嫡親堂姪過繼與有成為嗣三年孝服已滿鄰里街坊可証施公聞言故意吃驚說又來了你越發胡說既然姪兒死過五載連他死的情由也不明白還要本縣追問還敢說親支嫡派問得敏文無話回答只見磕頭施公伸手指定連罵你就該兒真是衣冠畜生既為嫡派族長因何人死情由不去問明安頓王氏心懷反意分明你們長切謀害你貪圖堂姪家產不顧綱常恐其娶妾生下子嗣難分家業所以害其父令又謀其母子豈不知蒼天難容一宿成胎冤枉貞娘私情逞強遂取出其家財肥己全不想圖謀家財滅嗣應該何罪你既為族長即是頭一罪人施公吩咐先打三十戒方再寬青衣答應就要動手只見敏文長子二府方標捐納出身領頭

向前一恭，尊聲老父台，暫息雷霆之怒，聽治下細將情由稟明。施公吩咐暫且停住，說年兄有何分辯？你是方有成的何人？方標說有成是職員，堂兄家君本是族長，堂兄有疾而終，是其九十，老如風中之燈，草上之霜，絕不該納寵合歡，不惜性命，喪其殘生，尚無子嗣，現有承嗣之人，族中之人甚眾，誰敢來侵吞家產？職兄果是有人謀死尸骸，必有傷痕，老父台不信，開棺請驗，若有舛錯，情願領罪。職兄果能種子，也是陰德所感，誰不願從？但只過門一宿，職兄年老無人憑信，所以將貞娘逐出，雖說通房使妾行出醜事，關係方門聲名，到底王氏年輕，不知羞恥，必有私情。十月生子，如何算得？施公開聽，微微冷笑，說年兄據你說來，却也有理，有成入殮，既無傷痕，你父如何又說問本縣拷問王氏呢？方標聽說滿面飛紅，口尊老父台，拙家君來到此，乃疼人氣，忍在心，望老父台寬恩說罷，一躬施公說年兄據你講來，定是量狹之故，想着官報私仇，這也容易，把王氏叫來，夾棍拶幾拶了，給你出了氣，如何？方標聞言，連連打躬，職負無知，冒犯情願，罪施公叫年兄何言領罪？本縣說個人情少，緩加刑重處，那淫亂之婦，告你合族，且你賢父子當堂說他送燻偷香，但此事無憑，無據，你父子怎肯無故飛言？又說孤兒不是有成之子，通情何人？求年兄說出名姓，拿到立刻嚴刑究問。方標聞聽，連忙控告，尊聲老父台，若問王氏淫邪，實無憑據，只因服侍亡兄一宿而終，但是年老血敗精枯，是以起疑，老父台明鏡高懸，細判斷，施公含笑說年兄現在爵祿榮身，將來也要臨民，豈肯順着那些無知愚蠢之人，亂說賊情，以贖為証，姦情以贖為憑，若不滿十個月生子，兒是他父母拘禁不嚴，既滿十個月，就是你方宅門中之事，德保既不是有成骨血，要拿姦夫是誰？若是無憑無証，即為以強欺弱，年兄之父身為族長，自有家法，快說姦夫姓名，以便論罪。王氏若無証據，難怪貞娘含冤，施公問得方標張口結舌，汗流如雨，不住打躬，口尊老父台吩咐的極是，家君雖是族長，原不同居，王氏原是通房使妾，先兄家中奴僕最多，待家不嚴，也是方剛之過，族人因方剛年幼，所以不便深究，只可逐出無恥之婦，免得再生禍亂，且聽下文分解。

第四十七回

仕鄉伸巧言折辯

差二府追問姦夫

施公聞聽，不由發大笑，說年兄越發糊塗起來，日後還要為官出任，道理不明，誰肯相服？方剛年輕，族長就該照應，豈不知小兒作罪禍遺家主，那容家下作亂，未可先問明情由，任性逐出，若說不知影踪，並無名姓，可指分明來，蒙混本縣，港你巧辯全然無理。年兄多費工夫，施公登時動怒，方標一見着忙，無言回答，自覺理屈，滿面羞愧。施公吩咐傳方剛上堂，下面答應戰戰兢兢，階前跪倒。施公說你多少歲數了？方剛說商人二十二了。施公向方標說他竟比王氏還長一歲，你如何說他年幼無知？方標不住的打躬領罪。施公又問方剛，你承嗣幾年了？快快說來。方剛說商人過繼之時，剛十七歲。施公說既在他家已經六年，你說年老當家，必然是你，方剛聞聽，越發証無頭緒，對答跪在下邊。施公把龔堂木一拍，問道：你何為一言不發？方剛說不知老爺所問何事。施公說你來為甚麼呢？你仗益商在本縣面前，推諉含糊，我且問你，把王氏逐出，說他做了醜事，與何人苟合，你可說來。方剛說商人終日在外辦事，並不知情。施公說你既然不知，如何把德保驅逐出門，德保不是繼父骨血呢？方剛回稟道：原是族人說的。施公說既是私情，就該拷問根底，你只顧分財肥己，即辨真假，仗勢威嚇寡婦，孤兒含冤，屈伸冤到此，叫本縣與他判斷，分明你令若指出姦夫了，憑據將王氏定罪，無憑據，願徐斬宗滅。

嗣該當何罪你那知王法無情方剛開言登時變色猛頭碰地說道商人粗心該施合族生疑是真王氏若有賤門之事家下共有百十餘人豈無一人知覺斷不是商人所作的事定是他父母家中作來之輩雖生孩兒豈能算方家之真骨血族長也曾苦苦追問查姦王氏父母恐眾觀不雅代其哀求是以帶王氏而回施公怒噴叫聲方剛若是他父母閨門不緊如何到十個月才生你們合族人的婦女們都是懷胎幾個月生子呢方剛目著族長不能對答他的堂兄方連是新科進士見他對答不來連忙上前打躬口尊老父師容稟十月生兒論理難怨王氏含冤九十老者種子也難怪方家疑心老父師明見如神此事古今罕聞貞娘不無暗地私情若諱諱掩閉有碍顏面今王氏居於公堂求文師斷明施公含笑叫聲年兄貴族說王氏無恥並無甚麼憑據真假難辨是不是呢方連說道老父師明鏡高懸自有定論下文分解

第四十八回

講論古與服眾

一驗寒暑明究

施公說莫怪你族中少見少聞還是欠讀詩書自古以來老人生子如劉元普八十餘尚生一子皆因他陰功浩大故天以報其德有成九十較之八又長十年諒來貴族不能辨其真假要求清白又有何難辨出把家產仍歸於他若果有私情將王氏當堂立刻處死方連聞之心內歡喜向上打躬說道老父師吩咐甚是施公說這件事年兄雖依貴族分去家財花盡如何是好方連說合族情慮公賠施公說年兄金榜題名清高貴客斷無失言之理只恐內中有不情願的年兄方與貴族言明如斷方連暗思納悶這施公先說有少見少聞又說欠讀詩書莫非有甚麼比例思想多會即道老父師若怕族中人不應允何不齊叫上堂問了一問施公說有理隨把方宅合族叫上堂將前情說了一遍合族同聲答應說公同賠全終無更改施公聽罷說道昔日文王曾生百子八十五歲而生周公旦乃五十九子武王未登殿時周公旦之外又得雷蓮子大義男秦成百子因論你方族有許多讀書之人豈不知曉因分家財就推不知此時比劉內中還有效驗你們難解但凡過古稀能生子者此子骨髓不滿身不奈耐寒懼熱怕冷站在日中無影即有也須細看才能看出先天不足之故本縣之言爾等皆不信藏經之中上有七言絕句一首

詩曰

七十生兒懼暑寒

精神衰微形影單

老者生兒能健壯

定有傍人拜孝男

施公說德保方交五歲你們家有與此子同年的抱來比自然分出真假本縣說你們少讀詩書見識甚少你們未必實服方家族人聞聽驚喜交捷堂上叩頭打躬口尊老父師若能驗出真假德保果係無影或有後王氏貞娘別節祖宗增光感惠不淺方標令人即把管家的個病孩兒抱來施公觀看比德保短小骨瘦如柴身穿夾襖愁眉不展施公冷笑連把眾人罵了幾聲當堂與本縣還散胡混小兒有病怕冷比孤兒勝是一層下文分解

第四十九回

施公看罷兒兒何方進士說道此是何人之子方連回說是來保之子來保今年二十七歲施公說此子雖然有病穿的是夾襖德保那樣肥胖當此初秋却穿一件棉襖可見那孩子大了不同了施公又命衙役到街市上將五歲孩子找了幾個來施公將德保遞過差役

都下在丹墀又呼拿各樣東西玩耍領食物等類呼着玩耍同在院中閑閑烘烘那眼着軍民議論不表施公叫上方宅族長下去看看德保影兒方敏文答應靜心細看介介小孩皆有形影惟德保形影却看不甚明只以為年老眼花仔細又看並無影兒這不就是應驗不差族長登時癡呆只是打躬磕頭懇求赦免施公吟吟首衣先將孩子送出每人賞銀一兩都在族長方敏文家去領結青衣答應依示而行施公說你們不肯認罪懇求本縣使我勞盡心力你等若是惡民還怨了尚可爾等鄉紳讀書明理之人似覺難若即不深究人說本縣實罰不公若諸公無意吞謀產案何為將有病孩童抵塞混冲自然更怕冷的致令本縣考驗不真你們存心不善情理定係難容本縣有心加刑治罪念你們宦家體面好在族眾每各罰米五十石以備冬月濟貧族長較你們額外罰銀百兩慶賀去世老翁生子之禮旌獎王氏貞娘操守之真限三日把家產歸齊爾族將轎子紳衿都到劉門迎請節婦德保好叫他光宗耀祖轉回家門至於方剛立嗣不該推出孤寡從今一應家務由王氏掌管永不准方剛經手如有人不遵來稟本縣自有定奪方族人等一齊打躬叩頭拜謝施公吟吟傳王氏劉之貴王守成夫婦上堂跪祝施公叫聲王守成本縣為汝女貞娘判明涇渭當日被方宅之人怨你女兒作了無恥之事你夫婦逼那節婦自盡險些兒誤他母子之命本當加刑治罪姑念你因羞辱莫出無奈你還要憐年少孤兒從今必須諸事照前若有人欺壓你母子只就來稟本縣知道王守成夫婦聞聽望上叩頭說大老翁命將小女汚名洗清小的即死也甘心施公聽罷又叫聲王氏聽本縣吩咐難為你涇渭分清今朝辦白你心無愧暫且跟你母舅回家去三日內家財歸齊花紅鼓樂迎接回轉方門執掌家務與方剛無干看他孝你如何若有不好立刻趕出仍與老翁守節撫養幼子本縣為你請詳恩恤門第增光香添萬世貞娘聽罷叩頭謝恩施公又向劉之貴說可羨你能識貞娘節操恩養甥女外甥事非是容易自後還要照常照應他母子一應家物並行買賣也須你時刻經心料理德保成人子承父業他族人若有侵欺孤子寡婦之處來稟本縣拿究劉之貴叩謝方敏文心中暗想草木翎毛尚且有影真真奇怪這定是有成親身骨血可見是有原情施公見方敏文來恩就知應驗吟吟傳方商人上堂敏文堂前跪下施公說你看德保有影無影敏文口呼青天老翁真真無影施公說這就是老翁有德上天不爽之故小兒健陰之體赤身有無妨碍你將有病孩童領過來比德保瘦弱僅穿夾衣街上眾童都是單衣就在堂前脫衣一試立刻分明施公說人來你們把大家孩子都脫去衣褲哄着玩耍青衣應遵依而行把病孩子也是脫去孩子貪吃貪頑都是喜喜不怕寒冷惟獨德保不耐風寒與之菓子銀錢他都不耍哭著要穿衣服口中呼喚媽媽方益商合族人等面面相覷施公坐在上面擺手吟吟青衣把小孩抱着與他穿衣服交與王氏領在一旁伺候發落施公又叫上方家合族之人說你等胡言無憑無據又沒比例所以心內懷疑不信今日當堂試過你們有甚不服只管講明方宅族人聞聽含羞抱愧面面相覷一齊打拱叩頭都說青天傳覺古今明見如神寒族無知冤枉王氏貞娘那知有成陰德懷下子嗣從此再不胡行望上方開恩施公聽罷微微冷笑說道這等說來諸公的疑心去了沒有不服之處了方宅合族一口同音謝老父台大恩給絕尸斷出孩兒為節婦洗明冤枉並無不服之處施公說你們不該冤枉節婦有那外事因家財恨節婦之名怎知貞娘青春嫁與老者為他爹娘受過恩德那料一宿而終可憐操持立志不去改嫁給你方門增光此乃去世老翁陰功大使王氏產養後嗣你們

為家財逐他出來若非告到本縣案前王氏貞娘之屈如何得伸其名莫洗你們既係鄉宦讀書之家豈不知律有明條全不想斬完滅嗣應該何罪快快說來按律定罪下文分解

第五十回

道古驗寒暑

因節賜旌表

方家合族之人聽得施公要按律治罪叫之自招个个嚇得魂飛魄散施公又派人押下家族人等限三日取齊家產交明各人允納俱各散出施公後又差人掛匾額一面美貞娘刻節立刻稟明上司當堂存案吩咐退堂入書房刑房書吏送人犯招稿施公燈下觀看至於更深解衣而寢次早起身淨面整衣升堂被告牌招出口聽喊冤之聲由衙門而入至堂前下跪說小婦人冤枉求太命恩准判斷施公閃目觀看是年老婆子有五六上下身穿布衣兩眼垂淚施公說你為何事家住那裡細細說來稟太命小婦人本姓崔氏家居城外雙楊樹孤兒寡婦母子務農為生今年種了幾畝田地每日灌溉結的茄子甚大稟指望賣錢還稅不料連夜偷去兒子因愁染病不但無錢完納國稅冬天衣食皆無自有死路幸值老爺判斷如神因此前來告狀求老爺拘賊救命施公開聽微笑道你種茄子豈無街坊隣居所稼種之地晚間必要巡查崔寡婦見問說老爺小婦的園子僅靠河邊夜間沒有巡查不知那賊來偷去說罷放聲大哭施公說賊人不過偷盜茄子難道連茄根都拔去不成崔寡婦說他要加根用只恐茄子長大還是來偷施公說茄子已被偷去也有幾回據實說來寡婦回答茄子偷去也有六七回算來價錢五千有零雖然茄根仍在還能結了蕪錢人工開發施公叫聲崔氏茄子已經失落有六七回又不比別的賊案拿着有贓可証偷去茄子到了長街隨時賣去又不知姓名是誰即拿住也是枉然無憑無據怎樣查問本縣念你孤寡遇賊之害秋季錢糧免你完納偷去茄子只可認個晦氣且起回去崔氏不肯下堂青衣將行扶出那才觀看軍民不悅議論紛紛不表施公見崔氏去後却又暗差青衣前去查訪有無暗同崔氏定計這日施公升堂時才午初差在雙楊樹崔氏家的八公公差當堂回說施公一見便問你們可將本縣吩咐之言告訴崔氏麼眾役回稟遵依而辦正說話間又有差去叫賣茄子的幾個公公差回話說小人們奉差把守東門將賣茄子的俱都拿來施公聞聽滿心歡喜吩咐連担子全帶進來聽審不多時担子筐兒都放到堂前个个駭怕跪下叩頭施公留神觀看下問你們是江都縣的居民麼你們都是江都縣的百姓麼施公又問叫甚麼名字報上來齊說趙大劉二周三阿四金五姚六個書吏記明各寫一帖兒就令各人即去認各人的担子將帖貼上貼定青衣上堂復命施公連忙離坐來到茄子跟前數了一數共四十三担施公細細驗看照到二十筐的上面伸手拿起一個看來多時看出破綻又見幾個茄子色又看筐上貼的姓名施公看過過放下茄子轉身歸坐坐下吩咐把偷茄之人白進忠白集成帶來聽問青衣答應立刻帶上跪倒不住叩頭口尊大老爺聽稟平情小的弟兄本籍江都小買賣營生不敢越理胡行不知為什麼事拿來施公說你二人是萬惡凶徒欺心胆大還敢在公堂說崔家與你何仇不顧人家生死把茄子偷來孤兒寡婦痛心傷情你早是稟招免得動刑二人聞言叩頭口尊青天老爺寡婦茄子不知何人偷去小的不知其故施公見不肯招認代怒罵聲賊徒竟敢巧辯分明是你們偷去了還說屈情本縣把你真贓憑據你青衣把筐內茄子多拿幾個上來觀看公差答應不多時拿來放在公案上面施公說白進忠白進義你們口稱未偷崔氏茄子本縣問

你既是自家種的，為何茹菀兒還未長大，因何就摘的二人開聽一齊發狂，說施公說這茄子因何个个打着窟窿？這又是什麼原故？二人聞聽一齊發狂，說是虫咬的，或被風打的，也是有的。施公聞聽不由大怒，說分明是偷的，茄子公然肥已今日事犯尚敢胡說。昨日崔民告狀本縣，操插暗計，差人密訪，令他母子將茄子比一比，大小不等，不論大小，茹菀針孔穿過，你二人今日已經中計，還辯什麼？吩咐公差拿下，把他們看青衣取放，來至二人面前，一見个个都有即時發呆，無言可對，只是磕頭求饒。說小的原是一時起有多心，當夜竊盜，施公聞聽冷笑道：這兩個該死的奴才，要是你們自種的，茄子豈肯一時盡摘？只顧自己過活，不顧人家生計。天理何存？你們還計什麼？可嘆庄家母子，好容易種的，真真費心費力，指望賣些銀錢度日，你們坑害於他，真正可惡。今甘犯罪，理無可逃，依律處治，還是依晚間盜人家律例，還是賠補此兩條？聽你們揀。二人說情願賠補。施公說本縣做戒你下次將二人拉下，每人重責二十大板，再叫他賠補青衣，答應上前重責，叫苦哀哉。施公吩咐傳崔寬婦上堂，不多時跪在下面，說聲大老爺，恩斷分明。施公說你茄子着他賠償一齊退下。施公正要退堂，忽見施安進來，遂問李升訪拿水寇之事，不知施安如何回答，下文分解。

第五十一回

施安報凶信

施公痛義士

施安見賢臣問李升，不由心中一痛，淚如雨下。賢臣一發說難道，其中有什麼緣故？你快快講來。施安拭淚心悲，口尊老爺，要問李升，不得不痛前者小的奉命私探黃河套，扮作客人，那一日趕到黃河套，小的們下在渡口旅店之中，天有下晚之時，小的困倦打瞌，李升獨自出了店門，小的醒來問他，店中回說不知。李客出店並未留信，小的有心去找，不知去向，等至黃昏不見回店，小的坐了三更時分，忽然睡去，李升邁步進房，小的如同夢中一見，他說老爺，恩重如山，私探水寇，誤上賊船，到了江心，忽聽胡哨一响，四下來了許多船隻，將我命喪水中。施公聞聽不覺淚下，即問如今怎樣拿賊報仇？施安又說了一番，施公又哭之不已，只叫施安拿銀送到李升家裏，安其妻子之心，不可說此山信。施安說曉得不表，且說外面云版响聲，不多時，只見施忠進來，施公看見義士，心中甚好，漢上前請安，口尊老爺在上，小的施忠同轉京內，老太爺都好，今有回書一封，請老爺過目，遂從懷內取出雙子呈上。施公接過，為國心煩，不看家書，先告訴李升之事。施公聞聽水寇之猛，李升之義，心中難忍，一聲大哭起來，老爺不必悲哀，今李升已死，老爺何用胆驚？等小的去拿水寇與李升報仇，秉公恩養之德，好漢說小的還討二人，此二人乃是兄弟，名叫王棟、武藝高強，小的深知施公點頭，伸手提筆，立刻標寫紅票，遞與施忠收起。施公復又吩咐你三人務要機密行事，不可招禍，你去收行李，明早好走好漢答應，回到自己房中不表，且說施公把家書打開，留神細看一遍，看完不覺二鼓，施公因倦站起，收了家書，寬衣解帶上床，而寢，次早升堂辦事，叫施忠等三人起身，一同邁步出衙，差役納悶私言，不必說，且說他三人到無人之處，施忠這才言謀奉差的緣故，一一告訴。棟樑二人知道，又言李升死的話，說了一遍，三人不勝嗟惜。王棟帶笑說：當日我們兄弟二人，綠林貿易山東一帶，頗有名望，不入江湖吃多少的虧，昔年撞見捕官，甚是利害，彈弓無虛，長鎗短棒，人人驚怕，圍住我們兄弟兩脇中箭，忽見一人騎着黃馬，揚手發鏢，並不見空，傷了幾人，我們趕上他們，留名掛號，打鏢黃三，太生得儀表如此，一面分手而別，至今未曾相逢。施忠聞聽說二位兄台，那就是先父，那日黃馬日行千里，獨作綠林，嗣後

改換心腸歸農學作耕種。小弟八歲學會家傳之藝，父母西歸，亦入綠林。十五出馬，並無對手。今年二十二歲，棟樑開說原是令尊大人失敬，失敬。三人即時散了。年庚八字，結為生死之交。王棟樑居次者，施忠、王樑居三。三人叙說天已三更，方才安歇。次早起來，出店去探水寇消息，連往江口探聽幾天，並無踪影。三个好漢正是着急，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回

水寇孤店貪杯

施忠夜間擒賊

且說店東自知三家好漢，也是江湖客人，莫不知是縣中差役。高聲大語，叫小心。早掩店門。且說三名水寇，今晚是劉六、劉七的東道，請銀勾大王掛角，燄燄看看天晚，水寇駕舟離江出岸，竟奔劉家店而來。三寇貪杯，好色正在熱鬧，且說施忠等三个好漢，高議店中安當，知會店中拿賊之故，各帶隨身兵器，側耳細聽。那邊歌聲振耳，王棟說天氣不早，你我過牆行事。施忠答應三人上牆，觀看動靜，翻身順牆溜下。脚占空地，高聲大呼，衝等水寇，聽真。今逢狹路，快快出來受死。口言不可放鬆，各把刀舉起。且說三寇正然高興，酒有八分，銀勾大王懷抱娼妓，取樂聞聽人喊心慌，意亂往外就跑。被施忠棟樑三人，在車前後圍住，離店不遠，即拿住，押起好漢。這才通名說我名施忠，三人奉縣主之命，特來捉拿你們。把三人捆起。天明到渡口武職衙門，連三元千把等官，那敢怠慢，立刻傳令發兵到店等候護送。三个好漢，叫把水寇抬在車上，兩家店主不敢言語，只求無事。且說施忠忽見有看人來，得不善，施忠說列位小心，等我攔住那些鼠寇下車，跟後站住，迎面攔攔，噓水卒們看見个个跑散，各保性命。而施忠才走轉回來，且說賢臣這一日升堂，廉三元上堂口尊老翁，今有京都差官，不久到縣，施公聞報，吩咐書吏三班人等伺候。到接官亭迎接賢臣上轎，眾役答應。到接官亭等候，廉三元跪倒回話，稟老翁差官離此不遠，賢臣說再去打探三元答應，退去。賢臣又吩咐人來，即着發書，送回縣衙門上掛燈結彩，伺候該值答應而去。且說賢臣起身出亭，因目一看，塵垢飛空，對於馬龍，拆王仗，賢臣急走幾步，跪在塵埃，報答馬上差官。說起來，施公站起不乘，轎騎馬繞道先行。進城到衙前下馬，躬身等候揚州官員得信也。到江都縣衙之前，州官引領，跪接欽差大人。欽差上堂，唐中站立，眾官跪聽宣讀。欽差高聲揚州現在令二衙暫理，不日補缺。命江都知縣陞知州，二衙盤查揚州倉庫，但有虧空，行文上報治罪議處。欽此。欽差讀罷，眾官叩頭謝恩。州官立刻脫去吉服，換上便衣，賢臣含笑躬身，望欽差說話口尊大人卑職等斗胆，請大人敝邑暫設金庫館驛，卑職等好盡恭敬之誠。欽差伸手拉住施公之手，叫聲賢公，說那裡話，你我乃通家之好，何言恭敬可賀。賢公初任成名，不日高遷出京，見過令尊翁之面，本欲盤桓幾日，奈欽限緊嚴，不敢停留，暫別再會。下文分解。

第五十三回

羣寇得凶信

會義江都縣

差官告辭下堂，眾官跟隨出衙，送到界外。眾官回轉江都揚州壞官，先告辭出衙，等候交任盤查倉庫。揚州二衙，姓王名輝，乃東昌人民，以文才選的，為人耿直，深服施公。斷才王輝帶笑，望施公說話口尊賢縣令，貪官壞任上行，命你我二人盤查倉庫。又令下吏代理，少不得領教他一同進州。賢臣素聞王輝與貪官不合，是个正大的施公，一聞王輝之言，連忙站起身口尊州尊大人卑職，馬敢多言，任憑尊

我王輝聞聽起身陪笑說賢公請坐你我乃通家之好何須套套。施公連忙回答。恕卑職斗胆王輝笑說下次再提卑職二字有失孔聖令人恥之。賢公請坐。公議正事要緊。施公坐下。對王州尊說。你我先讓他回州。好作手法。如此這般。大家取便。豈不善美。王輝聞聽回答甚妙。二公正議之間。忽見施忠進來。走至賢臣身傍。跪倒回話。小的奉命到黃河套水寇吃酒擒來營兵。護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賢臣聞聽說事。領賞。施忠站起。又叫書吏寫了回票。好漢手拿回文。出衙交與班頭。帶回黃河口。不表。且說賢臣即命書吏出告示。貼在十字要路口。上寫。

揚州府江都縣正堂施為曉諭事。江都遠近人等受屈知悉。今奉上文到縣。五日以後。出斬九黃七珠。並蓮花院十二冠。內有惡人關升豪奴三片。還有那此應斬之徒。盡行誅之。傳其仇家到法場。觀看正法。以為報仇。雪恨。無論軍民人等知悉。

話說賢臣與二衙一同出衙。馬步兵跟隨。施忠王棟王樑保護水寇車轎。前後擁到江都城。觀看軍民稱讚。不表。施公與二衙解水寇。兼上揚州。盤查倉庫。且言揚州江都遠近有四名响馬。稱為南方四霸。个个武藝精通。黃天霸改名施忠。手使鏢鎗三支。改邪歸正。一名郝天保。蘇州人氏。年三十六歲。黃鬍子。馬腰。穿仁騁子。使的撲刀。騎紅紗馬。第二名邊天振。年三十二歲。黑面目。五短三長。江南人氏。手使單刀。坐騎青馬。第三名武天虬。杭州人氏。年二十六歲。手使亞虬鎗。坐騎白頭馬。下文分解。

第五十四回

殺場斬眾犯

騎馬闖江都

且說三公議到江都劫法場。救蓮花院十二冠。因有鬼兒狐悲之故。郝天保見過施忠。打那關家保同救施公。知道賢臣忠正。施忠義主。若說不到。有傷綠林之好漢。偶生一計。公私兩便。面議各帶手下。到江都打聽。西門外斬犯。看了一座酒店。坐下。令人暗暗打聽。且說賢臣同王樑押解水寇。進了揚州。倉官壞任無職。二衙縣令進州。施公把三名水寇。交與州官收監。當即二衙學事。與知縣盤查倉庫。所有虧空要賠。官住館驛。變產交還。賢臣告辭回衙。進書房坐下。施忠獻罷茶飯。畢。天黑秉燈。施公查對各犯呈詞。想起殺場斬囚。犯人甚眾。難保無事。施忠見施公為難。好漢。透其意。說老翁備殺場之內。有變動。小的承管。只請放心。施公當時坐堂。施忠停立一面。吩咐王棟王樑。兄弟答應。上前跪下。賢臣先叫王棟。傳你到西門外。正面高搭涼棚。五間門前。要懸花結彩。內設文武公案。伺候明日吉時行刑。不可錯誤。王棟答應。叩首下堂。辦事。賢臣又叫王樑。你去知會府守鎮大老爺。就說本縣奉請。明早借兵。卒先到西門外。保護法場。个个雄壯。器械鮮明。務必請大老爺駕到。並曉諭江都門軍。明日西門緊閉。王樑答應。出衙而去。又叫徐茂。你去與縣丞子說。明日五鼓預備。徐茂答應。轉身下堂。又吩咐你們內外馬步三班人等。聽真。明日五鼓。全班伺候。賢臣分派已畢。站起。退堂。進內書房坐下。望施忠講話說。你出衙。探事情。如何。施忠說。小的已見郝天保。面允。不從要反。牢劫獄。向賢臣所見。羣寇。要心內作忙。又聽施忠之言。略為放心。賢臣又看這些應斬之人。件件攄清。不覺心內也恨。待至三更時分。方才安寢。次早。早用茶已畢。賢臣升堂。吩咐再搭因棚。二間。你們諸事。小心。事畢。有費。英公然答應。回身下堂。辦事。不表。又往下叫張子仁。你去出城。請府守。派大老爺。說明馬步巡兵。管查四面。若有仇家來進殺場。照着正法。報仇。問對了姓名。放進。守缺。不許帶入監。斬棚右邊。站立。不許叫喊。你也把守因棚。等本縣押犯出城。一同守府。監斬。

又叫跟隨人役在南牢門首即設公案再預備劊子押犯答應即時預備俾當賢臣移步至獄門首升坐該值日人手取斬牌牌高擎如飛來到監門高聲大叫裡面禁子聽着牌提五處出監又提四個惡犯開升閣三片五虎花大那賢臣手提破筆點名押赴西門而來王標一見開放城門挽着眾犯來至殺場見守府張公帶領兵馬在因棚處查嚴密且說眾犯住處等信武天虬天搵先打發水卒探聽消息這名小卒哨探殺場外面回說兵丁巡查城門緊閉只說城內綁犯這名小卒忙忙進店報與眾寇也就不敢遲慢打扮各樣人物暗帶兵器過天搵未曾出店先傳暗令不表且說這賢臣把西門係的囚犯綁出門外劉賢森老鼠早已發去賢臣吩咐快提四寇並眾犯都提出監來聽點名差役答應手舉囚犯牌跑到監門喊道裡面聽着便犯人按名照數點禁子聞聽一擁進單提出四寇並眾犯名推出衙外施忠一見吩咐營差查着巷口屠家走過檢刀始動登時點完又點出四名總而言之連三次把十二寇斬了施公這才點九黃與七珠僧尼二人照樣上綁下文分解

第五十五回

州縣官閣志

捉風審小兒

話說他牢內綁出九黃七珠凶僧惡尼賢臣施忠眾役推出衙外屠家手舉刀頭落且說施忠見殺了十二寇九黃七珠大事定矣此大隄防劫法場之處近步進衙跟着施公大悅起身上轎出衙施忠乘騾後跟四名行刑的屠戶帶領土兵人等緊隨縣主竟奔西門跟頭王標一見那故怠慢叫門軍將門開放賢臣轎出西門眾人役跟隨飛奔殺場且說武天虬一見城門已開望天搵說道哥場來的犯人甚奇怎不見我一拜之朋一起起來都是無千人犯兄長你挨開門又聞出來轎馬夫莫非此來內有眾友見面此時須要齊心努力刀殺官役今日踏平江都不必留情天搵點頭且說施公登時進了殺場下轎人報守府分傍極武而坐且說城中照探的那各小卒跑來口呼眾家寨主不好了即將城中十二寇九黃七珠已斬說了一遍天保聞聽不以為然惟有天搵天虬一聞此言一聲大喊呀氣死人也好不義黃短命不思神前一拜少不得大家與你作對言罷看見二寇氣填胸坑即向眾寇一聞暗號只見八名惡寇站立一字排着个个拿出兵器那天保一見即行勸住說你們眾家兄弟不必動手人已經被斬了十二人雖係朋友已作取死此道官也道的王法無要動手二位寨主眾家兄弟聽真此事何用作難用刀一擺齊取兵器照看熱鬧且說施公與張公在監斬囚棚內二人閑談等施忠去了動刑斬犯而悅人心施公正與張公談話聞探報子下馬上前跪倒小的來報康三元與老爺命叩頭施公說所報何事快快言來探報子答應小的回老爺揚州神快斗官到任請老爺前去迎接施公說我已曉得即起馬出殺場而去施公吩咐帶人犯進棚五虎關升三片官黑搭美酒爛肺謀姦董六老龐解四車喬歡老鼠老西兒張才薄方王媒等不過是殺絞斬而謀之立刻催着抬尸散了殺場有那瞧看了的伏家个个合掌念佛真乃軍悅民歡不必細表且說施公守府二公出棚上馬乘轎進城十字口分手施公因接迎州官回衙進內更衣出來吩咐馬步三班人等不用跟隨轎夫散去牽馬伺候不多時拉到兩匹馬施公乘馬施忠扶鞍隨同出衙他僕二人已刻進了揚州衙門施忠服侍施公下馬一溜一點同進州衙衙門但見堂前結彩懸燈三班六房圍圍烘烘大小官員站起迎接恭敬施公站在居中官吏帶笑齊呼縣主恩侯台駕到臨州尊太命將才來到怪縣主未去迎接帶進內又傳話出來有禮相見即把堂

規施公聞聽懷怒在心我今奉旨監斬犯人是以未敢遠接太爺但言有禮相見這說他陞官便要鋪堂的不用商議快去打聽禮物官吏聞聽信以為真齊說縣主去赴緊辦來以免太爺見怪言罷一个个出衙回去施公帶笑說列位係是伺候州尊勿要進去我也回轉打點金銀州役答應小的曉得施公吩咐即往外行出衙同施忠步往西一座飯店施公進去施忠挽馬拴住隨後進內好漢傍站堂官過來帶笑請衙衙用酒用飯吩咐小的好辦施公同答不拘什麼只要好吃快些辦來走堂端上湯飯排了桌上主僕二人用畢命命施公與施忠商議州禮之事不知後事如何且敢聽下文分解

第五十六回

州官罰縣把門

硬駁眾官風物

話說施忠辦買八式水禮開禮單寫手本賢臣起身出鋪上馬施忠拿着食盒往衙而來州官可巧回衙賢臣叫聲施忠拿手本禮單施忠遞過施公吩咐你可拉馬在此等候我進去投遞賢臣帶笑上堂書吏說話不知那位是的中書吏回答說那邊坐的就是賢臣開廳扭項觀看來到那人面前把手本禮單帶上笑說奉頌投遞那人接手本禮單往內宅回話口尊老爺今有江都知縣施仕倫具手本禮單賤官聞言心中大悅照了禮單不過是平常禮物並無銀兩心下沈吟不由動怒將手把禮單拉碎叫聲進才出去快快告訴於他本州不敢擅收禮物少時升堂進才答應來至大堂見了施公就把吩咐的話說了一遍賢臣聽罷轉身下堂出衙施忠上前口尊老爺不知事情如何賢臣心中有氣不使細說叫聲施忠把那禮物叫抬盒的人拿去說罷起身走至台階賭氣坐下妻等機會溫氣又暗罵貪贓狗官眾同寅及書吏之前就問說老爺命生氣為送禮之故賢臣說太爺清正我施某帶來重禮不受及罰我小官把門是以在此代太爺解禮眾官吏聽施公之言一个个遲疑半晌講話說縣主既是州尊之命焉有不遵之理我等何苦碰丁吩咐將禮抬回專等食官升堂行禮齊至大堂伺候就有內司走過問包之禮見官是回言照着施公講的話說了一遍內中聽了心中惱怒去見食官叫聲老爺了不得了不用壽禮小的取見施知縣投帖送禮老爺動氣說偏不要他賭氣放下坐褥把守大門見眾官的禮到竟大胆吩咐說太爺免禮一概解謝眾人把禮拿回老爺還講什麼贓官聽說快去吩咐外班我立刻升堂進棧走到外宅高聲說道三班伺候太爺坐坐堂只聽得梆點聲鳴縣官上堂拜印已畢官吏春拜官役穿頭禁平鄉的地方保甲人等叩頭已罷食官要每施公帶怒便叫江都知縣問話施公遂即向前口稱施不全恭拜州尊聽見賢臣報名慌忙站起一擺手即便說請起施公站起躬身一俯侍立州官又叫施知縣卑職在說你知罪麼施公躬身回答卑職不知在大人台下領教州尊劉元見問含怒說本州欽受御旨點我揚州管理萬民大小官員都來迎接惟少貴縣莫非輕視本州你等我盤查倉庫再講若有一點私弊立刻革職賢臣聞聽強笑躬身行禮說非是卑職莫來迎接惟因今朝奉旨監斬人犯國規完畢始敢動身及趕到衙門大人駕已早到望大人寬容盤查倉庫請其或足或少自然有人劉元聽罷面帶愧色忽見堂下走上一人公案前跪倒手舉呈詞州官接狀詞觀看上告

具訴呈人東鄰趙大西舍王二前居張三後住李四地方陳虎呈為本郡南關以裡東路口坐東向西有三教寺一座山門正殿四層

配殿羣房共計七十九間數年並無僧道在內焚香修念每逢初一十五有隣人進寺燒香本月十五日眾人進廟獻供進殿遇見怪

事眾目同視第四層魁星殿內泥小鬼項上掛少婦人頭一個並無尸骸不敢隱匿眾人公共叩懇
大老爺秦鏡高懸宜神不白之冤子民感叩洪恩萬世無既

州官看罷縣主不由肺腑吃驚他在座上好不明言暗叫自己我劉元大運不濟上任就逢此事頭一人施不全對頭還未判斷他是我
命中仇星到手銀子他偏橫送貪官急中生計肚內說何不如此這般公報私仇劉元故意叫聲縣令施不全伺候貪官說今寺中有人
頭無尸一案委汝驗明三日內斷出尸親本州才陞到此不能辦理我出批着你速去辦言罷提筆上寫

州批縣審批為本州南關以裡路東三教寺中魁星殿中泥鬼項上掛少婦人頭一個無尸投告前後隣居地方人等公舉必須三天
內斷出尸親回復倘三日內不結該令才短揭印後遞取決不輕恕

州官寫畢下遞賢臣接過貪官下叫陳虎你領縣官速到三教寺斷鬼回復施公深打一恭走下堂來劉元吩咐退堂眾官散出都與施
公接驚貪官又派人役刑具賢臣看見州批微微冷笑出衙忽見一人慌慌張張走至施公身傍跪倒乃是地方陳虎秦州官之命趕來
回話好漢伏侍施公上馬施忠乘驛地方引路竟奔三教寺而來賢臣偶然靈機一動叫地方陳虎上來賢臣說本縣問你你緣何呈報
人頭之事不帶凶犯上來理該把你重處地方回答人頭掛在鬼項賢臣却說又來了你既呈報婦人頭掛在鬼項本該就把小鬼帶來
是誰把人頭掛在他項上好不明白之冤快去地方睹氣扒起轉身去拭繩扛不多時陳虎進廟令人伺候公案一應鋪設傳當地方引
路賢臣進內升坐又見本州四名衙役刑房鄉紳保甲牢頭人等上前叩見報名已畢賢臣下叫陳虎地方答應跪倒施公說傳四隣回
話陳虎答應着身下走立刻四鄰到來跪下說小的張三小的李四小的趙大小的王二老命在上的叩頭我問爾等人知此婦死的
緣故麼四人從頭至尾訴說一遍與呈詞無異下文分解

第五十七回

傳四隣問話

各人報姓名

四隣報名訴罷報下出殿賢臣定心要看廟內破綻好推情斷事審人頭屈冤之案賢臣站起離坐一溜一膝下殿施公同眾役與施忠
從新繞殿轉過游廊配殿羣房雕甍遍並垣墉之處又至後殿梓童殿上左照右觀並無尸骸少不的打草驚蛇再察形迹主意已定連忙
回至大殿下役人等圍隨賢臣升座留神只見那些難的軍民鬧鬧哄哄說從未見過審泥小鬼的這希奇事紛紛談說不題且說賢
臣吩咐帶小鬼陳虎答應抬上施公安心展才驚眾未從判斷泥鬼賢臣伸手提筆上寫

州批縣審本州南關以裡路東有三教古廟一座山門大殿共三層計七十九間後有梓童殿中泥小鬼項掛少婦人頭一個無尸今
本地方呈報眾目同觀事是此廟內數年以來並無僧道焚修現今原被告全無州尊委本縣施嚴斷限三日以內回復尤恐此郡舉
監生員三教軍民不知今出示曉諭知悉願照者赴廟聽審泥鬼倘有斷不清明之故許爾等公舉特示

寫完往下又叫陳虎你把告示速去貼在衙要之處賢臣又說聽我吩咐今州尊委我派你等四人大家公辦審清人頭大家有功若你
我怠慢州尊惱了罪名非輕四公差聞言也是鼻內流酸賢臣惱在腹中故作不知說道陳虎你去把住廟門並吩咐舉監生員軍民三

教之人你們既來進廟觀看許進不許出如有不遵立刻鎖拿至見州尊嚴究就算殺人之犯如是莫怨施公斷事不明你要徇私放出一個本縣送你算犯法之人陳虎聞聽嚇得一跳無答應應小的曉得這地方把告示貼上回來復命賢臣一擺手地方閃在一傍天色將晚賢臣離台上站着泥塑小鬼項掛少婦之頭看罷眉頭一縷計上心來離坐出殿走至月台帶笑高聲說諸你們這丙中舉監文人賢愚不等瞧着本縣審鬼頭聽得我施某吩咐不可玩法只聽答應上來跪下賢臣問爾是作什麼名叫什麼小的名叫張五施公說你把鬼項掛的少婦首級驗看是何物所傷不許粗心謊報張五答應至泥鬼跟前取出一根筷子拉着那少婦之頭細細觀看多時回身進殿回話老命小的細驗明白婦人頭上致命傷二處腦袋是各子砍下來的賢臣聞聽一擺手作退下賢臣設計誘哄愚民審鬼是由頭好這尋題目說本縣本州尊所委難逢御皇上點我作官豈肯有負恩惠本縣幼年學習法術與你報仇雪恨霎時間忽見東南狂風大作狂風來了亂滾垂着泥鬼打轉賢臣一見就知其意不由的暗喜感動佛祖神聖往下高叫風中女鬼聽我吩咐不可尋私快捉人犯本縣差人帶你人羣裡找去隨叫馬騰你跟旋風不可攔擋在他旋轉倘有可遇之處領來見我馬騰答應應想無奈邁步出殿跟定旋風東就東西就西旋風滾的極快公差兩眼似燈馬騰高叫列位開路莫擋風神衆人聞聽瞎叫心中無虧還好有虧之人面加變色旋風在空中鎖出鎖進找尋仇人不見又起一陣狂風往寺外而滾馬騰隨即跟出轉眼不見心下為難正在思想忽見旋風從陰溝裡進巷復又出巷來引公差進內那風習習連轉三轉從陰溝括入巷內去了公差一見說想來殺人之犯一定在內何不進廟用手拍門高叫裡面有人麼女僧正坐忽聽外面打門忙喚小尼看外面什麼人打門小尼回身來到角門開門公差邁步進巷問過找風只見旋風習習往裡直滾公差那管內外跟風往裡就來那風忽進禪堂習習圍着大尼姑圍圍而轉括的尼姑用袖遮面馬騰一見不啻好多回手取鉄練叱哪一聲就套在女僧頂上那風出房又起一陣大風括去把个尼姑嚇的白面焦黃口中快叫何事公差不由分說拉起來穿街越巷直奔三教寺而來那些觀看軍民人等一見个个說人拿來了你們快聽老爺斷鬼賢臣聽的明白閃目外觀只見鎖拉一人却是女僧頭上無帽白面秋波桃腮杏眼櫻桃小口甚是窈窕身穿綾羅足登銀鞋年紀三旬邁步上台階進殿跪下公差報名小的帶女僧賢臣聞聽攔手馬騰退後賢臣點頭難怪尼姑性亂敗壞法門叫聲女僧聽真今有屈死女鬼在本縣台下控告私通謀害他命冤魂聚而成風引鎖差人拿你快快定訴免得動刑尼姑口尊老爺小尼本州人氏多病出家奉公守法不敢為非老命即便死冤豈不冤枉佛門弟子麼賢臣聞聽徹徹冷笑往下吩咐一聲女僧不用強辯你去到台上把鬼項掛的人頭看真回來再講尼姑怎得扒起只不得不接起來出殿走到泥鬼面前睜眼一看那知見這個人頭不由心中害怕忙忙回身進殿跪倒口尊老爺小尼看過不識其面賢臣聞聽微笑你竟是滿口胡說本縣知道宜故屈死冤魂是你所害因恣殺命還不肯認招喝叫兩邊與我撈起來再問眾役答把女僧杓起十指連心痛不可忍又吩咐加攔只見陳虎回話稟老爺命有本州三老爺奉太爺之命到寺不知何事

第五十八回

三衙奉命催審

蠻人心懷忿恨

揚州三衙奉州官之命催審馬到寺門見人進報不見施公迎接心中不悅他人與當地紳士揖納三衙到此不覺躊躇在心待我進寺

看他怎樣審法走上月台賢臣難越大理出坐下迎一步一點至殿檻就不向外臨面滿臉帶笑說此客套話高叫三爺恕我有事在身失迎之過另日陪禮三衙答道豈敢邁步進殿下設坐三衙把手一拱二公坐下一言講人頭之事已三天限滿這三衙姓穆名叫作印在傍聽罷且說尼姑上移不肯招認賢臣吩咐加撒尼姑總不招認賢臣用手一指喝叫大胆惡尼你不招認且下去叫聲施忠你同馬公差速到巷內所有巷內尼姑不論大小拿來問話好漢答應邁步前行與馬騰立出三教寺竟往白衣菴而去不多時一齊都拿來上殿跪下賢臣觀照女僧已罷說你師父犯下之罪他賴你們害命與他無干你要寬說莫要虛言尼僧見明嚇的磕頭碰地口尊青天大老爺小尼今年十八歲命犯孤寡八歲進菴蒙師訓誨謹守清規法度最嚴不知何故將師徒全拿到寺叩求大老爺秦鏡高懸賢臣大怒吩咐動刑一連三榜可憐把小尼十指榜傷怎奈心堅似鐵不肯招認只求超生又說小尼並無過犯賢臣說他不招吩咐卸去刑具帶過不許與那小尼見面喚過答話青衣答應道依而行且說施公為難吩咐人來把那兩個小尼帶上問話下役答應立刻帶到嚇着他叫下跪只見那小尼渾身舊衣纏着頸頭毆印眼漆黑的麻子長的不堪施公看罷腹內暗轉要明此冤得請誰於他滿面笑着忙出公位至小尼面前伸手拉住叫聲小孩子起來不用啼哭你的師父兄先回菴中去了跟了我來我好叫人送你回菴中不用哭不聽說我還叫人把你鎖上還打一頓板子難道不成言畢拉起小尼往上走來施公復歸公位坐下也不嚴威只取腰間紡經手巾替那小尼擦那眼淚鼻涕拭乾細看帶笑問話小孩子太爺問你今年幾歲了不要哭不害怕告訴我買東西吃回頭叫聲施忠你去買些菓子與他吃吃飽了好送他回菴好漢答應丟不多時買了那些菓子糖食施公伸手拿起遞與小尼復又帶笑說小孩子吃罷吃的飽飽的好送你回菴不害怕小尼聞聽好快活笑嬉嬉接過就吃且說三衙暗笑我看他審事平常到會哄小孩子若到臨期怎了下文分解

第五十九回

森夫與尼相詞

判結人頭公案

不言三衙有氣且說賢臣安心誘哄真情一回手把腰間花小腰小荷包解下拴在小尼胸前俗言小孩子信哄那裡見得吃又見給一個最好荷包樂的他眉開眼笑拍手書腳的叫聲太爺你給這個荷包與我可好裝錢便宜了我師父了施公聽出題頭不由心中大悅扭頭叫聲施忠把你腰中散錢給我些好漢答應回手腰中摸出些錢遞與賢臣接過都給小尼裝在荷包裡賢臣帶笑說小孩子這些錢帶回菴去好買東西吃我問你不知昨晚來的那位太爺是你什麼人呢告訴於我好叫人送你回菴去小尼見說心裏喜歡的脚亂動一面歡笑說太爺你問我我不敢說師父要打我施公說你師父不在這裡你只會說好送你回去小尼四處一看果不見師父這纔說那位太爺比你還俊他每晚半夜纔到菴中帶些酒肉餚餅與我師父兄飲酒頑耍餚餅加肉我吃飽了打發我睡還給我錢每日晚囑咐於我不准告訴外邊之人那太爺白日並不見來施公聞聽大悅下叫人來快把那老小二尼帶來對詞下役答應轉身下跪不多時把二尼帶來跪下賢臣說你們不招人招了叫那孩子把告訴我的話對你師父兄也說一遍小尼見問復又啼哭叫聲太爺我不合你好咧我說了告訴你不叫我師父兄知道因何又叫他們來對話呢我不說我怕打傍邊老尼聞聽作忙叫聲你不

要胡說回菴送了你的小命賢臣說人來掌嘴巴一聲答應上前五个嘴巴打的牙落賢臣又問小尼又眼前說了一遍二尼聞聽無言

可對个个仰面長嘆道命該如此口尊老翁不用再問小尼招了。師徒倆與西關茶舖陳姓往來是實。賢臣吩咐人來帶下老小二尼少時對詞下役答應即帶下施公吩咐馬騰你速去拿西關茶舖陳姓聽着接簽下去。出寺不多時將陳姓帶到上殿跪下。賢臣叫聲今州尊委我斬人頭公案鬼訴真情。旋風到巷捉拿女僧訴說。因姦殺命快快定招免得動刑。那人見叩頭口尊老翁。稟小的與尼姑並無通姦之事。如殺人更沒此事。老翁上裁賢臣說你到言道理順善問如何肯招。吩咐人來把他夾起。下文分解。

第六十回

判明婦人頭

回復見州尊

下役答應一聲夾棍夾起。陳公義見無據証求生忍刑不招。賢臣說好一个忍徒。吩咐人來快把三名女僧帶來對詞。下役立刻帶上跪下。賢臣叫聲小尼你認認那人是你假太翁不是。快說不說打嘴。小尼跪下害怕即細看回答叫聲太翁。這就是那个太翁。賢臣聞聽事情都對心中大悅。問那老尼你快把真情招來免得動刑。老尼見問不由仰面長嘆。眼望公義叫聲冤家不用強辯。我替你招罷。直教老翁聽罷。小尼俗家姓盧。父住東關無兒。只生二女。小尼年幼多病。因此許進西關白衣庵中。過幾年師父在外募化修塔。後來小尼又收兩個徒弟。緊守清規。遇見西關茶舖陳公義。見小尼容貌安下歹心。用計進庵許愿。常常往來請小尼到他家裡。不防他將酒資醉姦。騙醒來無奈。續道好了徒弟。打算無人知曉。不幸父母去世。殯葬事畢。小尼妹妹許嫁與人。妹夫姓賈名君車。貿易在外。妹夫出門。妹子暫住菴內。公義那晚來至菴內。看小尼妹妹芳容。忍心要行苟且之事。妹妹不依氣的尋死覓活。只要告狀。陳公義帶酒行凶。用斧砍死尸首。埋在菴後。他半夜將人頭拿出。出尼菴。嗣後不知怎樣掛在鬼項。只求青天再問公義。便明賢臣扭項下問公義。從是招來。如有一字虛假。立刻處死。陳公義見問。答小人情犯是實。不敢強辯。小人南關有一仇家。想着移害雪恨。那晚仇家有事。人烟不斷。小人未曾得手。故把人頭隔牆拋在三教寺內。小人不知怎樣掛在鬼項。是實。賢臣聞聽神鬼說。既招不必深究。吩咐帶下。跪在一傍伺候。又叫帶過老小二尼。事情算結。少時賢臣又叫地方看守人頭等。同復州尊起。只對頭那縣看軍民議論不表。且說賢臣同三衙到了州衙門首下馬。進了角門。下役帶着犯人。賢臣向書吏手中接過招詞一紙。方至州尊衙內。施公帶笑說。煩你代我通報一聲。那人站起說。老翁請坐。少等。我替老翁遞進伸手接過。過步進裡。走內司把招詞遞給貪官。瞧上一遍。不過因奸謀害。不應害死。尼姦姦夫埋移身頭二處。回復起尸完案。劉元看罷。心中又喜又惱。喜的是不全的斷法。精奇惱的是江都縣有他作對。不能行事。貪官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何不打點一分重禮。差心腹家人。暗暗上京。求皇親老翁。快快提拔。陞他離江都。賢臣借貪官的仇。陞轉順天府。不表。且說貪官又叫人傳出命三衙起尸驗明。早入堂結案。暫把人犯寄監。劉元的內司奉命上堂。見了賢臣。不過說了幾句褒獎之語。賢臣隨即出衙。叫聲施忠天色晚了。到館驛歇息。明日再走。次早起。身主僕二人出了揚州。在路上正言貪官的過惡。賢臣抬頭見迎頭跑過幾匹馬來。又聽得內有一人大叫夥計們不用上揚州去報。這位老翁就是江都縣的清官。施公只見那些人聽說跑向坐騎。个个跳下馬來。一人跪在當頭。哭訴情由。賢臣不解。勒馬留神。都係買賣打扮。个个驚慌。擋在馬頭口中。只裏內有一人腮流痛淚。口尊老翁。小的前已告過失盜的實情。老翁命拿獲斬犯報仇。另搭夥計別處治貨。從此經過五里碑路。遇一伙強盜將財貨盡行搶去。嚇得小的等抱頭不顧。財帛只得逃

命小的等特奔揚州來報賊情幸而途遇命叩求青天救命小的名呼李大成說罷一齊磕頭賢臣聞聽李大成三字想起前番的蓮花十二冠那一案就是此人失盜賢臣長嘆呼聲李大成可嘆你命犯賊星今托夥又被冠盜但五里碑不是本縣交界揚州的轄管容人開施公言語似有不曾之意放聲大哭那這些人哭的賢臣心軟說你等莫莫冠盜去有多遠人有多少那些人口尊老命賊去不逃小的等只顧逃命未曾細看不知幾人只聞稱郝寨主聲音漸去無踪施公聞聽相是郝天保在內彼時與施忠臨別言過保江都無事此地方乃屬揚州地方嗣又劫法場多虧義士施恩施忠嚇退賢臣想罷何不拿話打動施忠說施忠方才他言內有郝天保想其綠林之人他當初原說保我江都安然無慮此地雖屬揚州管轄究與我交界接壤今番又猖狂搶劫客商其情可惡真不啻匹夫小人之談但不知你嘗與不曾施忠一聽羞愧一聲大叫曰氣殺我了雙脚跳了幾跳說恩主不用急躁老命莫辜小的前去言罷催馬而行未須飯之工趕上果是郝天保同眾朋友施忠一見喜悅郝天保見施忠說他言而無信亦覺愧意天虬天猿面紅說道原物未動老弟拿回送還客我我等就此散去免傷弟兄和氣言畢帶怒呼聲朋友等像我塵土不染方稱英雄義氣為重其餘多人拋下貨物提鞍上馬高叫黃老弟但願你指日高陞才見得朋友眾人將手一拱齊嗔坐騎揚鞭而去那眾人去後郝天保自知理短羞過一陣無奈眼望施忠講話呼聲黃老弟為你一人愚兄傷却眾友沒的說你把貨物銀兩携去交還原客我也告辭了尊聲施忠兄長你我我不比他們何用介意另日狹路相讓毋傷我氣隨叫眾客原物照數收去眾客千恩萬謝而去施忠回來下文分解

第六十一回

皇恩詔賢臣

回京都引見

賢臣見施忠回來就問事情辦得如何好漢從頭至尾詳禀一番賢臣甚喜又向眾好漢說道谷日再謝郝天保等九人聞聽施公之言就勢告辭各乘坐騎施公相送眾寇望施公說話異日再會言罷一番上馬催駒回歸林中施忠回到樹下站立賢臣說施忠就此起馬進縣好漢聞言牽馬施公乘馬施忠騎驢主僕相戀正走之間抬頭看見江都城門進了關廟入門鬧市耳內聽得斧斤之聲因目一睜路東一家好齊整宅舍原是木作在那裡安蓋大門賢臣一見肚內把天干地支細細推算值日神將從頭暗數心中說道既蓋大門豈不擇日他家看來不懂禮義難道他家無有讀書之人今日黑道五鬼破敗要想興隆萬萬不能其中必有緣故本縣何不問其內裡之情隨呼施忠你去把安門的家主叫來我有話問他好漢下馬邁步跑到那家門首笑開言說問你們台翁聲那一位是家主門裡一人年有四旬應聲答道不敢愚下就是不知有何見諭施忠說本縣老爺有話問你那人聞聽連忙整衣帶帽邁步出門跟定好漢而來至施公馬前那人並不下跪深深一躬口尊老師父生員不知駕到未得遠接施公說賢免禮本縣一事不明賢契既說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禮安門煥戶乃是吉祥之事今日五鬼破敗動土豈不有損那人聞聽復打一躬口尊老師父師門生既讀詩書安門豈有不看書之理奈門生家設有學館請了一位先生性情格外奇癖安門煩先生揀擇吉期道今日甚好門生也有些不懂問他之故他說不用提起安門之時必有明公問故此門生伺候這理今聽老師呼喚門生持出拜見賢臣聞聽心中納悶呼聲賢契此人大約與你有仇那人回答無仇既是這樣你去把他叫來本縣有話問他那人答應回身去不多時回來手舉字柬口尊老師父師門生家先生有書

一封叫門生拿來求老文師一看。又說今日理當叩見，恐其衝破縣尊，眼下不能高選。賢臣聞聽，心悅說此人奇異。我先看看字體，是何言語。相罷，伸手接過封皮，上寫：「今日令時，縣尊駕到，賢臣心驚面視，時分相對，賢臣點頭說妙，待我看裡面如何。」上寫。

山東曲阜縣民人孔淨字奉江都縣主。今日令時，台駕回轉路過此，馬上有觀音乃孔聖之後，微習天文地理之妙術。今日係五鬼破敗之期，有言星冲破不敢報名，恐洩天機，神鬼見怪，此戶轉禍為祥，道重感頂，帶綿綿子在父死，夫存妻亡，代恒足矣。賢臣看罷，不由嚇了一驚，心中默想：此人挾術通神，未來預知，字裏猶如板下三針，所言真真，不錯。我只知古人書理之中，却不曉陋室之中，有此高人，但能有日官到，初品必請孔淨主文有心。此時行聘，惟恐輕微，前程賢臣沈吟多會，除非如此，這般相罷，帶笑說：賢臣聽我。

一言，同府替我多多拜上孔先生，就說本縣路過，不曾修帖奉拜，容日再謁。那人聞聽，又打一躬，又說門生今日安門到底，好不好。施公見問，含糊答道：賢契不必追問，今日最大吉大利，賢契請同言罷。賢臣把字柬披入靴桶裡，賢臣講罷不多時，主僕二人進縣。這日黎明，點鼓升堂，書吏人等伺候，忽見廉三元上堂，同話老命在上，小的探得京都傳牌到了，召老命回京。此缺新補江都老命不日就要上任，老爺定奪賢臣吩咐再去打探回報。且說賢臣暗說：我若回京，見主過了機會，我必奉你這貪官賢臣，恨州尊即呼六房離查清結好交代，以備回京。諸事分派傳當，只見從角門來一人上堂，至公案傍跪下，口尊少命在上，老奴請安。賢臣含笑，呼聲：施秀，你來江都有何事情。老太爺老太太安否。老奴見問，答道：滿宅俱各平安。老太爺命叫老奴前來，接少命進京，查清倉庫。老太爺說不可缺少，務要盤查倉庫，一一同進京。施秀說罷，起廉三元下面道：小人稟老命，新任老命離此不遠了。賢臣一擺手上報，退下。賢臣離坐上轎，出城至接官廳，等候不多時，新官已到二人，禮畢一同進署，交印盤查倉庫諸事。全結交代明白，新官送施公出衙，施忠王棟王梁三人，把賢臣送進館驛。且說賢臣等明早起程，又寫字一封，打發施忠去請孔先生到京。施忠接束領命出館，不多時回來，上前稟話小的奉差役投書。孔先生無容相見，回字一封，請老爺過目。施公接過書皮，上寫：「民人孔淨字奉賢公，此柬不可令旁人觀看，目下也不可自觀。賢公到了官居總漕，身逢大難，再觀此柬，必有應驗。賢臣看罷，暗道：真神人也。依言將書入錦囊之中，下文分解。」

第六十二回
三人意懶心灰
商議告歸林下

且說施忠王棟王梁三人，見施公觀東，個個溜到避人之處。王梁帶笑開言：「望施忠王棟說話，呼聲二位老弟，愚兄一言公議，明日縣主回京，你我早定主意，自當差以我來，我先死，却進上之心。新官上任，要想在施公台下辦事，斷然不能，且又未知新任官情性，可喜施公性賢，就料你我福小命薄，若是跟隨進京，諒來也是小縣，倒不如決辭老爺，退歸林下，與眾朋友無拘無束，豈不快樂。望二位三思而行。施忠聞言，沉吟不語。王梁答言：「說兄長講話不錯，却在禮上。施忠見他二人，都如此言說，不由意動心活，點頭。三人一同邁步進庭，到了施公面前，一齊下跪。施公一見不解，忙問說：你三人此等光景，有何事情。王梁先就接言：「尊老爺容小的細稟。今日老爺高選，明日起程，小的等不忍分別，再者小的三人蒙老爺恩，得深感厚，本欲伺候老爺進京，奈小的有家口牽連，因此叩見。小的等不能進京，賢臣聞得心驚，自思王氏兄弟不跟，猶可聽其口氣，連施忠也有不跟之去。施公不悅，望施忠說話，叫聲：施忠，我問你，他二人不跟我進京，有

何言語。相罷，伸手接過封皮，上寫：「今日令時，縣尊駕到，賢臣心驚面視，時分相對，賢臣點頭說妙，待我看裡面如何。」上寫。

山東曲阜縣民人孔淨字奉江都縣主。今日令時，台駕回轉路過此，馬上有觀音乃孔聖之後，微習天文地理之妙術。今日係五鬼破敗之期，有言星冲破不敢報名，恐洩天機，神鬼見怪，此戶轉禍為祥，道重感頂，帶綿綿子在父死，夫存妻亡，代恒足矣。賢臣看罷，不由嚇了一驚，心中默想：此人挾術通神，未來預知，字裏猶如板下三針，所言真真，不錯。我只知古人書理之中，却不曉陋室之中，有此高人，但能有日官到，初品必請孔淨主文有心。此時行聘，惟恐輕微，前程賢臣沈吟多會，除非如此，這般相罷，帶笑說：賢臣聽我。

一言，同府替我多多拜上孔先生，就說本縣路過，不曾修帖奉拜，容日再謁。那人聞聽，又打一躬，又說門生今日安門到底，好不好。施公見問，含糊答道：賢契不必追問，今日最大吉大利，賢契請同言罷。賢臣把字柬披入靴桶裡，賢臣講罷不多時，主僕二人進縣。這日黎明，點鼓升堂，書吏人等伺候，忽見廉三元上堂，同話老命在上，小的探得京都傳牌到了，召老命回京。此缺新補江都老命不日就要上任，老爺定奪賢臣吩咐再去打探回報。且說賢臣暗說：我若回京，見主過了機會，我必奉你這貪官賢臣，恨州尊即呼六房離查清結好交代，以備回京。諸事分派傳當，只見從角門來一人上堂，至公案傍跪下，口尊少命在上，老奴請安。賢臣含笑，呼聲：施秀，你來江都有何事情。老太爺老太太安否。老奴見問，答道：滿宅俱各平安。老太爺命叫老奴前來，接少命進京，查清倉庫。老太爺說不可缺少，務要盤查倉庫，一一同進京。施秀說罷，起廉三元下面道：小人稟老命，新任老命離此不遠了。賢臣一擺手上報，退下。賢臣離坐上轎，出城至接官廳，等候不多時，新官已到二人，禮畢一同進署，交印盤查倉庫諸事。全結交代明白，新官送施公出衙，施忠王棟王梁三人，把賢臣送進館驛。且說賢臣等明早起程，又寫字一封，打發施忠去請孔先生到京。施忠接束領命出館，不多時回來，上前稟話小的奉差役投書。孔先生無容相見，回字一封，請老爺過目。施公接過書皮，上寫：「民人孔淨字奉賢公，此柬不可令旁人觀看，目下也不可自觀。賢公到了官居總漕，身逢大難，再觀此柬，必有應驗。賢臣看罷，暗道：真神人也。依言將書入錦囊之中，下文分解。」

第六十二回
三人意懶心灰
商議告歸林下

且說施忠王棟王梁三人，見施公觀東，個個溜到避人之處。王梁帶笑開言：「望施忠王棟說話，呼聲二位老弟，愚兄一言公議，明日縣主回京，你我早定主意，自當差以我來，我先死，却進上之心。新官上任，要想在施公台下辦事，斷然不能，且又未知新任官情性，可喜施公性賢，就料你我福小命薄，若是跟隨進京，諒來也是小縣，倒不如決辭老爺，退歸林下，與眾朋友無拘無束，豈不快樂。望二位三思而行。施忠聞言，沉吟不語。王梁答言：「說兄長講話不錯，却在禮上。施忠見他二人，都如此言說，不由意動心活，點頭。三人一同邁步進庭，到了施公面前，一齊下跪。施公一見不解，忙問說：你三人此等光景，有何事情。王梁先就接言：「尊老爺容小的細稟。今日老爺高選，明日起程，小的等不忍分別，再者小的三人蒙老爺恩，得深感厚，本欲伺候老爺進京，奈小的有家口牽連，因此叩見。小的等不能進京，賢臣聞得心驚，自思王氏兄弟不跟，猶可聽其口氣，連施忠也有不跟之去。施公不悅，望施忠說話，叫聲：施忠，我問你，他二人不跟我進京，有

何言語。相罷，伸手接過封皮，上寫：「今日令時，縣尊駕到，賢臣心驚面視，時分相對，賢臣點頭說妙，待我看裡面如何。」上寫。

山東曲阜縣民人孔淨字奉江都縣主。今日令時，台駕回轉路過此，馬上有觀音乃孔聖之後，微習天文地理之妙術。今日係五鬼破敗之期，有言星冲破不敢報名，恐洩天機，神鬼見怪，此戶轉禍為祥，道重感頂，帶綿綿子在父死，夫存妻亡，代恒足矣。賢臣看罷，不由嚇了一驚，心中默想：此人挾術通神，未來預知，字裏猶如板下三針，所言真真，不錯。我只知古人書理之中，却不曉陋室之中，有此高人，但能有日官到，初品必請孔淨主文有心。此時行聘，惟恐輕微，前程賢臣沈吟多會，除非如此，這般相罷，帶笑說：賢臣聽我。

一言，同府替我多多拜上孔先生，就說本縣路過，不曾修帖奉拜，容日再謁。那人聞聽，又打一躬，又說門生今日安門到底，好不好。施公見問，含糊答道：賢契不必追問，今日最大吉大利，賢契請同言罷。賢臣把字柬披入靴桶裡，賢臣講罷不多時，主僕二人進縣。這日黎明，點鼓升堂，書吏人等伺候，忽見廉三元上堂，同話老命在上，小的探得京都傳牌到了，召老命回京。此缺新補江都老命不日就要上任，老爺定奪賢臣吩咐再去打探回報。且說賢臣暗說：我若回京，見主過了機會，我必奉你這貪官賢臣，恨州尊即呼六房離查清結好交代，以備回京。諸事分派傳當，只見從角門來一人上堂，至公案傍跪下，口尊少命在上，老奴請安。賢臣含笑，呼聲：施秀，你來江都有何事情。老太爺老太太安否。老奴見問，答道：滿宅俱各平安。老太爺命叫老奴前來，接少命進京，查清倉庫。老太爺說不可缺少，務要盤查倉庫，一一同進京。施秀說罷，起廉三元下面道：小人稟老命，新任老命離此不遠了。賢臣一擺手上報，退下。賢臣離坐上轎，出城至接官廳，等候不多時，新官已到二人，禮畢一同進署，交印盤查倉庫諸事。全結交代明白，新官送施公出衙，施忠王棟王梁三人，把賢臣送進館驛。且說賢臣等明早起程，又寫字一封，打發施忠去請孔先生到京。施忠接束領命出館，不多時回來，上前稟話小的奉差役投書。孔先生無容相見，回字一封，請老爺過目。施公接過書皮，上寫：「民人孔淨字奉賢公，此柬不可令旁人觀看，目下也不可自觀。賢公到了官居總漕，身逢大難，再觀此柬，必有應驗。賢臣看罷，暗道：真神人也。依言將書入錦囊之中，下文分解。」

戀新官之意。你想想你不跟我去，豈不有負當初之意。你今日敗子回頭，金不換，我念你仗義，待我可也不論。兼之你父母俱故，緣何你也辭我。施忠見問口尊老爺小的父母雖已辭世，祖塋在此不肯遠離，斷了祭掃。古人云：為臣要忠，作子要孝。老爺高陞，乃萬千之喜，無如如小人草木之身，不敢言忠福小命薄，不敢上京情願，莫辜守孝言罷。叩頭求恕，竟懇老爺恩德，施公竟無言可對。沉吟多會，開口說你三人今日齊解木縣，你們心反意懶，不願去。古言孝悌忠信，綱常大義，人生天地間，不過占一個字，要想十全萬萬不能。俗言盡忠者不能盡孝，居官慎下有傷國體，悞了清名，盡忠想戀故土，即不能遠行，本縣難以留你。同我進京，請問你們意歸何處，告訴於我三人見問一聲叩首。老爺請聽小的仍歸林下，須學古人本縣還一句話，好歹莫要心不改，豈不聞猛虎回頭，落那朽名。三人聞說，猛然默悟，叩謝老爺指教之恩。小的若無沖天之志，死後怎入祖墳。施公說：馬難追，總要信言罷。扭手一擺，下面三人叩頭站起。又見一人上座跪下口尊老爺小的的是振守府大老爺的家人，老爺奉差公幹未回，知道老爺高升，回都不能親送。小姐太太吩咐小的送來路費銀五十兩，還有家信一封，求老爺帶上京去，將懷內把銀子書信取出一併遞上。下文分解。

第六十三回

十軍都宦餞行

桃花鎮得信心慌

施公接過帶笑說：多承你家老爺費心回去告訴太太，替我致意道謝。我欲限緊急，不能面辭。容日到京拜見。家人答應，出館而去。且說賢臣帶笑望施忠王棟王梁三人說話，我無物可敬，還有銀子五十兩，留與你三人莫嫌菲薄。每人作侍衣所為，念言罷，把銀子遞與三人。施忠接過，三人復又叩頭。替時天晚，賢臣用飯已畢，東上燈燭，坐談閑話一夜。未幾天已大亮，舉監軍民人等，候送賢臣回京。眾人又敬酒餞別。施忠王棟王梁隨眾而散。賢臣的馱轎馱子家人馬匹圍隨上了官塘大道。直奔京都，趨行程途。正在飯時，俄而一座店面，賢臣打尖歇息。施孝下馬上前伺候。賢臣下了馱轎，護送上房坐下。施安等外面照看騾夫馱子，捲下馱轎，喂上牲口。店小二揩桌帶笑請問老爺吃什麼東西。吩咐小的好去傳說。賢臣見他一圈和氣，回答不拘什麼東西，董素都使得。只要快速。店小二答應，曉得不多時，用手托來擺在桌上。賢臣用畢，拿去與下人吃完。施安會帳。賢臣拿茶，忽然聽隔壁房中有人講話說：夥計們快些吃飯，收拾收拾。等這位坐馱轎的老爺走好搭伴同行，你不會走過。出了這坐桃花鎮，不遠，漫說那賊就是惡虎，莊眼力要尖，不是頑的。若是撞見他哥兒們，所有行李各件都要丟下。又一人回答說：老爺放心走罷。咱們有什麼除了行李，就是人。再者不過是捆綁幾套，百不要就拿了。去怕他怎的。可惱遠近官員都為身家，懼怕賊寇。由了他們胡鬧，損人利己，路截運商。又一人說：你們哥兒也不用怕賊，不同堂。這高路一帶，有四霸誰人敢惹。還有個姓黃的名叫天霸，比那三霸行事能幹，難說是賊，專截貪官污吏，不截孝節。婦孺客窮商，聞聽黃天霸，投守揚州府江都縣。施老爺你沒見過好官府，真真清似水，明如鏡。斷事如神，又聞得天霸改名施忠，當了內司盜賊，這怕他幾分。昨日你聽見施老爺進京都，施忠不跟告辭，不知去向。也怕不得許多造化。聞說罷，出店挑起担子，也有背包的走過門去。施公看的明白，心下欽服。好漢施忠名不虛傳，放他走了。真正可惜，放他歸林，便宜盜寇作亂。話說且住。我過惡虎莊，他要被盜寇捆綁，截少不得借施忠名頭。吉凶再講。賢臣吩咐起身下人扶持上了馱轎，抬出店外下轎上馬。出桃花鎮，疾奔惡虎莊，而走賢臣思想後悔，不該放走施忠。

已怨恨身已行的不仁。本有今日擔此驚怕，只恨不能插翅飛過此莊。眾人正自奔走，心裡都想逃過險地，剛到邊境，忽聽馬嘶，四面上跑登時圍繞上來。眾客商魂飛魄散，拋下被套。各顧性命，施公的驢夫又憤色，程懼強盜的規矩，不敢前走，忙把馱子圍住，四面人馬圍裏上來，得祿得壽，年輕不啻死活開口大罵，少要往上，警着老爺們狗命不保，只聽得把得祿刺於馬下，得壽放馬就跑。賢臣着忙，高叫好漢且休動手，初到寶莊，有英雄好幾位，認得我施某。今日提名道姓，休要見罪。第一名姓郝名天保，第二名姓濮名天振，第三名姓武名天虬，第四名姓黃名天霸，四家好漢都與我施某會過幾面，勝似同胞兄弟。盜寇聞聽，傳刀說眾家兄弟聽真，休要動手，必須要明寨主再講。一人飛馬進了惡虎莊，至門前下馬，進廳口，尊寨主買賣到門，萬千之喜，又遇施不全來，聽我常聽長念，因此不動手。請令而行。天虬聞聽，想起蓮花院的十二冠都在殺場，而尤懼怕天霸，被其羞慚，方遲直到而今，仇還未報。天虬沉吟多會，望天振講話，濮兄長狗官到來，令人想起從前之事，也大生心，不可遲疑，就此出去吩咐拉馬。三冠乘馬登時來到施公馱轎，一傍慌慌忙忙下馬，故意忙行幾步，跑至賢臣面前，迎着拱手，口稱賢公，既到請進莊。一叙賢臣答說：多承寨主美意，少不得施某領情。二冠聞聽甚喜，隨叫人引路，請賢公引路的馱轎驢子在前三冠上馬，跟隨後面到惡虎莊，而來轉眼至莊門首，眾寇下馬，施孝等擁驢與驢夫搭下馱轎，賢臣即由躬下來，二冠相讓一同進門，上廳分賓坐下，立刻置酒，賢臣告辭不允。武天虬性快口尊老爺，不知上京何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四回

惡虎莊遇寇

聚義廳報仇

賢臣見兩帶笑說：就將奉旨召進京城，施忠離歸林下的話說了一遍。武天虬一聞施忠不在面前，稱了心懷，滿面得意，發谷口尊賢公，怒小人失陪，賢臣說請便。天虬望天振眼色一遞，當即告退，在僻靜處會議不表。餘寇相陪，且說二寇回到廳後，武天虬叫聲兄長，理該冤仇當報了。黃天霸却天保既無跟隨，咱們還怕那商議一會，即把施不全剥衣，押在廳柱之上，把心割下，與十二弟兄享祭亡靈。這有何不可？二人商議已定。二寇復歸坐位，施公方欲告辭，天虬面帶怒色，大叫施不全今日大王兩句話問你有仇不報，怎麼講？賢臣就知命不遠矣。施公心忠也不怕了，面無懼色，答道：寨主有仇不報，非君子。天虬聞聽，拍手大笑說：好！即喚人來把狗官拿下，剝去上身衣服，押在廳柱之上，與死去十二寨主，別心祭奠，奠小卒答應一齊擁上，嚇得書吏等一見嚇走了真魂，連步想跑。濮天振取刀下了絕情，其餘施孝施安得祿等一齊押起，將三人綁在廳柱之上，把死都丟於度外，破口大罵，堪堪主僕命在旦夕。三強盜聚祭十二寇方畢，纔要去取賢臣心肝獻祭，從外跑進一人，在眾寇面前跪倒，仰告眾位大王，小的奉命四路哨探，探得盤令有一起販紅花紫草綢緞商人，路過離莊不遠，打聽明白，只有差官四名保護，本領平常，叩稟寨主。二冠擺手再去哨探，小卒抄起而去。天振說：依愚兄看來，施不全好似籠中之鳥，還怕他飛上天不成。我們先出去滿載而歸。眾寇一齊出門，扒索上馬前去。且說施忠、棟樑二人自從施公告別之後，心中掛念施公，催馬剛過桃花鎮，帶領了眾人，正要奔惡虎莊，又聽行路之人言說：眾寇聚聚一起人，打仗施忠、棟樑說叫聲二位兄長，可都聽見了麼？必是濮天振、武天虬二人記懷前仇，今日狹路相逢，截住施公，不能前行，你們快走。施公必遭大難，言罷，好漢催馬如飛而去。眾寇正被李五一下彈子，打的着傷，無如強寇比先愈多，將李五圍住，正在進退兩難的是，施忠、達官不由大喜，忍不住大叫黃老

弟你從那裡來的想殺我李五了。施忠心中只記施公留心細找耳中忽李五二字按馬一看原來標行神彈子李五又望那邊瞧見濮天搗武天虬並不見施公與家人駝驕馱子施忠這才將心放下帶馬上前含笑問答李兄長可曾會過武濮二寨主麼。達官說又以聞名未會過。施忠說今日應了俗語大水冲了龍王廟。無的說。今求眾位賞我黃天霸點臉大家笑合笑合也免傍人恥笑。言畢催馬過去。眾寇一見施忠到來一齊前來親近。惟有天虬天搗心驚無奈叫聲黃老弟貴體可安。施忠陪笑答道二位兄長與眾家寨主近來康大施忠又問武濮寨中二位嫂嫂可好。二寇回答托賴安好。又問說二位兄長難道不認得李兄麼。二寇回答不曾見過。施忠說列位不用動手大家見見話猶未了棟樑也到眾人不識施忠代答眾寇說話你們不認得他兄弟這就是常說的王棟王樑彼此在馬上拱了一拱。見禮已畢。施忠說眾位仁兄容我老弟一言奉迎。這李兄長名現綽號神彈子李五結交近朋友買走標行今日到莊他算一客大家含笑。咱們既係江湖朋友義氣要緊免傷和氣。二寇依言。李五聞聽下馬收鞍說眾位寨主怒小弟多有得罪。言罷牽五收拾貨物起程告辭。施忠等而去。施忠見李五去後望二寇說兄長小弟進莊拜見嫂嫂二寇聞言不免心中作忙。答說老弟高情我二人同莊替賢弟代問施忠。聞二寇言不由疑惑。天虬天搗思量施忠必要進莊說黃老弟休要客套。咱們勝似同胞一母所生如何惱着愚兄彼此說話一同進莊。天搗催馬到僻靜處叫心腹小卒速即回莊如此這般。小卒答應飛去。施忠說二位兄長小弟請問此廟收什的狼好未知蓋的理應一觀。天搗帶笑回答此乃許姓重造一座三義廟。施忠說很好。三義者劉關張。但不知內果有趙雲無。有就與咱們一樣。南有四霸天結義。郝天保居長。天虬居次。天搗居三。豈不是四弟趙雲麼。天搗說老兄弟你比趙雲還使的麼。怎比兄是一個齒。莽張飛這算你賴我了。言畢催馬進莊到了門首一齊下馬。彼此讓讓進內。眾寇左右相陪。小卒上前巡酒。天虬望施忠說話口內連呼老弟你不在江都縣跟官招福未知到做處何往。想當初願結生死都在綠林。很好偏你要想妻榮子貴洗手不幹。又不稱心。施忠聞言氣惱在心。為施公忍耐在心。帶笑說三哥你的話講得不是我。天霸雖作綠林中人誰不曉得截貪官污吏愛勸孝子賢孫。當日因眾友纔到江都縣。行刺施老命。那知是位杰俊。施公進京面聖。我要跟隨何愁不得高升。小弟因為祖塋在此。豈肯斷了祭掃。其墳墓故爾直辭。施公不去。為的廬墓守孝。三哥言我天霸之過。豈有此理。天搗聽此一番急話。連忙高呼小卒換大杯上來。小卒答應立刻拿到武天虬說老弟休要記念在心。好漢接酒用手舉盞看光景。難以問話。故意連飲數杯。現出酒形。裝作說我已醉了。眾寇說老弟量如滄海。緣何說醉千萬不可逃席。我等陪駕。施忠回答少陪。就起過步出廳閑步。走幾個圈套。從門縫細觀。被他看出破綻。來了下文分解。繪圖施公案前傳卷六。

第六十五回

見驃夫馱轎軍驚

越牆找尋施縣主

話說施忠隔着門縫一望。瞧見馱轎驃夫都在院內。又見那邊馬棚內倒跌幾人。躲在地。下好漢吃驚。酒氣全無。說不好。恩公有難。大約喪命。恨我匹夫翻心慢事。早來馬能落空。心內一急。就將跳在牆上。順牆扒過。那邊脚占寔地。忙至馬棚打聽。施公吉凶。瞧見驃夫問道。你知老命在何處。快快說來。好救爾等之命。驃夫見說老命無有傷命。開口內塞棉用繩反背。網在那邊空房之內。施忠聽見賢臣有命。

滅却愁容。連忙上前。回首取刀。把縛驢大繩挑斷。二人扒起。施忠說你二人不用遠離我去。救老命要緊。若能好漢邁步。竟奔空房。且說跟施忠的那名小卒。見好漢隔門越牆而過。不敢怠慢。跑到廳上。一聲大叫。眾寨主不好了。黃寨主見鎖着馬圈之內。隔門縫一望。越牆而過。進圈去了。天虬並天搗。聽聞就是事情敗露。二寇着惱成怒。大叫好個員義。因徒安心。要來尋氣。站起用手。把桌子望棟樑一推。只聽喇喇碗盞杯盤落地。粉碎。潑了棟樑一身。菜湯。兩家好漢氣往上冲。隨身都帶着兵刃。不由怒從心上起。連忙站立。上前動手。地方窄狹。二人眼空。各使飛步。跑出當院。回手就刷抽出兵刃。武天虬一見大叫。二哥。你若擒拿這兩個鼠輩。我去捉拿黃短命。好一併着心。力天搗等答應。各抓兵器。出廳圍住棟樑。動手。天虬今日竟把施忠的利害忘了。伸手在梁上忙取把亞鎗。邁步忙至圈門。首心頭有氣。也不顧叫人開門。用脚一踢。咕哈把門踢下。雄糾糾闖進圈門。高聲大罵。我把你無義之賊。吾來拿你。好漢一見武天虬。要動粗。不由他動殺人之心。回手忙取鏢鎗。托在掌上。大叫武哥。休得撒橫。今朝小弟難顧利血之盟。兩下相隔數步。施忠那肯容情。單背一偈。渾之力鏢鎗對着武天虬。心刷的一聲响。唬。武天虬。一聲咕哈。倒在地上。鏢鎗前心。魂魄飄蕩。手腳亂動。命歸泉下。施忠也覺傷心。為施公難以顧義。不免從今江湖落罵名。好漢嘆惜。上前腰間取鏢。抹去血跡。收在身邊。忽見家人王虎趕到。施忠叫聲。王虎小心看守房門。倘有外錯。追你的狗命。好漢嗚呼一番。邁步往前院來。帮棟樑砍下文分解。

第六十六回

鏢死武天虬

自刎濮天搗

話說後跟小卒。看見天虬喪命。喊的驚魂失色。跑至前院說不好了。武寨主被黃寨主一鏢穿心而過。死在馬圈之內。天搗聞聽。大叫啊。約一聲氣。死人了。天搗拋下棟樑。竟奔施忠。撲頭一刀。好漢側身躲過。天搗一刀砍空。氣的破口大罵。狠心賊徒。你為保全一人。傷許多朋友。我與你勢不兩立。高叫眾兄弟。大家拿住。匪夫眾寇。各應一齊。都奔施忠。好漢能飛走牆壁。身體健。並不招架。亂跑。那一邊天搗徒空使的猛力。往前一栽。施忠說仔細。我着身體。小弟又要惹不便了。天搗聞聽。只着了個面紅。施忠又見餘寇跑到牆下。復又存身。縱起站在牆頭。展眼之上。上了大房。天搗一見。只急得怪。眾寇心驚。施忠坐在房脊上面。故意哈哈大笑。叫聲濮兄。長聽小弟拙言。奉勸休要動氣。小弟當初既為縣主。難顧朋情。古言為人。須要始終如一。半途而廢。算的什麼人物。小弟既然騎在虎身。要想下虎。萬萬不能。我天虬若無擒龍手段。焉敢長江把浪。況我的本領。眾位深曉。寨主留情。黃某有義。殺了施公。領你大情。眾位若無義氣。以天虬為樣。一鏢一個諒無處可跑。試試天虬狠毒手段。列位久與不允。快快講來。眾寇聞言。齊說不好。惟天搗一聲怪叫。待我擒拿於他。今日先叫他試試。我箭罷。房上施忠聞聽。我何不先下手。取出鏢鎗。托在掌中。天搗方要去取。箭施忠此時不肯稍停。高叫兄長。莫要惹我。你不留情。誰人有義。聽刷的一聲响。唬盜寇背脊。以受傷濮天搗。往後一仰。啊。顯些跌倒。剛刀難舉。拋於地上。疼的渾身是汗。眼望房上。開言就罵。斷義絕交。你心太狠。彼時曾說。同生同死。有官同做。有馬同乘。鏢傷同盟。理上欠通。說着拿起刀來。天搗竟是自刎而死。眾寇一見。登時散亂。不顧圍着棟樑。房上施忠心中暗歎。自己絕情。固為施公一人。忠正感動。天虬綠林全傷。義氣房上一聲喊叫。那個要動黃某。不容手捏房椽。翻身落下。脚站實地。滿面帶笑。說眾家寨主。莫要見怪。人生天地之間。全憑忠孝節義。當日天虬歸順。施老命。既有當初

必有今朝。小弟全信。難以全義。萬望列位包舍。下文分解。

第六十七回

好漢救賢臣

天霸叔舊言

眾寇聞施忠之言。一齊棄棒拋棍。口呼黃寨。我等原是武灌二位手下。他們既死。我等願棄綠林。各自四散。施忠聞聽。帶笑回答。眾位各隨其便。好漢望棧樑說。二位兄長。快跟我來。答救施老命要緊。二人又恐眾寇相隨。空房內。首家人王虎。持刀把守房門。小卒將門開放。施公與施安等主僕四人口內塞棉。把二手反細。正都愁死。忽聽人聲。門心下着忙。腹內說不好了。要命人來也。開目細看。見是施忠棧樑。心中納悶。肚裏又說他三人到此來。莫非我心想的迷了。正自驚疑。施忠趕上前。見賢臣光景。心裡嘆惜。口呼恩公。在上。恕小的等救應來遲。賢臣聞聽。急的口不能言。張口瞪眼。施忠納悶。眾寇上前來。趕忙的伸手。與他主僕把塞口棉花搗去。又用小刀挑去繩。縛賢臣活動。心中慚愧。不覺淚下。施忠勸解恩公。站在傍觀。不知施老命前。應一敘。吩咐小卒。立刻把衣服取來。與他主僕穿好。棧樑左右攬扶。賢臣邁步。回轉西廳。施公上坐。嚷眾寇兩邊。站立賢臣。眼望棧樑說話。叫聲三位好漢。救我之恩。何以報答。容日結草。刻骨難忘。施忠口尊老命。容小的一言奉稟。小的三人。只知老命回轉京城。朝王見駕。就要升官。那曉路遇無情之寇。把命進進惡虎村中。摘心吞靈。達此大難。老命雖在眼前。天使其然。小的等到此救護。也是忠心感動天地。今日小的幾句不平之語。當日綠林眾友。表說心懷。我天霸為命。傷和江湖朋友。四海交。此時為命。鏢打天。天搖着傷。自刎小的。今不顧人之穢罵。愧見天下弟兄。小的為命所為。圖名上進。就如勞而成空。當年為友行義。施展飛。答答。走。靜更深。進衙書房。以內提刀行刺。老命見小的。並不心驚。明言大義。小的醒悟。方知恩公是為能臣。要留姓名。小的說名。叫天霸。我無傷命命。是以留情。老命送我出房上牆而走。嗣後小的帶酒。遺擒王家兄弟。押進縣衙。小的自知性命難保。恩公並不動怒。又蒙釋放。親解其解。老命在堂上講說道。一人成名。九祖光榮。作賊為寇。究竟不久。那個江湖害人。慶過八旬。小的聽此金石之言。願投拜恩公台下。小的為報恩。改過。黃河擒拿水寇。闖家保。救命。捉拿惡。定計斬決。十二冠小的使碎。心機。總買不動恩公之心。老命口願不用我天霸。閉塞投者。以擋後來。好漢越說有氣。顏色更。稔。稔。邊忙相勸。黃老弟使不得。不必剛暴。皆因命小。福薄。難。難。再往下講。道的恩公相待。情分。施忠點頭。後悔如說錯了。豈不叫別人瞧不起嗎。回。噴作喜。吩咐小卒。快殺猪宰羊。收拾酒飯。小卒答應。頃刻停備。天色將晚。秉燭。小卒擺桌設椅。讓賢臣上坐。眾寇下陪。擺設肉山酒海。小卒巡酒。酒過三巡。菜用美味。以畢。此時施公心裡思量。還想施忠一同上京。下文分解。

第六十八回

施忠見二嫂

火燒惡虎莊

施忠高叫眾家仁兄老弟。今晚聽小弟有幾句拙言奉稟。只因為信印難全。義。標打二兄三哥自刎。小弟心中牽挂。二位嫂嫂。有老歸根。究靠何人。眾位在此。二位兄長。若有後何。用懸心日後。成人長大。知道我傷他父親。好報仇雪恨。普善却樂我傷人。人傷我。道也理當。惟二位嫂嫂。正在年輕。你們若是不管。又恐傷亡者之情。且是難事。眾友請出嫂嫂。問歸期。我好放心。小卒快請二位夫人。前廳有話。高論。小卒答應。立刻將劉氏李氏請到眾寇。同施禮相見。觀他雅淡梳粧。都在十八九外。施忠帶笑讓二人上坐。好漢上前。行叔嫂。

禮拜見躬身請說二位嫂嫂相見小弟原本耿直方纔武兄為我錄傷濮哥自刎可惜二位兄長無後嫂嫂倚靠何人二位夫人回言黃叔不必多言我們聞得你兄已死我等知道冰霜節烈何須多慮我們惟尋死以報汝兄英名少時便見分明施忠聞言自覺慚愧無顏勉强答應二位嫂嫂你去升天我却放心劉李二氏拜辭便行少時小平來報二位夫人自縊窗櫺之上施忠暗嘆復又歸坐高叫眾家寨主此事並非天霸心毒出乎自然以盡他夫妻之情到也罷了吩咐天明此莊掩埋四面放火燒之眾寇各應搬運柴薪依言辦畢且說賢臣羞愧又見眾寇飲酒眼望施忠叫聲好漢我還有一言特商施某蒙你救命數次兼蒙壯士答救之情祇因官卑權小暫時委屈而今聖旨召我進京見駕倘能陞擢補報你的大德也壯士若肯同我前去管保有始自能有終但可得意之處也免人傳我之不仁施王三位細想施忠聞言冷笑曰尊老命快快歇心休提上京之話小人們不敢從命無如福薄恨却上進之心想起老翁未上任之先帶領施安粧扮立門能家有難命在頃刻若非佛天保佑來一壯士外號後三名字李升實夜救出險地不過得一馬快兵役來黃河水寇上司行文到縣限期一月捉齊這限革職彼時命倖三去該命喪水中嗣後老翁聞信也屬平常賞銀數兩而已他妻無靠嫁與別人算是跟官一場白白喪命痴心想望總成書餅老翁恩收天霸小的併搶水寇保住老翁前程後來屢次盡心細想世事如作春夢臨危急回頭一想因此心灰意懶恩免此設想小的從此不再跟官了賢臣聞聽愧汗交流棟樑聽不過意叫聲普老弟不必講了古云盡忠而不能恤下恩公待你我三人情出恒常只是命途不齊大家暢飲看看天亮各幹其事且說施忠聞言回嗔帶笑讓賢臣用畢酒飯撤去杯盤吩咐先把賢臣送出莊外又叫小平把自家人口以及所有家資均行領去無家大小平分資等候事畢小平放火施忠又出莊至賢臣馱轎以前帶笑說老翁此去上京路上平安指日高陞小的等不能遠送就此告別言罷乘輿而去賢臣一見心下難忍歎惜不已吩咐起程馱夫答應催動牲口施安施孝得祿三人圍隨入官塘大道朝行夜宿飢餐渴飲這日天晚進了彭儀門至西河沿離前門不遠下住三合店內茶飲飯畢牲口馱夫喂料施安看守馱子馱轎施孝等伺候賢臣燈下正看面君的律例耳內忽聽絲絃之聲賢臣不解莫非店中有家眷既開店就該迴避賢臣正自思想下文分解

第六十九回

賢臣心下疑

側耳細聽音

賢臣說施安你去打聽正房內是什麼絃唱訪真回話施安答應轉身出房走到院中聽店外鑼聲三棒瞧見門房內閃出燈光至門首把門一推推開一人在燈下寫賬聽見門响停筆一看慌忙站起口稱官官請坐施安帶笑借問上房是什麼人飲酒店東在施安耳邊嘍嘍說了幾句施安點頭起身就走連步就走進東廂房賢臣一見就問打聽真了麼施安說小的探得在上房內住的是前門裡西兵部表黃帶子老翁與東嬌巷紅帶子三老翁把海岱門外東邊衙門以裡雷震口雙楊樹的賽昭君八姐賽天仙五娘子兩名秧絲脚接到店中取樂賢臣聞聽說京都大邦之地也容這種人混鬧可笑朝中文武俱是畏刀避劍之人不啻閑事豈不有負皇恩我今既遇此事明朝朝王必奏復深賢臣安息次早淨面更衣上馱轎一應馱子收拾妥當出店家人一齊扶鞍上馬離店雲時出了西河沿的巷口轉灣聽城門响東西門大開家人圍隨馱夫加鞭便擁進前門來到鎮海施侯太爺門首看門人一見那敢怠慢跑出多人搭下馱轎

賢臣下來入內。正遇太老命與太夫人閉坐。賢臣上前請安。太老命吩咐坐下。太老命說：「任倫，你現在江都做官的情形，都陳與我聽。賢臣將自始至終一一告稟。太老命嘆息一會，說：「我兒，乃皇親國戚，明晨逢五入朝之日，已領引見，為父身體不爽，今日早着發家人送告病職名去了。你今歇息一晚，明早須先見國舅，好帶你面君。賢臣答應告退。就回自己房內，夫妻相見，歡喜不勝。次早，賢臣淨面更衣，出來，門首上馬，到國舅府門，事逢巧，正遇皇親賢臣一見，慌忙下馬，連忙搶步上前，打恭口尊皇親大人。在上早職乃揚州府江都縣，任倫請國舅大人安。皇親聞聽，帶笑吟着，腰間伸手拉住賢臣的手，叫聲：「阿哥，請起。昨日皇上還問你，我今帶你引見面君。任倫答應，早職曉得言畢，皇親先行上馬。賢臣隨後乘騾，竟奔朝門而來。登時來至外禁門，早有引見官員等候。見國舅到來，舉職名手本，吟着腰兒，往前緊跑幾步，趕上躬身，帶笑望皇親，看客話，說了幾句。國舅聞言，說：「我知道了。阿哥，你辦事不錯。少時面君，你們小心。皇上問什麼，奏什麼，不許多話。眾官答應。國舅命帶領施公與引見人員，同至內禁門，進了哈勒呢思哈皇親，回手接過職名吩咐爾等，不必進前，都在此處伺候。聽我好信，回帶你等面君。眾官答應。且說：「此日隨膳奏事等，辰刻到進膳的時分。這日該派衛二位值日，衛公帶人就請國舅，那故怠慢，移步至梁九公跟前，躬身帶笑口尊太府少傅。高學官員聽道：「該引見，懇求尊駕，將職名帶進面君，的牌子寫得甚清，借重。皇上若喜官，員無有不感高情。太府聞聽，含笑說：「國舅免說套職，分當為，敢不遵行。伸手接過職名，任居江都縣，施任倫，聞聽說此，公作官清廉，轉身進去。頃刻飯時分，只見先是膳盒子，後是梁九公出來，站立金階，高叫：「旨下。國舅聞聽，令眾入緊跑幾步，近前跪聽宣讀。上面高聲朗誦：「這班人挨次升官，補缺，令單宣施任倫，見駕。眾入望闕謝恩。已畢，皆引領散去。且說：「命國舅與施公上前，梁太府一見賢臣，心中不悅，無奈說：「跟我來。三人答應，隨後數步，登時領到太和殿前。皇親見施公無言，不敢進前，站立金階。只見九公進殿不多時，出來點首。國舅同施公一見，站立一傍，吟着腰兒，緊跑幾步，至九公面前，梁九府說：「國舅候旨，任倫跟我面君。施公答應，隨進了太和殿。九公退在一邊。賢臣上前行三起九叩禮。皇上叫聲：「施任倫，抬起頭來，朕耳聞你在江都作官清廉，你今將所結之案，實奏朕聽。解

第七十回

順天府到任

秧歌脚出現

賢臣就把江都事情，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又把施忠的好處奏了一遍。又奏揚州劉元到任，索要禮物一事。皇上聽罷，說：「皇親進殿，梁九公答應，慌忙跪在一傍。皇上怒說：「國舅，劉元本是無恥之徒，汝何保舉到任，索勒屬員銀錢，施任倫送禮八式，不收，竟罰任倫把守大門，朕想其中必有弊端。皇親聞聽，口尊陛下。奴才焉敢欺主。劉元唐唐清廉，奴才素開始故，保舉揚州路隔遠，那知索取銀錢，叩主大恩，寬赦。皇上聞奏大怒，說：「你欺君，朕寡人既罪於你，且看皇親姑免不究，看你罰俸一年。國舅謝恩，心內悚懼，叩首站起，退出，眉恨賢臣，且說：「萬歲，叫聲：「任倫，還有何事奏來。賢臣答應，又將捉風審鬼之故，件件細奏。皇上聽罷大怒，旨下：「梁九公傳出，即將劉元革職，為民查人。另補九公。答應傳出不表。皇上帶笑又問：「還有何事。只當奏朕。賢臣答應奏道：「那日欽差江都縣主公召見，命臣速即進京。新官到任，交代清白。星夜趕程來至彰儀門，天黑難以進城，在西河沿三合店內住下。臣日夜晚，又逢怪事，絲絲啼婦人歌唱，男女混雜，飲酒取樂，令人打聽，乃是官家子弟，宿店荒淫，淫色。這賤人名曰秧歌脚，打扮妖娆，的無稽之徒，勾引那良家子弟，明唱暗透，有害於軍民。

皇上聞奏不悅說朕不知禁地有這種事情亂國家風俗卿家所奏即行驅逐賢臣叩首謝恩皇上呼聲任倫聽朕加封即陞順天府尹賜米緞八端白金千兩自今以後許卿面君奏事賢臣叩首謝恩皇上帶笑說朕問你不知黃姓以改名施忠現在那裡快把他叫來朕好重用於他賢臣連忙回奏自是危莊救臣一命當時回家而去聖諭臣當差人找他前來以受皇恩皇上聞奏說卿家出朝即速召朕好重用言罷龍駕回宮索國舅回府而去賢臣也出禁門家人扶上馬手下家丁前呼後擁到了自己府門下馬進內與施侯太太命太太人請安已畢正外面報子到了太太命大悅呼聲任倫快叫人打發喜財辦你的事去罷施公答應起身出廳到院吩咐管家打發喜錢只見遠近親朋都來道喜公定日期慶賀次日天明賢臣起來淨面更衣出來大門外上馬就有順天府的衙役都來伺候迎接新官到任賢臣進了順天府衙印綬供在上面賢臣參拜已畢升位坐下屬員責馬快馬步三班人等叩見已罷復又喊堂眾役見賢臣身軀瘦小暗笑被賢臣瞧破要想想法舉眾忽想起正事印手抽籤叫聲陳虎公差答應上前跪倒賢臣說你領此簽速到前三門外限月內把秧歌腳逐出境外倘若玩法不遵一併處死差人接簽不提且說賢臣忽聽衙外喊冤之聲開目向外觀看只見門上人攔擋急的那人喊叫賢臣吩咐人來爾等把那喊冤之人帶來差人答應翻身跑去大叫老命吩咐你們不必攔擋那人叫他問話隨即帶進跪倒賢臣留神細看那人頭上無帽面皮蒼老鬚髮皆白若嘴縮脛渾身藍縷淚眼愁眉賢臣看罷說那一貧人本府問你什麼冤枉只管慢慢說來那人叫聲老命聽老命細說老命姓董名叫董成家住治東街樂王廟門西小街口年七十一歲妻六十九歲主母五十歲小主三十七歲老命在日作江西巡撫作官八載得病新官到任盤查庫餉虧空數萬銀兩家產變折盡絕後來人丁轉回京來

第七十一回

施公准告金

退堂回私室

謹下文分解

賢臣一見老命悲傷不覺慈心一動說董成不必慟哭屈情只管實訴本府與你作主老命聞聽停悲聲青天命老命主僕坐吃山空飢寒難受無奈老命苦作營生常常作工掙幾錢到家糊口因此衣服鞋襪爛完故老命在家忍受飢寒主母看老命狼狽不忍說老命居官之時造金兩錠重二十兩上有團龍原係傳家的金現受飢寒拿金一錠去換度過光陰老命拿金去換不料金鋪小視董成拿話盤問老命只得從實相告他說今日天晚明早取銀賢臣聽說董成金子拿回明日再換何用為難老命見問說老命金鋪將金子留下明日取銀老命就說明日取銀何為憑據眾人說道換金老命鋪遠近無欺留金自然與你執照財東提筆寫單用一小印那是老命相念記掛主母忌飢與他要錢一串是以急急而回主母怪老命留金舖內及次早趙鋪取銀金鋪竟推不認識老命怒目橫眉斷喝老命取出執照放在櫃上以防跑過一人搶到手中撕碎投入火爐焚化急的老命渾身打戰與他說理舖中人反將大罵賢臣說董成住舖家瞞金情真就該當與街坊與他說理才是董成叩頭尊聲青天命金舖內到跳出幾人當着眾人說道人生天地之間總要良心愚下小舖年代已久生意正無欺心那有黃金十兩若不信請進舖內一看如有金子算是昧心人家分明窮徒討錢不給他便生歹心就是換金子又無執照空口說人眾人聽說齊聲都罵老命不容分說又打了一頓老命無奈送信與主母倒說老命下金子屈情難伸賢臣聽罷察言觀色却像是真吩咐董成本府與你訪察快快回家回報你的主母五日到衙拿金老命聞聽止淚連忙叩頭

但能有了金子。申明屈情。縱死黃泉也感厚恩。言訖扒起而去。賢臣也無發發要退堂回宅。一日賢臣吩咐備馬。賢臣至大門外上馬。到正陽門外。即訪二條街。衛賢臣聽老奴筆成說的。換金鋪面留神細看。見有坐北向南三間門面。金鋪相對。賢臣帶領了家人。到鋪門首下馬。賢臣到在這鋪內。人不認得。只當換金鋪。賢臣坐在櫃外。敬茶賢臣說。在下要換十兩重一錠金子。使用。正面上龍的才好。夥計答應。到有一錠。這財東聞聽。心中有病忙說道。那錠金子。早已兌換了。這位老爺要正。面團龍十兩一錠的。容日惠顧。賢臣見那人攔說。即差透他。財金是寔。故意帶笑請問貴姓。那人回答。姓陳。賢臣又問寶號。就是尊駕開的麼。那人回答。說是愚下開的。賢臣說。搜茶了。既無現成的。改日再換。言罷告辭。出鋪上馬。主僕頓轡。正走之間。只見滿街人亂跑。賢臣心下不解。留神觀看。勸馬慢行。軍民彼此言說。咱們快躲。今日九門提督查看營城。陶大人在萬歲前有臉。滿朝文武都怕。自從作提督以來。法度森嚴。賢臣看罷。心裏說。一個提督出城。這等利害打的路。絕人稱。要是王駕出。都要把房子拆了。賢臣正想催馬前行。一名營兵上前用黑鞭子攔住。說請回罷。讓大人過去。再走。施公聞聽。默氣說。要見見大人去。收駝家人下馬。賢臣一怒。嘴家人把馬牽進巷口。賢臣迎着提督的馬頭。雙手伏地。高聲報名。臣順天府知府施仕倫。迎接王駕。陶公吃一大驚。一勒絲韁。低頭認的是不全。施公扒伏地上。嚇的慌忙下馬。伸手拉住。說請起。下文分解。

第七十二回

賢臣跪提督

陶公求賢臣

賢臣及班懼罪之形。口尊陛下。怒臣之罪。臣今來此前門。為一宗公案。香誠真情。求陛下赦免。陶公聞聽。施公之言。嚇的作忙。說休要取笑。施老爺你言說。接駕二字。其實不該。吾乃提督。並非王駕。今日出城查營。跑過此間。貴府與我頑笑。不大要緊。笑壞軍民。施大人快快請起。須要尊重。賢臣開言。站起身來。帶怒說。尊家官威高。大國家封疆大臣。你既食君祿。必須秉正理民。此法平等。總是要遵禮。大人想自身不正。焉能治民。聖人之書。周公之禮。天子至貴。理當遵行。胤州定律。蕭何之例。古今法度。傳到大清。聖上出宮。也不過如此。威嚴斷人行。要相尊駕。無禮就要折房行路。再者還有清朝儀制。親王才放軍。臣對提督並非圍威。皇親私越國律。罪非輕。今日出城。私擺對馬。五對威嚴。眾與理不合。嚇的我順天府尹叩頭。當皇駕出城。施不全今日大膽。先行。票過少的驚動大人。且請放手。相你為家宰。臣子長街鬧市。馬得不懼怕。古語云。臣不奏臣之過。也既食君祿。理當報效。也算不全大膽。明早。君必奏大人今日之事。且鬆手。尊駕口當查。豈不全告辭進城。另有機密。不可明言。異日領教。九門提督一聞。施公之言。羞的面紅。過耳。將手一擺。帶愧。叫聲。施老爺留情。要緊。須看同僚之分。晚上到府領教。言罷吩咐人來。告訴把對子馬。統行撤去。惟要頂馬。也不用威嚇了人。該值答應。依言撤去。且言陶公帶笑。口尊施老爺。先請賢臣開聽。也不肯久戀。回說不全有罪了。言罷二公從此哈哈大笑。分別家人拉馬。二公扳鞍。乘駒分南北而去。賢臣心中有事。連飯也不吃了。帶領家人進城回宅。且說九門提督心中大煩。不去查營。也回進城。到門首下馬。進內多官散去。該值官同陶公回進內書房坐下。茶飯懶用。心中大煩。想這禍難消。長吁短嘆。誰知查營。撞着施府尹。今依微。須得提防。倘或明日。察我又當如何。左右為難。偏生一計。何不如此。這般想罷。吩咐管家。進內傳話。諸事要當拿。至書房。陶公修書一封。遞與管家。事人復又吩咐。如

附如此這般急去。不可使外人知曉。秘投侯府下書。快去回管家答應。照依主人行事。令人端定禮物。出衙竟奔侯府而來。且言施公進內與大老爺夫人請安已畢。回到自己住宅書房坐下。心中思想明日面君。恭提督事畢。半朝進順天府好斷金子。想把手提道遙寫來九門提督掇子底兒寫款式。騰清題奏下文分解。

第七十三回

撞見陶提督

私放對子馬

賢臣寫完摺底。預備明日題奏。說施侯這日廳上閒坐。忽見得壽得祿笑哈哈走至身傍。回話。大老爺在上。今陶提督差人來見。口稱還有書札投遞。施侯聞聽。心中煩想。說陶花政與我並無來往。他今叫下書。莫非有什麼風聲。聲不好。施侯聞聲。得祿快把你大老爺叫來。答應不多時。上廳走至大老爺身傍。侍立。施侯說。坐了。賢臣坐在下面。施侯就將下書之說。說畢。施公聞聽。心中明白。微微冷笑。不敢瞞父。將前事告知。施侯說。為人不必要過做陶花政九門大人權衡。非小而今滿朝文武不敢攔阻。久已私放對子馬。科道各官無人敢依你。如今怎樣俗云。踢人一脚。須防一拳。要看同僚之分。凡事和氣。何苦為仇。賢臣聞聽。心中不悅。無奈代笑。口尊。父親何用掛心。受祿不做險中險。怎能名傳天下。揚為死在街。當人已經誇口。若不面君。落人笑談。他既差人求見。看看來書。上寫何言。要是哀而不傷。若過的去。就是大家平安。仗勢權威。我不懼怕。教他認認為兒的父親。只請放心。為兒自有道理。得祿出去。見陶府管家的。這須如此這般。近步至大門。只見陶府管家上前代笑。答應。說你就是陶府的人。麼。那人見問。回答不敢。愚下就是迎至下處。代笑說。奉求替小弟進去。回說我家老爺。請大老爺安。小東一封微禮。一盒見書。札自然收禮。言罷。從懷中取出書信。雙手遞過。得祿接來。放在盒蓋上面。毛腰端起。盒子攬在懷中。放在地。把東奉到大老爺面前。施侯說。與你大老爺看。施公接過。折開。閃目。瞧上看。上寫陶花政東奉。賢公面前。須念同僚。一殿之臣。一時昏憤。行事稍錯。私越國律。例罪名非輕。賢公若見我過。面君啟奏。重則革職。輕則罰俸。陶某這見合朝文武。望賢公海量寬恕。待肅上東。如同親造府門。微禮一盒。笑納。紋銀千兩。聊表寸誠。數字不恭。頓首拜見。賢臣看畢。哈哈一笑。站起。望施侯講話。口尊。父親此書。竟求死兒。他施侯聞聽。叫聲。任倫。他既懇情。與你爾可見之。倒也罷了。這一盒禮物。不知什麼東西。下文分解。

第七十四回

見書收禮物

面君奏國律

賢臣見施侯相連忙回答。說是白銀二十封。施侯聞聽。叫聲。我兒。九門提督與你下書送禮。恐其科道聞風。有所不便。然你受賄作弊。反為不美。我兒難道只許你參人。不許人參你。不成。必須三思而行。方保無虞。賢臣聞說。父親大人何用掛心。些微小事。他既送來。不收。叫他反為擔帶。明朝五鼓登殿。不參他。越國法為兒現有一計。收禮面君。不收。禮更要登殿。以塵眾僚。施侯點頭。賢臣叫聲。得祿。告訴於他。得祿答應。拿起盒子。轉身下廳。代笑依言說了。陶府管家接過。盒子遞與跟伴。哈哈腰兒。分別得祿進內。且說陶府管家回轉。心中暗想。我不知道二字。這麼貴重。投回府中。照樣就說。不多時。來到府中。重復主命。且說賢臣提筆。煩想。我受人情。如何再恭提督。私放對子馬。款為難。多會。不若明早。面君如此這般。啟奏。倘或准。本豈不是清室定例。提筆刷。立刻寫完。草稿。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摺好。裝入木匣。安歇。微亮。賢臣淨面。便出門。上馬。穿街越巷。登時來到禁門。個個乘馬。下了轎。王公侯伯。文武大人。至公議處。按品級而坐。看看看展。

刻請膳進宮。梁九宮站上金塔壽壽。那宦官忽然聽得裡面人大聲叫有聖旨。單宣府尹面君。賢臣聞得有旨。連連答應。越眾出班。一溜一點。走至禁門。東正雙膝跪下。口稱接旨。俯伏在地。九公正面傳宣。召旨。梁九公一見說快跟我來。賢臣躬身隨後進太和門。至殿台階下。梁九公進殿不多會。見站立殿外望賢臣一點首。施公不敢怠慢。哈著腰兜打一躬。走金階步玉路。同進殿內。九公退閃一傍。賢臣口呼萬歲。二三聲。行三起。九叩朝王禮畢。俯伏在地。皇上問曰。任倫朕看卿家奏章。乃清室家例。依卿准奏。就命卿家親自驗看。曉諭八旗眾家的朝臣對子馬頂馬。自今則規已定。有人越例者聽參。

國家親王許放對子馬四對。世子駙馬許放對子馬四對。貝勒覺羅許放對子馬三對。黃代子升五爵許放對子馬兩對。

九門提督許放頂馬二匹。六部大人許放頂馬一對。八旗古寨擺板板梅許放頂馬一匹。無應封的島各旗許放頂馬一匹。

皇上說即命卿家曉諭。欽此。欽遵。越律者按例治罪。卿乃治國能臣。還有何事。只管奏朕。賢臣見期正中機會。叩首說謝。主龍恩。臣啟陛下。清室江山一統。萬國來朝。海濱河清。軍歡民樂。五穀豐登。惟有穿宮太監。恐致弊端。必得挨次查驗。以杜彼等邪思。皇爺聞奏。龍心甚悅。叫聲任倫。依卿准奏。就命卿家查驗可也。賢臣說謝。主龍恩。皇爺一擺手。卿平身。萬歲。叫聲九公。朕賞不全。一年全俸。言罷。轉駕回宮。且說梁九公在一傍聽的明白。氣的眼睛直呆呆的。瞪著賢臣。分明見著。只粧不知。九公見駕已回宮。去氣的無話多時。方說出話來。叫聲不全。跟我來。走出下了玉路。梁九公看見無人。代怒說。施不全。站住。我問你。先不過合你說。白頑話。就全我們一個眼裏插棒。來了一款。你先出去。少時我們與伴兒商議再講。賢臣一聞。梁九公之言。叫聲。梁老爺。何用動氣。且停一步聽我。一言並非。我有心參你。因你先救我。參才敢斗胆。有心不奏。又恐老爺笑我。無才不過隨口之言。何用嗔怪。呢。九公聞聽。說不用你巧變。請罷。賢臣下太和殿。高聲說道。吉。下那些王公侯伯等官。聞聽不敢怠慢。下文分解。

第七十五回 皇上挂題本 恩賞一年俸

叙朝臣謝恩已畢。一齊站起。與施公拉手。賀喜。散出朝來。乘轎騎馬。各回府宅。內有九門提督有病。見賢臣並無題他。心中知情。垂手哈著腰兒。向賢臣拉了拉手。彼此一笑。都不說破。分別各乘馬回府。賢臣頗纏如鞭。離府門不遠。瞥見門前多人鬧吵。原是內監看見賢臣一齊發怒。跑過欄路說話。叫聲。府公。今朝咱們拚命。井水不犯河水。為什麼無原無故。參我們一本。你以後改過才好。又望賢臣講話。叫聲。施老爺。求我等等。怎麼想個法兒。把此事消滅。方感大情。言罷。站起。望施公深深一躬。到地。施公頂禮。相還。代笑。回答說。二位老爺。不用為難。我有主意。把嘴伸到衙公身邊。悄悄低言。嘻嘻。只見衙公大監點著頭說。如此甚妙。只求老爺婉轉些兒。又叫梁老爺走罷。隨即告辭。且說施公想董成告金之故。吩咐進衙。施公到大門上。馬家人跟隨。登時到順天府衙役。一見本官不敢怠慢。青衣喊道。進衙至滴水下。馬賢臣上堂。升坐。眾役喊堂已畢。只見去逐袂歌腳的公差來。虎上堂跪倒。回話小的奉命。晚諭堂國子的。限十日。以內把袂歌腳趕出境外。回稟大老爺。施公一擺手。公差叩頭退下。又聽衙外喧嘩。見二人走進大門。上堂跪下。年紀却在三十上下。賢臣說你們來何事。從實訴來。二人見問。叩頭口尊。老爺小的二人。乃係親兄弟。父母早喪。分居小的姓富名。叫富仁。他叫富義。因為弟在家丟失銀子。

他說小的却去。因此爭吵相打。告到大老爺台下。斷明。施公聞聽下問。你是兄。他是弟。你二人各住他的銀子。怎麼說你偷去。不知住在
那裏家中。還有什麼人。從實講來。不許放刁。富仁說太爺容寬小的家住東邊。得金太監寺對過街西。妻子錢氏。女兒今年十二歲。叫大
淑。見小的。祿行手執。奉家三口。小的年三十八歲。妻三十四歲。因無買賣柴米之錢。聽見兄弟輩賣房。可得錢二十兩。小的無處借貸。
無奈。問他借了二兩。未應。留小的吃飯。兄弟出買東西。小的等了好多時。外房只弟婦一人。似覺不便。是以小的走出回家。剛坐下。見弟
跟我來。要銀子。回說小的無見他的銀子。即時動氣。街居相勸。總是不聽。把小的衣服拉破。是實。賢臣聽了。叫聲富仁。你見過他的銀子。
無有。小的並沒見過。馮空執許。賢臣說這就奇了。你且下去。富仁叩頭下堂。施公又叫富義。本府問你家中。有什麼人。作何生意。銀子放
在何處。從實言來。口尊大老爺容小的。細稟小的家住鐘鼓樓後。妻何氏。年三十二歲。小的三十五歲。子名老柱。八歲。錢鋪生意。因乏銀
錢。才把鋪屋變賣。價銀二千兩。心想添在鋪內。不時兄長前來借貸。有心周濟。未等出口。小的留兄吃飯。出去沽酒。回來兄長回家去了。
小的就隨即拉開抽屜。就不見銀兩。妻子說屋中大伯坐着。又聽抽屜之聲。自兄長去後。再後無人來。賢臣聞聽。叫聲富義。你賣房二十
兩銀子。共是幾塊。下文分解。

第七十六回

兄弟昧銀

告富官快心

賢臣說你二人乃一母所生。私打鬧上公堂。富義聽之言。賴兄偷銀。不思弟忍兄寬。俱有罪過。賢臣故意大怒。本府問你。到底見過他
的銀子。沒有。富仁回谷。小的未見。只聽旁人告訴小的。說他賣房二十兩銀子。小的方向他求借。見他是滿口推辭。小的就回來。賢臣
一聽。為難想計。主意已定。回怒變喜。代笑叫聲富仁。你家住金太監寺街南對過。你妻錢氏。賢臣又叫富義。你家住鐘鼓樓後。妻子何氏。
銀子不用問。向本府要罷。本府想來。你二人未必吃早飯。莫說吃了。沒有。二人見問。一口同音。小的二人並未吃飯。賢臣聞聽。說不用。
你二人生氣。銀子向本府要。先賞你二人制錢三百文。先去吃飯。吃了飽飽的回來。好領銀子。言罷。吩咐來。把他二人帶去吃飯。不許為
難。該值人答應。賢臣又叫施安。給了差人二百錢。差人接過。三人叩首站起。一同往外就走。賢臣上坐。高叫公差。劉用。把他二人帶回來。
差人答應。又把富仁富義帶回。跪在堂下。賢臣說了一事。放你二人去吃飯。須得留下些東西。你們把襪子脫下。吃完回來。好取銀子。
兄弟答應。回身坐在地下。將襪脫了。當堂放下。二人穿鞋。站起身來。賢臣吩咐吃飯去罷。二人出衙。不表却說門外堂下。照看人等。不知
其故。且說賢臣叫差人近前。附耳如此這般。即去快來。郭鳳答應道是。番身至堂前。把富仁穿的襪子。拿起出衙。竟奔富仁家門而去。
賢臣坐在法堂上面。心內想法。驚眾。忽見原告董成。帶領少年人上堂。跪在面前。賢臣就問董成。這少年人上堂。何故。董成見問。尊聲老
爺。此人是老奴家主名董鳳。鳴今日拿金子。以作明証。叩求老爺。鳴冤洗狀。老奴感恩。非淺。賢臣說董鳳。將金留下。本府好替你拿人。
回家。告訴你母。不可難為。董成。斷回金時。在家聽候。二人叩首謝恩。主僕一起下堂。回家。且說公差郭鳳。手提富仁的襪子。出順天府城。
竟奔東直門金太監寺。而來。不多時。來至富仁門首。用手拍戶。只聽人聲。答問是誰。錢氏移動金。連往外而行。來至門邊。抽手開放。衙役
閃在一旁。說叫門。那人是作什麼的。我家男人不在屋裏。有什麼事情。只管來說。話等的回來。好說公差。聞言。各話說道。我與富爺時見

面有个緣故。方來叩門。今早弟兄伴嘴。因為銀子相爭。他們兩個告進順天府裏。現在兄弟俱受苦刑。我親自看見。他忍刑不過。招認家
有二十兩銀子。是三個半銀子。向大娘要拿出去。免受拷打。恐其不信。只說二十兩銀子。是三個半銀子。另四塊。這不是還有他穿的襪
子一雙。因挨火棍。脫下來的。叫我拿來作證。郭鳳叫聲奶奶。難道大爺穿的襪子不認的嗎。錢氏聞之。又看見襪。始以為真。忙進內房。開
了箱子。把銀子一包。拿出。回身出來。眼望公差說。就是我家的丈夫。交於我的些銀子。小婦人也不知有多少。公差接過。點了那塊數不
錯。連忙回身。邁步出門。回衙。公案前面跪到。打襪內取出銀子。向上一舉。口稱老爺。小的郭鳳奉命。把銀子拿到。請老爺過目。賢臣聞聽
心中大悅。將銀包打開。看驗。塊數成色。與富義說的相對。又見下役帶富仁富義上堂跪下。賢臣一見。帶笑說。你二人吃飽了。麼。二人回
答。謝老爺恩賜。小的們吃飽了。賢臣說。你二人各把襪子穿上。二人跑下。幾步拿襪子穿好。復又跪下。賢臣下叫富仁。把你這個狗徒
手足無情。昧心盜銀。那知本府略用小計。差人到你家中。向你妻錢氏。把銀子取來。我問你還有什麼折辨。無有富仁一聽。心中不信。只
說假話。用巧辨。折証賢臣大怒。便吩咐人來。將銀子拿去。他看。下役答應上前。接了銀包。回身放在他兄弟面前。二人一看。分毫不差。富
仁見銀。只是發怔。賢臣坐上。發怒大罵富仁。奴才全不思子朵桃花。一株所生你的血心。本府如一時心粗。用嚴刑拷問你。兄豈不冤枉
了他。畧施小計。就出銀子。應出明白之心。吩咐左右。拖下。重打三十大板。皂隸答應。富仁渾身大戰。他兄弟替求。憐免了。責枷號半
月。在富義錢鋪門首。示眾銀子。交還富義。出衙。施公方要出發。拿人聽的家中。着大不由吃驚。下文分解。

繪圖施公案前卷七

第七十七回 拿火頭門斗之妻

因姦情究出陳璧

話說賢臣見火心驚。衙內三班書吏。並觀看之人。一齊害怕。賢臣不題。出畿。拿人。惟恐燒着堂庫。一跛一點。往後緊跑。站立衝水之下。險
看。都嚷門斗之家。失火。街房都舍。鬧鬧烘烘。地方報火。登時來了救火眾軍。都是忙將桶取水。一片哭聲。振耳時。九門提督。也來督令救
火。項刻房倒屋塌。庫下火頭。又用水潑。煙消火滅。即拿火頭之家。霎時並無踪影。九門提督。並四門大人。賢臣坐在下首。說道。救火之人。
點名註冊。都有賞賜。只見帶着一個年少婦人。眾官見其動作。非是良女。陶提督忙問你們帶過此婦何故。大撥作庫見閣上。前打十回
話。此婦正是火頭陶公心中。不悅說。你們都是胡鬧。難道他家沒有男人麼。撥作庫說。大人小的問過。他說他男人在順天府當門斗。並
無別人。他男人已在火中燒死了。因此將他拿到。一傍賢臣說道。本府問你。你既知火內有你男人。緣何不聽見喚着人救。那婦見問。口
尊大老爺。火熄之後。不見男人。小婦人思量着。必是火內燒死。賢臣聞聽。就啼了幾聲。班項望陶公說話。口尊陶大人。此婦大人不用帶
去。內有隱情。單職帶回衙門。審問。內中必有緣故。陶公聞言。回答說。使得賢臣隨令人搜驗尸首。果然搜出死尸。眾大人說。貴府將婦人
帶去。我們也走。賢臣相送各位大人。去後。回身升堂坐下。把那婦人帶來。跪在堂上。賢臣叫聲婦人。你男人叫什麼名字。從實講來。那婦
人口尊大老爺。容稟下文分解。

第七十八回

當堂審張氏

張氏吐真情

那婦人叩頭說道：小婦人男人當順天府門斗姓孟名叫文科，好酒。今日吃醉，不幸燒死。小婦人因為不知失了喊叫，賢臣聞聽大怒，說本府問你與你男人，還是結髮，還是半路夫妻？從實說來。那婦人說：娘家姓張，今年二十三歲，自十八歲嫁與孟姓為妻。小婦人是填房。這今年四十九歲，他並無親眷。小婦人父母俱在，父親五十九歲，母親陶氏四十歲，人名叫張義。現在換金鋪內夥計賢臣聞聽，提起金鋪又問金鋪不知在於何處。鋪家姓什麼？那裏人？你父在鋪作何手藝？俸金多少？張氏見問，認為好話，口尊大老爺。小婦人父親在金鋪打雜，每月只掙身錢，吊半金鋪在正陽門二條街，街坐北朝南，姓陳父親住在琉璃廠東門財東，與父交好，他認我親乾姐。小婦人出嫁了，他幾多銀子？今日才到與小婦人男人吃酒，男人吃醉，不幸被火燒死。賢臣聞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叫聲張氏，不用刁詞。本府有心把你嚴刑重處，尤恐於心，含怨管叫你片刻甘心認罪。賢臣吩咐帶過張氏，賢臣坐上閃目，往堂下一哨，立刻得了主意，叫聲人來，就帶至堂後。如此只搬人役，答應賢臣又叫人來，你即出衙，公幹不多時，領命差人都辦齊來，先領命的領了多人，立刻把倒牆整磚搬了許多，堆在堂口前面寬潤之處。又見後領命的差人進衙，手牽兩隻羊，後跟兩人，挑定兩担木柴，回至月台以下，放在一傍。差人上堂，跪倒回話。小的稟太爺將應用東西，搬到賢臣，又叫人立刻把瓦匠叫來，磚砌起四堵圍牆，諸事完畢，發了工價，匠役散去。賢臣吩咐把羊殺死一隻，連那一隻活羊一併放在牆裏，令人把木柴用火引着燒。羊登時火着，燒的那隻活羊，怪叫。堂上書役並瞧着之人，都不解其意，紛紛議論。且說賢臣聞報，活羊燒死，吩咐衙役帶領人去。如此這般，公差答應，番身下堂，依然把牆折了，將磚搬去，打掃乾淨。把兩隻羊，挪到孟文科的死尸一傍。上堂回話，又吩咐人來傳伴作驗尸青衣，答應高叫伴作下面，答應走至賢臣身邊，跪下。賢臣吩咐你去把死者孟文科的尸，兩隻羊的尸，都用木棍撐開，仔細看嘴內，或是乾淨，或是泥土，不可粗心。伴作答應，邁步至死尸旁，跟前仔細驗看。明白回說：小的將死尸，死羊都驗明白。燒死孟文科口內，乾乾淨淨，淨淨。羊口內，也是乾乾淨淨，淨淨。惟有活羊燒死，口內多是灰土。賢臣聞聽，代笑。望月台兩邊，觀看之人，說本府審案，不過推情評理。今日燒羊，有個緣故。常言：良馬比君子，畜類也是胎產。比如無論誰人身遭回祿，四面全是烈焰圍燒，豈有舒手等死之理？必然四處奔逃，口內喊叫，無處逃奔，才能燒死。你們想燒的房，倒屋塌，灰煙飛起，人要開口喊叫。至於死後，馬能口內無灰之理，方才本府叫伴作驗看。孟文科口內，乾淨火之化于死後，開口眼，自是以口內無灰，殺的羊，也是如此。惟有活羊，取目同看，燒死火內，亂逃亂叫，不知無處可逃，燒死因此滿口，都有灰土。言罷，賢臣站起，升堂。叫人把張氏帶過，跪在下面。賢臣叫聲張氏，你男人死的，不明實情，請來，免得受刑。張氏口尊大老爺，丈夫醉後燒死的，賢臣聞聽，冷笑，又將燒羊之証，從頭至尾的分解明白。燒羊與你夫同樣，快實說。張氏跪求鬆刑。賢臣吩咐鬆刑。張氏草草，此事只求恩典。叫人把婦人父母，金鋪陳魁一併傳來。當面一對，就明賢臣聞言，說人來，你們領他到死尸旁，死羊跟前，叫他瞧眼口中有無灰土。好叫他自己甘心認罪。衙役答應，上前帶下張氏去看。賢臣又往下叫桂言、玉劉國柱，你三人立刻到那正陽門外二條街，街路北換金鋪，把陳魁領來，再到琉璃廠東門，將張氏父母，領對詞。本府立等三人答應，領票下堂。下文分解。

且說三名公差領票出衙而去。賢臣坐在堂上，查看招詞，聽的打用明，走進幾人。賢臣細看，都是年老的太府一齊上堂。大嘆：「我們是朝中內監，奉梁衛二位首領之命來見，共十二名首領們說來此看情也在你，不看情也在你。」賢臣聞聽，知是前奏緣故，帶笑說：「設位不用動氣，我有道理。此乃奉旨之事，少不得驗看。」言罷，站起帶笑說：「老爺們跟我來吩咐人外面伺候，不必跟臨伺候。」答應內監同賢臣邁步來至二堂，讓坐。賢臣代笑說話，梁衛錯瞧不起，施某拿話堵我，我才啟奏。皇命准抄查驗，不全有心不驗，又恐背旨，是驗看了眾位體面，駕到府衙，少不的施某通私看情。老爺們出衙，只說都已驗過，淨身太府果然真回朝，多多拜上二位首領，萬望晚時早朝。王公然啟奏，包管大家無事。內監聞言，心中歡悅，代笑重府尹。從今以後，才知太爺是正人君子，都是我們首領之錯。容日答報太府上馬回朝，且說賢臣正坐，從外跑進兩個人，一今年老，一相似瞎子。賢臣用手一指罵聲：「奴才有什麼冤枉，快快說來。」本府好與你們公斷，不用吵嚷。二人見問，有年紀的先說：「口尊大老爺答稟小的，是教門中的回子。只瞎子也是回子，小的門乃表兄弟，小的媽媽跟前的，他是姑媽生的，小的姑夫死了，他在齊花門外禮拜寺住，算命為生。小的現在順天府西邊鼓樓營裡開一座湯羊舖，生理昨晚只瞎眼弟進城到舖，小的問他來，意說買賣不齊，短少日用。姑媽叫他來找小的，要占費用。大老爺上裁一個姑表至親，小的留他住在舖內，想着今早給他幾百錢拿去做用，那知睡了一夜，變了心腸，把小的血本銅錢兩吊，拿着便走。因此告到仁明大老爺台下，可恨他瞎眼迷了血心，欺負年尊與小的講打。賢臣聞聽，說何用爭，嘆叫聲：「瞎子，我問你二目雙瞎，還行壞事。人家錢你拿着便走，也使得嗎？」瞎子見問，口尊大老爺，他說完了。小的細稟，小的名叫王蘭芝，大老爺看小的眼瞎，心却公道，雖說姑舅親，各衣另飯，上回大老爺說人人生天地間，不過憑的良心二字。賢臣說王蘭芝依你說來，兩吊錢真是你的了。瞎子回答不是，小的錢小的就敢拿着走嗎？內有緣故，只兩吊錢小的也不是容易積的。終日遊街算命，打卦掙不得多少錢，文少吃儉用，攢勺兩吊，小的心裏想着要買件衣服遮體，有心煩別人買，又恐賺小的錢，文是以思到表兄身上，聞他在鼓樓營裡開舖，他根是欺讖，煩替小的買賣。因此把兩串錢拿進城來找他，通過天晚未買，因此留小的住在舖內，說今早去問小的夜間思量，氣候和暖，一時還用不着棉衣，何不把錢拿回家去，放給與人，加幾文利息，養膳小的寡母。到冬再買衣服未遲，所以才不買了一早起來拿錢要走。不料表兄為財昧了血心，只用他說一句良心話，求大老爺們公斷。施公聞聽，心中為難，無據無証，沉吟多會。又問那個回子你什麼名字，回見問，叩頭口尊大老爺，小的名叫洪德。施公說：「你舖中還有夥計，洪德回答舖中一個夥計，他白日挑出淨肉，擔子去賣，到晚回舖歸錢。施公說：「既是你的錢，可有記號，無有？」回尊聲：「大老爺小的單錢不過是見數事起，那裡來說記號？」賢臣又問王蘭芝說：「你的錢可有記號，對証沒有？」瞎子見問，說：「大老爺，各人的錢，豈無記號？小的穿的錢是滿底子，賢臣命施安數過，施安回稟小弟數過，分文不錯。施公吩咐公差快取新沙鍋一口，壺口架起乾柴，沙鍋內放入水，把錢放在鍋內，公差遵照辦理完畢，回稟。施公吩咐將二人帶上堂來聽審。公差答應將回子瞎子帶到一齊跪下。施公說道：「二人爭吵，告進衙門，本府非刑拷打銅錢，他又不曾說話，本府有妙處，叫你二人心服。」施公又令人去到鍋邊，細看鍋內水面，上飄的是什麼東西，用鼻子聞聞，是什麼氣味，明白報本府知道。差人答應，走至沙鍋跟前，細看水底，是錢，浮面飄着一層的油，端起一

聞檀氣之味放下回身上堂跪到明賢臣。又叫王蘭芝你可聽見了麼。快些與我動刑。蘭芝隨說下文分解。

第八十四回 淫婦忘入進衙 母女當堂詞對

賢臣說王蘭芝快些招來。瞎子口尊命命交與就將見錢起意。昨晚酒後打發表兄睡熟。把錢摸者。話也是真。從頭訴完。賢臣聞聽。罵聲刁奴才。本府分解你聽若是你的錢無別味。要是回子的錢。他不住的賣羊肉。接錢手。上有油錢。上必有油氣。不然兒白難明。那知本府一生專判奇怪之事。本府看你說錢之過理。應重處。另拘在於羊肉舖門首示眾。姑念你母孤寡無靠。拉下重打二十大板。免枷責。將兩串應用頭號板打的兩腿崩裂。打完跪在一傍。賢臣又叫洪德。本府恕你蒼老克打回去。叩頭謝恩。回子見他表弟挨打。心內不忍。將兩串錢領出。與瞎子一串。去蘭芝摸者。不顧疼痛。一齊叩頭。欣欣而去。又見從角門進來男女幾人。上堂跪下。下面差人上前回稟。小的等將陳魁張義陶氏帶到。賢臣攬手。公差退下。賢臣命報名上來。小的金鋪陳魁。小的張義。小婦人陶氏。賢臣聽畢。叫聲人來。把陳張二人帶下。命陶氏快實說。陶氏口尊老爺請聽。小婦人夫主貿易為生。金鋪打雜。小婦人終日閉戶家坐。單夫獨妻。度過光陰。無故招災。拿進衙門。莫把旁言信以為真。賢臣聞聽。動怒。說刁婦住口。少得胡言。吩咐與我移起來。青衣答應上。前移起來。惡婦人更難忍。滿口說招賢臣聞聽。冷笑。罵狗婦不怕你不招。吩咐鬆刑。快些實說。陶氏口尊大老爺。是小婦人害了女婿。禍起陳魁。都是張義之錯。夫主無能。家道貧寒。金鋪手藝。引誘東家入他之門。張義飲酒吃醉。又將女兒貫醉硬姦。陳魁又定計鬥。斗盡文科。缺少三親。六眷。生心謀死。好拐女兒同走。安心把張義擄在京城。所以又請女兒叫他應允。小婦人母女同着他去。陳魁惟恐小婦人女兒不去。取出攢龍金子。穩他施公。聞聽。叫聲陶氏。金子不知有多重。快些說來。陶氏說陳魁言及足足十兩八錢。正面雕得玲瓏。又說金子為定。打無更改。你母女跟我回南。快活無窮。你們隨母女言。死孟文科。金子為贖。不必煩媒。若不允從此事。金子退還。是母女當時滿口應允。小婦人三人定計。將文科貫醉命根。上用一搥。孟文科立時喪命。放火把他燒的團圓。料的真假無處去辨。掩埋神不知鬼不覺。那知大老爺神目如電。看透其中情形。所招俱實。施公詳理不假。內中又供出董成之金。施公想畢。又罵陶氏狗婦。叫你謀塔放火。代累鄰右。又遭回祿。居心何忍。吩咐人來先把他母女帶下。看守不許交言。串話。公差答應帶下。施公復又想起一事。再叫把張氏帶回。問話下。役答應帶上。跪下。本府問你放火之先。怎麼謊言你夫。張氏見問。回答。小婦人回過陳魁。早把夫主貫醉。同小婦人擄到房內。他擄者領子抱緊。小婦人伸手揪他的命根。用力連揪帶摸。只聽得一聲氣絕。陳魁才去。留話再聽消息。小婦人害命。無奈放火燒房。施公聞聽。罵聲狗婦。下去不許與陳魁答話。公差退下。施公又叫人來。爾等去把孟文科鄰右傳來。下役領命而去。立刻叫到堂上。跪下。報名。小的門斗左鄰張志忠。小的。是孟文科右舍李有成。見大老爺叩頭。施公說。本府傳你二人。並無別故。既是孟文科緊鄰。張氏謀夫。難道無聽見響跡。二人見問。一口同音說。並無動靜。忽然今日起。大下文分解。

第八十一回 貧色惜年貌 替娶親得妻

張志忠李有成說孟文科之冤實不知其故。今日忽然起火燒房。實不知別情是實。言罷叩頭在地。施公聽罷。說此事與你們無干。不許

遠離少時定案解部對詞二人答應叩頭退下。施公吩咐把陳魁張義帶上青衣答應登時帶到跪下。施公叫張義陳魁你們的事敗露從實招來免得受刑。張陳二人見問不肯實招。分付夾起登時上刑。昏迷用水噴醒。仍然不肯招。施公又說把陶氏張氏帶上跪在一傍。施公說你母女把孟文科之故當他二人說來。如若不講。刻即上拶。張氏復又說了一遍。張義聞聽。女兒一派實言。心中後悔。陳魁聽張氏供招。無奈何說。小的情甘領罪。施公吩咐書吏把口拱記了。與他卸去刑具。施公又叫人去到東直門北小街口。把董成傳來。圍繫下。投即領命而去。施公又叫張義說他母女與陳魁實招本府問你他母女與陳魁姦情。你那有不知。張義見問。還要帶硬巧辨。施公又問陶氏張氏你們與陳姓姦情。他說不知。須得你兩次問他。不然又要動刑。這婦人已經投怕。聽見動刑。心中害怕。陶氏望女兒說話。罵聲發拉貨。我問你你說不知。那日你回家。撞見我二人做那事。兒你為什麼抽身回去。張氏一傍接言。叫聲文親。我們已經三曹對案。全都招認。張義聽見他母女之言。無奈叫太爺就算小的知道。罷施公聞聽。忍不住哈哈大笑。忙吩咐書吏作稿。拿下四人。畫了手字。呈上。施公過目。一邊吩咐陳魁你定計留金交與何人。小的交與陶氏。施公叫聲陶氏。那錠金子現在何處。快實說。陶氏回答。現在身邊言罷。忍疼回首。取出上遞青衣。接過呈上。賢臣叫施安取出那錠金。看一樣。分毫不錯。吩咐把陶氏張義張氏帶下。只見公差把董成主僕傳到跪下。賢臣說董成你看下面。受刑人是開金鋪的。不是董成。聞聽。到那邊看回答。就是他。賢臣又叫陳魁。你把昧金之故講來。陳魁怕刑不敢強辨。口尊大老爺聽小的見他貧寒。金子未知是他的。因此欺他。年老生下牙心。只知肥己。無人曉。聞那知上天鑒察。小的負色。給與陶氏。今朝事情敗露。獻出金子。原是董成之物。小的情甘領罪。叩求爺爺免罪。叩頭流淚。施公又叫鳳鳴。董成換金。若有歹意。馬敢告進衙門。若非審陶氏女姦情。只怕屈死董成了。永為怨魂。果要昧金。勢必逃走。豈有送信。又轉家門。今日日本府斷金。復歸本主。到要。你另外加恩。于他。鳳鳴答應。說是施公含笑說。董成此事皆因粗心。招禍莫怨上人。回家千萬莫改。忠心上天不負好人。老奴叩首流淚。說大老爺訓諭。自當遵行。施公大悅。伸手把兩錠金子。拿起來。叫聲董成。把金拿回家去。見了你的主母。加意勤慎。高議度日。去罷。董成謝恩。答應。扶起上前。接金。主僕下堂。歡天喜地。出衙而去。施公分付書吏。立刻辦文。內有人命重情。送部定罪。施公令該班人役。將陳魁張義張氏陶氏帶出衙去。才要退堂。又見走進一人。跪到下文分解。

第八十二回 小西來報機密 男女進衙告狀

話說那人跪在公案一傍。說小的來報機密。施公細看來人容貌。年紀約三十以外。施公看罷。開言說有何機密快講。那人見問。口尊大老爺。小的在京都居住。原籍山西太原縣人。父母雙全。兄弟三人。小的姓關。名叫關大。懶在家中安心。在京父母給小的銀子。千兩。米京託夥計經營。不幸本錢喪盡。無奈學走黑道。全憑折跌單刀護身。那晚剛進高山寺。誰曉剛進空房。撞見遭難一人。太爺其中詳細。小的有話訴呈。一見便明。隨即呈上。賢臣接過一看。大驚叫聲關大。本府問你此事都是眼見嗎。你且起來下堂等候。候少時到我私宅。有話問你。關大答應。退下。賢臣回手將呈詞放在執簡。又見打外面進來幾個男人。嚷上公堂。紛紛跪下。賢臣看畢。分付你們男女。既到本府衙門。不許亂說。叫那一個來說。賢臣說那老婦人先講。老婦聞聽。口尊大老爺。容稟小婦人家住後門大神廟。後河沿臨街大門。夫主姓

張名曰張大。終日挑水五十八歲並無兒女。小婦人今年六月間常與人家說媒。又會接喜。在渣子行程住。只位奶奶與小婦相好。當日作過鄰舍。去歲叫搜親事的。說的朱家閨女。今年二月過禮。三月間娶親。是晚半夜出了怪事。今日告狀內有隱情。只是一往之故。要問別情。只問他。便知賢臣問第二。名說那婦人把你情由講來。那婦答應說道。小婦人家住大神廟對過門內。天師府斜對過。亡夫姓馮。名叫馮義。在日叫學。為生不幸。病過三載。膝下兒女。女兒今年十八。兒子十二。名叫馮昆。玉現今母子耐守清貧。小婦人五十三歲。亡夫五十歲。去世無靠。孤苦作些針線度日。兒子作小本買賣。張媒與女兒提親。王家之子。今年二十。寡母性善。並無生理。父已去世。也無親戚。在白布店經營。此子品貌端正。家道貧乏。母子稱羨其人。端正。小婦人想家貧寒。女兒長成。無空應允。行聘過禮。擇期就娶。郎才女貌。只也罷了。不料昨日過門。今日偶出怪事。女兒發人來叫提起情由。真羞惡下情。只問親家母。罷賢臣聽罷。話內必有大變。又問他。便知叫那婦人。把你情由。稟上郝口。叫大老爺。小婦人郝氏。今年四十四歲。夫四十八歲。姓王名玉麟。他在日布店交易。子名王振。年二十歲。他父死後。也在布店多受財。東看其父周濟。我子娶親。算一番好意。那其中有變。小婦人家住後門。方辟口內。夫主去世。四載。兒子在店。每月工銀一兩。昨日娶媳進門。晚上親朋散後。他兩小夫妻入洞房。小婦人睡覺。將近半夜。光景忽聽媳婦喊叫。當道他夫妻不和。小婦人連忙穿衣。跑出房門。見一人往外飛跑。天黑看不真。却又見兒子從門外而進。勸他媳婦。莫要做聲。新人痛哭。拉住小婦人。叫娘。只說坑殺人了。小婦人追問其故。說道。你兒出去後。又進房。摸着他滿嘴鬍鬚。欲與我成親。被我抓臉。他就跑。面目無從。看真媳婦。就要尋死。小婦人害怕。看守天明。請他。母到家。同伸冤。叫大老爺。明鏡高懸。判斷仔細。賢臣又問你家除汝母子。還有何人。郝氏回答。並無別人。王振。都。由郭東家所起。下文分解。

第八十三回

王振吐實話

玉山道真情

王振說郭東家。原籍太原府。名叫玉山。開布舖。小的父親在日。每月身價三兩。父親去世。小的將舖接續。去歲小的商議親事。一應費用。許以相助。小的回家。告訴母親。是以央媒提親。他說我是與你看中一。女住天師府對過。可着媒去說。小的應承。挽張媒一說。即妥擇吉。三月娶親。財東他反說。離家日久。欲要娶親。余本處不許。外鄉之人。自從看見馮家之。女想成疾病。此親算我所要。給你紋銀五十兩。另續新婚。再加工銀三兩。管你一世不受貧寒。若不允。還我財禮。逐出舖外。小的無奈。應承。哄母親。說小的成親之後。故粧出外。在門首。玉山溜進房。新人哭喊。手扳口。嚷搶天呼地。以是今日告狀。全是他的錯。今情願領罪。賢臣聽罷。大怒。罵王振。你只畜生。該死。世上此事。豈可允得的。麼。往下。又叫郭玉山。好大年紀。行此傷天害理之事。郭玉山說。大老爺。在上。容小的細說。那日討賬。過此處。哨見其女。端莊。嗣後得病。待死。因是定計。都是實情。叩懇大老爺。恩典寬免。以後痛改前非。說罷。叩首。賢臣罵聲好。徒倚勢圖。該當何罪。有大刑。伺候。賢臣叫爾等男女。六人聽真。國法無私。本府按律治罪。禍因郭玉山而起。將才本府聽罷。六人之言。前後到也。相對。就只就郭玉山。其情可惡。你替王振娶親之事。實是願意。助他銀兩。又外給銀五十兩安家。每月加工銀三兩。再無更改。郭玉山答應。不錯。賢臣聞聽。又叫馮朱氏。你女兒。給王振為妻。乃係明媒正娶。內中生事。是郭玉山之過。可喜你女兒。辨出魚龍。保住節操。本府隱惡揚善。你女既為。

王振之妻。還有變動無有。馮朱氏叩頭。大老爺聽罷。先嫁由父母。後嫁出自己。小婦人不敢作主。賢臣又問馮氏。馮氏說道。可歎奴運不好。遇此歹人。母親恩養十八歲。許配婚媾。嫁隨難終。無更改。好馬不備雙鞍。若是重婚。怎麼見人。皆因婆母不知。變生禍端。小婦人夫主。縱虎入門。小婦人不恨別人。可惱賊徒。賢臣說。好個將錯就錯。今自有標。惟天可表。本府無不容。包你意足。怒賢臣下。叫張媒。你是願打願罰。打五十。大板。願罰銀。退回張媒。回答小婦人。願罰。算是運氣不濟。銀子無動。還在腰裏帶着。回手把二兩銀子取出。遞與公差。接過。送上公案。退下。賢臣叫聲人。來到玉山鋪。立刻取銀五十兩。玉山跪倒。賢臣下。叫郭玉山。聽本府定你的罪。過願替王振娶親。並無反悔。餘外。罰銀五十兩。每月長工銀三兩。因你自把量你贖罪之項。本府今且寬恕。快寫無更改執照。一張。為馮自今以後。不許你與王振。穿房入戶。來往。倘自不遵。加倍罰銀。重處。玉山聞聽。只當領罪。免刑。連忙討取筆硯。鋪在地上。扒伏。立刻寫完。雙手上遞。青衣接過。呈上。賢臣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寫的到也通順。看罷。又叫郝氏。你領銀三十兩。朱氏領銀二十兩。聽本府分付你二人。領銀以為安家之費。自今安分度日。婦道不可。門前站立。又叫玉山。本府今日。恕你解部重處之過。輕罪難饒。人來將他。拉下。重打三十。大板。皂隸答應。不容分說。登時。拉下。打畢。又叫王振。把執照。管你收去。自今以後。小心留意。不可生事。王振答應。接下。執照。回手。揣在懷中。又復跪下。賢臣說。王振。本府。照你妻。母。面。恕你重罪。年輕。不思。前後。敗壞。人倫。輕罪難饒。人來。把他。拉下。重打。二十大板。賢臣。又叫郝氏。朱氏。馮氏。張媒。四婦人。釋放。回去。想罷。賢臣。吩咐。書吏。作文。一道。立刻。行到。宛平縣。把郝妻。不見。一案。用文。關來。帶到。私宅。問明。他故。請旨。定奪。即將。文書。作成。命該。伺人。役。持文。到縣。捉人。再說。賢臣。離坐下堂。乘輪。出衙。關太。跟隨。至府。賢臣。入內。取出。關太。訴狀。重新。又。看上。寫。

具稟小的。關太。因無生計。半夜。至一山。名曰。桃花。嶺。上有。唐建。桃花。古寺。一座。甚為。寬大。小的。作賊。挖窟。進內。但見。屋內。空虛。並無。銀錢。正在。自怨。時。忽。然。逢。著。怪事。撞見。一位。公子。在。秘室。遺難。見着。小的。誤作。殺他。之人。驚。跪。在。地。哀。告。求。生。說是。旗軍。後。官。宦。子弟。父。為。梅林。童。京。膝。下。只。他。一。人名。叫。巴州。布。此。寺。是。乃。父。輕。下。該。住。持。僧。慧。海。春。秋。二。季。上。京。與。伊。父。相。往。來。賓。客。相。待。伊。父。供。其。銀。作。夏。天。避暑。之所。伊。今。歲。來。才。改。書。住。在。山。上。適。意。僧。上。京。發。售。該。山。樹。葉。寺。中。多。伴。偶。然。散。步。閒。遊。行。經。廟。後。遇。此。青。春。婦。女。欲。即。走。避。奈。不。識。路。以。致。互。相。逢。見。不。料。惡。僧。回。寺。之。後。初。尚。全。用。茶。飯。而。往。內。復。出。把。伊。拉。到。空。房。舉。刀。要。命。跪。求。看。其。父。情。留。下。毒。藥。等。物。令。其。自。免。免。漏。風。聲。將。門。鎖。上。如。天。明。不。死。仍。是。刀。下。傾。生。小的。聞。言。氣。忿。在。心。隨。將。來。意。定。明。公。子。叫。小。的。救命。又。說。惡。僧。萬。惡。還。有。取。僧。武。藝。甚。精。通。半。夜。搭。救。逃。走。到。京。好。告。訴。他。父。啟。奏。調。兵。擒。拿。惡。僧。小的。聽。言。有。理。當。即。救。公。子。出。寺。送。至。京。城。到。家。幾。日。並。無。音。信。小的。不。平。是。以。來。此。投。書。上。稟。

賢臣看畢。訴呈。收起。又叫。關太。進。書。房。復。又。退。問。一。遍。說。你。有。傳。家。武。藝。寶。刀。一。口。現。在。那。裏。拿。來。我。看。關太。答。應。把。腰。間。取。出。只。聽。叮。噹。聲。臣。閃。目。細。看。有。詩。為。証。刀。柄。可。把。利。刀。吹。毛。倭。鋼。鍊。就。上。將。魂。銷。傳。家。至。寶。避。邪。降。妖。關太。雙。手。奉。上。請。大。老。爺。過。目。小的。此。刀。傳。家。七。代。名。曰。折。鐵。倭。刀。相。傳。三。十六。宗。變。化。多。端。從。新。將。刀。收。好。一。傍。站。立。忽。見。守。門。人。進。

書房回話。外有順天府衙役求見賢臣分付他進來。不多時帶進跪下報名。小的郭起鳳給大老爺叩頭。小的王殿臣叩頭。小的二人奉命到宛平縣把失妻一案提來。老少二人跪在左右。公差退下。賢臣觀看已畢。下文分解。

第八十四回 翁婿當堂質訊 賢臣聞得隱情

再言那人見問口尊大老爺小的住在護國寺東廊以內小的房主官名都稱按大爺現為梅林章京作工人作房一間工錢五百夫妻兩口度日老妻與房主煮飯暫作月工所生一女名叫蘭姐今年二十過門只就是女婿偶出怪事小的女兒過門未滿一月忽然那日他到小的家要女兒回說未回家他竟不依反賴小的將女藏了翁婿之冤因此斷不明白告進宛平縣二月有餘幸喜青天提問好似撥雲見日小的名叫馬富妻子秦氏五旬這是小的真情望大老爺明鏡高懸判斷言罷叩頭賢臣說少年之人說來不許隱藏那人見問直聲大老爺小的名叫胡六白塔寺後住寡母今年五十一歲小的二十四歲父在日定下親事困窮就緩今歲方娶過門尚未一月那晚忽然不見小的次早去岳家嚷鬧竟賴未歸告進二月有餘小的手藝耽誤時日叩求老爺速判冤枉可憐寡母無靠言罷叩頭哭的可傷賢臣聞聽忽然想起一事叫督馬富有一子桃花寺慧海和尚與按大爺家往來不知你見過沒有馬富說道如若老爺提起慧海和尚小的怎麼不認得的呢是女兒乾伯伯認妻為乾兒女兒出嫁曾來幫了好些東西自此以後不來賢臣聞聽言對景心下明白分付胡六馬富你二人不用胡賴本府另有裁處放你二人討保回去營生度日汝女自有下落暫且回去又叫郭起鳳王殿臣你們將他帶到衙門告訴書吏如此只般事畢回話公差答應帶下去了且說次早賢臣分付備馬上朝來至禁門隨取出班緊走幾步起至梁九公跟前代笑說梁老爺少停昔步卑職有機密事轉奏皇上把本衙與梁九公太府接過回轉身進太和殿不一時膳盒下來九公一見忙把本章呈上皇爺接過閱龍目細看原來桃花寺和尚慧海和尚作怪隱藏婦女看罷龍心大怒命內侍拿過文房皇爺在本後批寫了幾句九公接過御批裝入木匣檢定轉身至金階高聲說旨下施府着接旨賢臣答應出班跪聽宣讀梁九公代言說皇爺准奏照批行事賢臣謝恩站起接過木匣又說梁老爺你把那數名老伴伴多拿盤川打發到順天府起路引叫其回家不過歷歷耳目再上京來也再遵旨辦事梁九公說承情知道了言罷進內轡看賢臣看眾公俱散也就乘馬回府下馬至書房展開本章批寫着依卿行事私下便調將復兵若有不遵旨者立即拿問帶同赴京賢臣看完批語甚喜只見施憲帶進蘭太郭起鳳王殿臣隨後而入三人上前叩見賢臣說你三來的正好聽我分付今自本府起身趕到桃花寺明早你三人到寺可要如此只般千萬莫悞三人說知道賢臣向手捉筆寫了一張批文用印封嚴叫聲郭起鳳王殿臣你二人奉批乃奉旨之事趕至蘆溝橋飛虎廳武職衙門投批不可錯悞投批之後與蘭太會齊即於次日趕進桃花寺只樣如此打扮見我報信不可明說大事定矣自有重賞你們施公催馬施安施孝跟隨香茶桃花寺山口而行頃刻來到山下忽見茶棚裏面走出一個僧人施公下馬相見以畢僧人引進香棚坐定吃茶歇息那僧人口尊施主來至荒山莫非還願燒香請問貴府何處貴姓大名好易知照因桃花寺近來官府查得甚緊為此叩問施公見問思想了一回說在下姓方名振忠現在南城琉璃廠路南居住作買賣生理正話問大頭和高進房高叫今有倉平州與房山縣老爺告條貼在寺前明晨初一

開山門下文分解

第八十五回

二衙役投批

開中門迎接

話說打發送告差役去後，又有飛虎廳差人到來，照應僧人，到來照應僧人，到來照應僧人，到來照應僧人。明早還願，慧海聞言點頭，又叫僧人把施孝喚進，立刻備齋款待主僕。且說郭王二人，至飛虎廳門首，說借問，這就是飛虎廳門上，答說這就是衙門。王殿臣接說：京都順天府施大老爺奉旨遣役投批文，郭起鳳王殿臣求見門上人，不敢怠慢，進內回禀。林公聞聽心中納悶，接出了儀門，王殿臣懷中取出御批，雙手舉起，站立居中。林公一見上前跪到，接批文，展開批文，為皇上御批，府尹示此乃奉旨批文，蘆溝橋西，并有座桃花寺院，即在桃花嶺內廟大寺，廣隱一聲惡僧，為首和尚法名慧海，無端備頓，任意胡行，寺內窩藏婦女，吃酒荒淫，苦害良民，總因下賈失候，違犯多故，擾亂地方。今有人告到本府衙門，施任倫奏本，皇上當今准奏，批私行進廟探訪，凶僧專等四月初一日，速發人馬，我與你力擒拿，凶僧慧海，隨進京都嚴門，倘有風吹草動，以及過午不到，眾官一體聽參。林公照批文叫聲上差見施大人，就說我即率兵前去二人接批退出，不提。且說林公打發二役去後，即挑馬上弓箭手一百名，藤牌手五十名，稍棍手五十名，都是年力精壯，氣概鮮明，那個敢違。據重法重處，該植將校答應回身出衙辦事。林公回後，即命內丁備用，那此將佐千把等官，軍器半反俱要齊備。林公又把將佐叫進書房，附耳說：你等如此，只概不可洩露機關。且說施公在廟內，僧侍齋已畢，分付小僧秉燭，慧海說小僧失陪，施公回說：請便。凶僧起身，回至後房，與眾婦人取樂。施公心下已透八九，又暗察裡面有男女喧譁之聲，賢臣同施安望喧譁處，只聽淫嫖而笑，謳歌施安悅，扶賢臣上牆，看看忽然一僧提順天府之故，心下著忙，又聽凶僧接言要害性命，又聞慧海僧要盟，嚇得驚駭不止，復又細聽賢臣不料失脚被眾僧聽見，一齊站起，皆往外走。賢臣聽得明白，叫聲施安同跑在菜地藏解，听着和尚開門出院，四下看看並無人影，只有兩隻山羊，眾僧不曾細照，回身開門交履，宣淫不表，且說賢臣同施安縣菜地裏聽得和尚進去，關門說勾了勾了，主僕回到房中，安歇。次早賢臣淨面正衣，吃茶拜佛，站起，留施安看守行李，更衣出房，手舉香火，各處上香。那時賢臣雙膝跪地，暗暗祝讚，聖母娘娘保佑弟子，今日拿住凶僧，方顯正直，無私補告已畢，上香叩頭，站起，叫施安將疏文送在火池焚化，送香資銀五兩。賢臣回身忽見關大郭起鳳王殿臣三人進廟，悄語低言，將調兵之故，細說一遍。賢臣低言分付王殿臣，你去喚一老者，喚一小婦，帶一小童，緊跟在後，倘有人羅唎，命飛虎廳官兵鎖拿。二人答應，剛去，只聽廟外山下兵器响，暗報人馬到了。忽有一僧聽施公道：郭起鳳你去看看，有游廟凶徒，名叫李太歲，叫他出廟，令飛虎廳兵丁鎖拿。那僧聽了，叫聲性本了不得了，我看那香客果是施不全，為什麼要等的天明害他，恐後兵到，性本聞聽，嚇的到抽身便要逃走，又舍不得那些美娘，連忙告訴慧海，說只有何難，不用膽怯，叫我看我的流星，又拐有何懼，怕忽見大頭僧慌慌張張跑進，叫聲當家的，將爺前隊到了山門，快去迎接。慧海和尚不敢怠慢，連忙站起，走至山門，只見開烘烘人馬到了，迎面風風凜凜，二僧走上幾步，雙膝跪下，老翁在上，僧人叩頭。林公馬上含笑說：請起。林公來至山門，棄鞍下馬，二僧引路進寺，春神精坐吃茶。林公道：此來我奉旨，搜山馬，敢久羈，兼之領兵，還要找尋野獸，以是散步來此。又到云堂，林公看賢臣認得，上次賢臣進京之時，曾過要搶

會圖也 公案公集 卷七 第八十五回

上去拉手見賢臣者忙說我乃香客失迎老爺求恕林公聞聽深知其意將計就計說香客請坐此處乃佛門善地何論官民都是一體賢臣聞聽說老爺此言折死小的了兩個凶僧見他信以為實心中暗喜林公帶笑望二僧又說些閑話用計穩住二僧下文分解繪圖施公案前傳卷八

第八十六回 凶僧搶少婦 鎖拿李太歲

話說眾兵丁把座桃花寺圍住只見那些進香的男女作買賣的人等驚慌且言林公坐談專候機會拿僧忽見兵丁進了房至林公身傍跪倒小的回老爺小的兵頭見有四僧強搶良婦小的俱拿到現在寺外請命定奪林公聞聽故意變臉喝聲你等大膽出來多事無令擅自拿人本欲捆打又恐佛地不恭暫恕你等之過帶進寺來問明治罪小校答應站起假裝驚慌往外行走慧海和尚一傍恐懼且說兵丁登時帶進老者少婦僧人跪倒下面兵丁問在傍林公屋上打量已畢向僧人說話爾等身在佛門不守清規胡行何人主使快些說來你們若不實說解進官衙動刑拷問四僧見問假假虛詞口尊爺聽眾小僧等均已受戒焉敢胡為今日初開廟門人烟稠密山路崎嶇老者引領少婦小童與小僧上山挨肩過來少婦懷不肯休被老爺的巡兵聽見鎖拿進寺叩求老爺看佛憐僧莫冤佛教弟子林公用計捉僧不肯深究又問少婦僧人怎麼胡行快快講來少婦見問叩頭重聲老爺聽小婦人細稟小婦人不敢虛詞老更是小婦人的父親母親金氏五十三歲小婦人十九歲夫主就在山下居住姓李名輝耕種為業公婆去世却有妯娌小童即是姪兒崔農夫主染病小婦人許願上山拜佛親了四人前來下車之時算是粗心檢下丈夫手扶小童進門拜佛燒香還願不知夫主心惱不等竟自趕車而去父親找者一同出廟誰見無有車輛心下為難沒奈何扶父步行回家忽見四個凶僧一齊上前父親年殘攔擋不住姪兒叫喊小婦人着急大嚷幸喜官兵跑上鎖拿答救是以同來見老爺叩求公斷林公聽罷故意含笑說那老者我問你若大年紀難道還是不知世路麼上廟燒香古人所禁你該攔阻纔是我自有道理人來把他父女小童送下山去兵丁答應老者少婦一齊叩頭站起隨兵下山又把四僧拉倒僻處每人重打二十棍又將光棍李太歲帶到跪在下面兵頭問過林公便說那凶徒家住何方姓甚名誰那人見開口呼老爺小的住在山下李家村父母雙全只生小的一人名叫李賓奉公守法不知犯了何罪無故鎖拿進寺俗云國家刀快不斬無罪之人惡棍說話搖頭擺腦林公大怒一聲斷喝該死的奴才看你光景必是光棍人來掌嘴兵丁答應一擁齊上打了二十個嘴巴又見一人跪在下面說道老爺今有部文到衙限期緊急不敢遲慢雙手奉上林公折開閱罷說國母開恩普濟天下庵觀寺院林某所轄地面必須查明先將桃花寺中一共有多少僧人寫明以便造冊領贖眾僧聞聽反為歡喜林公同僧人查點立刻寫明清單且說賢臣吩咐施安將行李搬出諸事俱備施公告辭林公賢臣邁步外出云堂小院在外專等消息且說林公見施公主僕下役出去隨即站起擒拿三僧猛縱身剪步向前兵丁一見不敢怠慢一擁齊上豈容動手不料二僧暗藏器械七手八脚關門多時賢臣聞報隨使關木王殿臣郭起鳳三人進寺與二僧征戰二僧使得慌忙雙拐并井有法關太等三人倭刀短拐鐵尺攔子五人亂跳並躍叮嚀招架看看天黑林公吩咐兵丁乘趁燈燭下文分解

第八十七回

關太施英雄

倭刀破雙拐

關太隨跟進用刀砍中慧海和尚的頭頭咬的一聲栽倒在地流星擲去一傍番身還想扒起郭起風迎近用力把一鐵尺打在凶僧拐子骨上又連打幾尺把個慧海打的哀聲不止關太復用刀背在凶僧的兩膀打了幾下慧海不能動轉伏在地上關太等搬下慧海三人圍住性本拐子去鐵尺又打關太倭刀舉在空中性本忙來招架心中害怕架式散亂只聽慧海說話大叫性本休要動手休我勸你自受其縛且說三人圍住性本王殿臣手法漏空跟進一步味一棍子扎住性本的手腕子啾的一聲疼的拋揚在地又被郭起鳳鐵尺打中肩頭栽倒在地關太趕上耳邊踢了一脚凶僧發昏不能復起外面二公一見心中大悅吩咐兵丁上前立刻把二僧捆綁起來看守又令兵丁搜出婦女並把餘火救滅此時天方大亮賢臣大笑兼聲林老爺施某令私訪調動兵將事虧賢臣良謀兵圍聖堂將勇兵強借仗虎威拿住二僧起解回京施某轉奏聖明加官增職兵丁自當發賞功勞那林公聞聽吃驚愧顏通紅交身行禮口尊施大人未將無才全虧貴役懇求包容賢臣見此光景說我面君之際自有道理林公又打一躬多謝大人寬恕之情言罷二公復回大殿坐下賢臣吩咐派十名兵卒看守廟宇又命那別寺僧人照管令下即刻下山撥車三輛立刻押那僧人淫婦一齊上車起解二公乘騎賢臣說林老爺不用送了離京不遠請罷林公聞聽隨告辭領兵回汛賢臣率領關太郭起鳳王殿臣押解頃刻進了京城竟入順天府衙門升堂差役站班吩咐把眾僧婦女收監派役監守賢臣見天色將晚退堂出衙回宅到了門首下馬進內父母前請安已畢一傍坐下施候說我兜可喜獲住惡僧賢臣隨將始末細禀一遍施侯說你也息歇去罷明日好辦事情賢臣退出到自己房內安息次早起來淨面更衣出來至外上馬到了衙門升堂吩咐人來傳那告狀的翁塔上堂對詞又叫人立刻提慧海和尚眾女人聽眾眾役答應齊往下跑從監中提出慧海眾僧婦女上堂跪下賢臣呼聲慧海性本你二人把誑騙眾女之故快快實說二僧見問總而言之混推詐賴不肯實言賢臣不由大怒把驚堂一拍說人來把慧海夾起再開眾役答應一擁齊上連忙夾起大刑慧海昏迷用水噴醒大叫青天僧人招了僧人在挑花寺內作惡師父屢次相勸一怒之間害却他命埋在寺後又與性本商議誑買此婦女上山惟有桂姐是僧人拐帶來的他父母在京有位梅林堂京名叫按大家護國寺傍住小僧常住他家走動桂姐父母就在門房裏住與其母私通因姦姦姦嗣後索性拐去只知快樂無人知聞豈曉神佛不容巴州布在寺改書閑游山景看破機關走瀟風聲這是實情願領死罪賢臣聞言吩咐下役卸去刑具書吏提筆寫明口供青衣答應卸刑賢臣呼聲性本招來性本口尊老爺慧海作惡是真性本主謀不假甘願領罪賢臣吩咐書吏寫招拿下二僧用了手印賢臣又叫眾僧你們既入佛門不守清規從實招來眾僧見問口稱大老爺聽裏內中說游方挑水燒火撞鐘播鼓等僧有心修道下文分解

第八十八回

施公回奏聖君

順天堂堂發放

賢臣說爾等失身之故本府眼見不細追問內中除桂姐其餘各報家鄉父母姓名上來眾婦見各把姓名報完賢臣聞聽呼聲書吏記寫又傳下役把告棄妻的翁塔傳來賢臣呼聲人來爾等且把眾僧婦女帶下留慧海桂姐對詞眾役答應公差上前回話小的將護國

寺住的馬富。白塔寺住的胡六傳到賢臣大笑。叫聲馬富胡六。本府傳你二人來認。那邊跪的是你什麼人。二人見問。搖頭一看。說是小的女兒。胡六說是小的妻子。賢臣大笑。你們認得不錯。一齊說不錯。賢臣叫聲馬富。全是你妻之故。本府不究。你就明白了。纔引出你女兒。私逃之事。又叫胡六。你妻被和尚拐去。本府奉旨訪真。拿來。明日回奏。請旨正法。你二人下去。二人答應。叩頭含笑而去。賢臣又叫人來。你們把眾僧下監。眾僧答應。且說賢臣起身。退堂。上馬出街。不多時。回到私宅。燈下。修本二道。事畢。安歇。次早。黎明。賢臣上朝。奏明。自下。吉。意。慧。海。性。本。敢。壞。佛。門。應。斬。餘。僧。按。例。治。罪。眾。婦。除。桂。姐。外。今。本。家。認。去。桂。姐。與。翁。婿。之。案。任。其。自。主。欽。此。欽。遵。再。諭。任。倫。為。國。勤。勞。有。功。應。陞。通。州。倉。場。總。督。賢。臣。望。闕。謝。恩。便。出。朝。到。順。天。府。監。中。提。出。慧。海。性。本。令。役。解。送。交。部。斬。首。賢。臣。又。提。眾。僧。每。人。重。責。三。十。大。板。定。年。半。徒。罪。期。滿。各。州。縣。重。起。遊。解。其。餘。還。俗。回。家。又。提。眾。婦。每。人。三。十。大。板。責。罷。收。監。賢。臣。行。文。各。州。縣。傳。其。本。家。來。順。天。府。領。人。堂。上。留。桂。姐。以。完。翁。婿。之。案。按。律。議。定。梅。林。童。京。按。大。家。教。子。不。嚴。知。情。不。舉。回。奏。罰。俸。二。年。賢。臣。吩。咐。人。來。傳。馬。富。胡。六。對。詞。青。衣。答。應。退。下。不。多。時。翁。婿。上。堂。跪。倒。賢。臣。叫。聲。馬。富。因。你。家。縱。放。妻。子。私。通。和。尚。因。姦。引。出。拐。帶。之。事。你。女。兒。同。慧。海。上。山。就。有。心。賴。你。女。婿。若。不。虧。有。人。首。告。豈。不。便。宜。賊。徒。屈。了。好。人。本。府。按。律。公。斷。先。問。你。賴。人。一。個。重。罪。妻。子。之。醜。本。難。寬。恕。馬。富。聞。聽。心。內。明。白。自。知。已。過。帶。愧。叩。頭。口。尊。大。老。爺。小。的。知。罪。求。乞。饒。恕。說。我。女。兒。任。憑。女。婿。自。今。再。不。欺。心。言。訖。痛。淚。悲。傷。賢。臣。憫。其。開。恩。眼。望。胡。六。本。府。問。你。那。妻。子。否。那。人。見。問。叩。頭。說。道。小。的。頭。知。其。人。自。甘。一。世。無。妻。也。所。深。願。小。的。叩。求。大。老。爺。判。斷。只。是。懇。求。無。事。回。家。施。公。提。筆。定。案。叫。聲。馬。富。因。你。家。教。不。嚴。以。致。醜。事。圖。賴。良。民。人。來。放。下。重。打。二。十。大。板。胡。六。免。究。下。役。答。應。拉。下。重。打。二。十。放。起。賢。臣。又。叫。胡。六。汝。妻。還。要。不。要。胡。六。說。不。要。賢。臣。又。叫。馬。富。你。女。婿。不。要。你。女。兒。了。你。可。領。他。回。去。馬。富。叩。頭。口。尊。大。老。爺。小。的。無。臉。領。女。求。大。老。爺。公。斷。賢。臣。聞。聽。吩。咐。傳。官。媒。帶。去。桂。姐。官。費。價。銀。有。胡。六。跟。去。領。銀。子。不。表。再。說。那。順。天。府。尹。新。任。官。進。衙。門。把。已。結。未。結。之。案。交。代。明。白。賢。臣。退。堂。出。衙。上。馬。回。宅。稟。明。太。老。爺。附。官。緣。由。下。文。分。解。

第八十九回

賢臣世總督

路過盜官報

賢臣收拾行李。諸事備齊。親朋送至門外。上馬分別。親朋回宅。賢臣人役圍隨。前呼後擁。趕吉時上任。出了朝陽門外。賢臣上馬觀看車馬擁擠。難行。原來裝的糧米。又見光棍個個恃強。說道。我呼籲道神。那人說。我養子。名曰黑塔。彼此動手相打。立刻用刀札破布袋。糧米流出。連糠帶土。用糞糞。賊財。賢臣馬上看的明白。心中暗笑。難怪旗人報怨。好容易放到開倉之日。思想去。不覺馬至。總督衙門。乘騎進衙。升堂。命書吏出告示。張貼要道。路口。有強搶糧米之徒。命關太嚴。緝早。路差郭起鳳。同王殿臣。帶兵巡拿。無論男女。婦老幼。不上三天工夫。獲人許多。進衙聽審。賢臣不問。吩咐每人三十大板。眾人之內。究出幾人頭目。每人枷號。衙裏。所。軍民等。都知賢臣的利害。誰敢作弊。且說賢臣。問三人私訪。三人口稱大人。通倉書吏。花戶。二八月出來鬧市。賣回漢軍。皇親國舅。一個家奴。通綏五府六部。大有名望。結交官吏。還有通州城內。花戶。串通於二八月開倉。一同的作弊。大車小輛。拉出倉門。至於他等姓名。八旗蒙古漢軍。皇親。叫常大滿。洲。驍騎阿哥。還有蒙古軍二人。蒙古為惡。奴首的人。叫操達子。漢軍的這八人。叫王世英。黑桶子。米要出動不少。通州官吏。上下全通。小

的等訪知特來稟明賢臣聽罷帶怒說我施某若不治絕賊徒枉見我初任為官清正之名且說通州地名聖義村莊中有夫妻兩口中年無子吃齋念佛廣行善事半世得子心中歡喜那知長成是個傻子老夫妻彼此含怨郝氏流淚歎氣劉好善一傍勸解說你我雖然子懷不絕就好你也多慮郝氏止淚叫聲當家的我豈不知眼前歡臨終歸土替死難話難這怨誰難為你吃齋念佛修了個傻子真來有無果報劉好善回答說賢妻不用愁煩傻子自有傻福夫妻又過了兩年老夫妻亡過滿村人憐傻子帮他殯葬其父母刺下傻子孤若伶仃合莊公議把他送進本村三官廟內當了和尚他師年有七旬傻子收為徒弟又過幾年長到十七八還是人事不曉就只會懷笑念一句經我的佛到了這日天晚齋畢老叫傻和尚把角門緊閉師徒兩個掌燈坐在禪房正話間忽聽有人叩門叫聲傻徒弟你去看來又聽外面哀告老僧親至角門細聽條借宿之人只得開門老和尚繼看原來是兩個僧人其俊無比却是一僧一尼不使說破即叫傻子送他二人在西配殿安歇月色當空不用點燈側身進殿女僧咳嗽一聲坐地口中只嚷肘疼老和尚當問其故說這臨月之期又叫給與他拿個乾草出來不一時聽見小兒啼哭之聲老僧就知女僧分燒雙手合掌念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又著傻和尚熬些飯湯老僧叫傻子端着向到配殿只見殿門緊閉叫聲小師傅開門有話對你講叫勾多時無人答應老僧心中納悶莫非僧尼殿中自盡待我瞧瞧令徒弟端燈引路老僧扶著傻子的肩頭就來角門照了一瞧各門都是緊閉復回偏殿以下又問數聲不見答應忽見殿內咳嗽响亮老僧聞聽吃了一驚叫徒弟放下燈盞進殿救人傻和尚把燈放下老僧推開門進殿又叫徒弟拿起來閃目細看並無人影滿地香烟繚繞耳間隱隱音樂之聲老僧納悶又不見乾草血跡便叫聲傻子你且帶上殿門只聽門後草簷聲傻子端燈同老僧觀看只見門後一邊一相老僧醒悟必定控死嬰兒包在草中他們逃去逃生說者打開箱相只聞香氣撲鼻細看內有一物放光却是一部經典老僧一見心中大悟知是珍寶念聲阿彌陀佛急忙請起展開細看上面並不見字迹老僧吃驚那知劉好善善感應菩薩傻子是羅漢一轉所以送金字真經點化他老僧拿著着急的哭泣傻和尚一見哈哈大笑師父上頭多大些黃字你如何說無字老僧大悟知道是經是傻子的造化回至禪房供在佛龕裏面虔誠拜畢天就大亮老僧坐在炕上受了風寒數日而亡傻和尚殯葬已畢此廟只有傻僧一人且說康熙佛爺這日看本天下大早五穀不能滋生直至五月十三日無雨下文分解

第九十回

為國憂民苦

降旨求甘霖

萬歲開奏天下大早如堯似舜疼痛百姓降旨滿朝文武多官以及各州府縣一體一體叩天禱祀跪誦皇經又降旨意朕也設壇跪求雨澤登時滿朝大小文武官員盡皆知聞文行順天府轉行各州府縣於各寺院高僧高道拜請神馬萬歲降旨以提光頭出入親身至壇拜佛那此王公侯伯誰敢戴帽隨駕禱祈天下軍民咸仰且說黑山角下出了黑面僧人參星拜斗修了此法術這日正在黑山角下修煉忽然心血來潮屈指一算早知其故心中甚愧何不這般如此好得正果朝元主意已定知會眾僧提防好教他成功實夜到了京都黑僧也有千年道術心靈性巧投進黑寺黑面僧直打點廟主轉奏帝王說他會求雨聖主愛民恩重並不深究准本遣官迎來就命他求雨黑僧也在地壇觀手打了圖樣吩咐匠役照式治造

法臺一座高七丈寬二丈上耍天花下耍地平臺下每面放大水缸七個每個淨水半缸缸中插楊柳枝不可違悞

眾官遵旨齊備不敢有違工部領頭吩咐匠人立刻就辦專等吉日黑僧上臺求雨且說順天府眾多文武官員遵旨各廟虔誠叩天祈雨不表且說通州倉場總督賢臣遵旨求雨同文武官員城隍廟求雨澤賢臣蟒袍補褂率眾佛前行禮法器聲鳴即誦真經賢臣同文武官員正在伺候佛前適有巡漕御史在通州下馬眾小官員迎接下文分解

第九十一回 巡漕御史下馬 文武迎接欽差

且說眾官求雨未下。施公思想一夜計上心來。令書吏寫請帖。安心要掉通州文武大小官員之教。那千里却纔乾得穩當。發人各處下帖。請在城隍廟吃飯。賢臣又命家人叫幾名廚子進衙見了賢臣。叩頭施公吩咐起來。賞了酒飯。吃畢。賢臣把心事說與廚子領命而出。各樣蔬菜着家人送至廟中。治辦賢臣分派已畢。起身出衙上馬。家人跟隨到城隍廟進殿坐下。此時眾官未到。各官見賢臣請帖。個個納悶。少不得要去。未卜吉凶。但凡事求雨。必須齋戒。眾官因賢臣之請。恐飯太晚。先用點心等物。出衙往廟中。而來。到廟門一齊下轎。上殿參佛拜神。僧道站壇。辦事各官。齊至偏殿。按品級坐下。獻茶。賢臣帶笑開口。各位寅兄。恐我施某。昨日剛恭。今治蔬菜。少申敬意。萬望包容。眾人聞聽。一齊帶笑回答。不敢。賢臣說無物可敬。不過請諸公吃頓素麵。眾人回答。大人美意。何以克當。賢臣叫聲施安。分付擺宴。施安答應。不敢怠慢。傳與廚房之人。端上小菜。賢臣陪坐。欽差首席以下。各依品級。賢臣下陪。端上麵來。齊吃。不多時。麵內藥性發作。翻胃惡心。吐了滿地。吐出肉食等物。賢臣暗用嘔吐藥。此所以皆吐。看眾官吐出葷腥。連忙站起。大聲高叫。老爺們不必見疑。都是施某之過。一定是庖人心粗。麪裏或有蒼蠅。老爺們請坐。待我審審他們。各官帶笑勸解。賢臣說。若不看眾位分上。一定要賣。就使湯內落了蒼蠅。不過一二人。誤吃而嘔。因何眾位都吐。其中必有情弊。下官幼讀藥性賦。當面一見。便見分曉。言罷。裝麻臉。生嗔。吩咐快取兩面油盤。過來。把眾位老爺吃的東西。掃在箕內。拿來我看。人復答應。翻身出殿。去取油盤。把吐的東西。掃來。賢臣因目觀看。內有未化的醃肉等物。賢臣捏住眾官之袂。登時轉喜為惱。說道。寅兄。並非施某多事。皆因明曉。故犯。少不得用本題。奏賢臣代怒。吩咐你們快些撒去。盤這葷腥。用水漂着。作為見証。衙役答應。依言端去。且說眾官聞聽。個個吃驚。方知上樞。索公知其利害。一傍不言。二府州官。副泰遊守。一齊變色。後悔不及。惹下禍災。他要具奏。這便怎麼處。則則罰俸。重則革職。齊向賢臣說話。都是卑職等之過。都因吃素不慣。先食葷腥。求大人海量。寬洪。恕卑職之罪。知過必改。不敢稍負厚恩。說畢。站起。至賢臣面前。掃地一躬。滿臉陪笑。求大人貴手高抬。賢臣聽來。足款服眾。見眾官服軟。賢臣也拿回一步。回嗔作喜。連忙站起。陪笑回答。眾位寅兄。請坐。既都知道。話好講。眾官聞言。才把心放下。復歸坐位。等賢臣示下。施公說眾位寅兄。適才莫怨我。之剛暴。自開。既食若祿。當報聖恩。皇上為國憂民。進香。騰步行入壇。叩天。禱雨。降旨。跪諭。各州縣。遍貼示諭。禁止宰殺。眾位知法。故犯。應當重罪。既然知過。施某豈不念通家之好。不肯遮瞞。大家取個。吩咐人來。叫眾位老爺的家人。一齊答應。至前。賢臣說。爾等將你們老爺吐的葷腥。擲下。賞火。吃去。若能答應。端。起。轉身。退去。眾官聽見。把他們當天。惟暗恨在心。又見當面。狗搶。不由面赤。耳鼓。怒而不敢言。忽見人報僧人佛事。已完。眾官聞言。一齊站起。強帶笑言。萬聲。施大人。既然佛事已畢。可以散罷。賢臣

聞見也站起帶笑回答眾位魚兒請便。大眾回衙歇息。明晨再辦。言罷前後出廟上馬來轎。帶領家奴各自回署。且說江西龍虎山洪教主大法師除當年萬歲。就只兩家半人家。孔家一戶。張家一戶。楊家一戶。算半家。天師府每日有一位神道當值。這日毛法師正坐值。日神道來到跟前報事。身打一躬。口尊法師有宗分事。因為主教不降甘霖。天下黎民不安。真主設壇求雨。驚動西方黑面僧人。謠言惑眾。能于法術。不知誰人起奏。人主刻下已經上壇。又善呪符請神。口稱清風細雨。頃刻降下。老法師若容其胡鬧。不知緊要。內有許多不便。天師聞言。一擺手遊神歸位。真人腹內暗思。聖上因天不降甘霖日久。萬民塗炭。該苦生靈。今降諭旨。強求到怕枉費其勞。西方邪教。進京設法求雨。惑亂民心。我若不去朝見。辜負厚恩。真人想罷。吩咐法官。你等預備所用之物。擇日起程。上京見駕。眾位法官一齊答應。料理諸事停妥。正乙大法師到了夜分三更。仰觀天象。但見京都黑氣沖空。屈指一算。就知其故。不由點頭暗歎。罵聲聳聳。你不在黑山修煉。反到大邦惑亂人主。罪該萬死。吾奉我佛金旨。昊天勅命。正乙洪教真人。保國佑民。焉肯容你作耗。天師想畢。說少不得。實道要犯。殺戮難顧。慈悲一宿。晚景。至次日。天師打點行裝。帶領法官上船開舟。起程進京。追趕黑面僧人。登壇祈雨之期。且說黑面僧人奉告祈雨在正陽門外設壇。工部官派各色匠人監造法壇。宣諭監驗。遣官搭起高台。到良辰吉日。黑面僧人好起壇場。如有違悞。議處工部。率眾帶領匠役。那敢怠慢。下文分解。

第九十二回 搭起祈雨壇 工部官監驗

話說欽天監擇吉搭起彩棚。請事齊備。黑面僧人登壇。且說聖主痛愛百姓。軍民年享太平。歲有免糧。旂兵管拾元寶。歡笑之聲。可恨外臣作孽。行文到部。請帑動項。假以為民賑濟。侵吞肥己。百姓那沾實惠。更兼四十二年大旱。萬歲覽禾。頒行天下。文武一體遵辦。帝王親至求雨。光頭步行。出入五府六部十三科道。保駕虔誠。拜天五更進壇。黃昏回朝。且說通州懷和尚。口誦觀音菩薩。與善才童子。顯化送金字真經。神聖夜晚傳法。懷和尚前因本深。劉好善夫妻好修積福。善人不絕。方便羅漢。臨凡懷僧。不上幾月工夫。萬法皆通。這日夜至三更。他在三官殿中。運功煉法。真光四起。蓋天通紅。合城人民。以為廟中失火。驚動。個個拿着水龍大勺水桶等件。均往三官殿救火。眾人至廟不見紅光。非止一次。接連幾回。眾人心不解。齊找懷和尚見他。赤身金光。獨坐三官殿。供桌上面。渾身是汗。此時隆冬。天氣方知有此道行。他後來賢善村。無不供奉。這年天旱。此時逢求雨。該他歸山。五六月天氣。暑熱乘涼之人。在廟台間坐說話。說道今年如此大旱。普徧田苗。作枯天下。黎庶心驚。莊所店道。男男女女。焚香求雨。這日賢善村中。也要設壇。同至三官殿中。求懷僧。只笑不住。瘋瘋癩癩。眼望老少。說道我佛你們都是胡鬧。要雨該求龍神。我又不會求雨。要求的本勢。只會吃齋而已。眼下就在肚肌。瘋僧假笑說的神語。眾人不曉。只見放倒身睡覺。打呼。眾人替救。僧又言萬歲在京求雨。願行天下一體祈禱。村民問該懷和尚。雖睡聽的真。暗說該我顯應。去見那施大人。明晨且上通州城隍廟。有緣應去。化化善人。懷僧想罷。扒起與眾告辭。要去化緣。彼此怒罵充驢。可惡不表。且說懷和尚到了天晚上。殿功課。至次早起。老僧留下的破衲斜肩。搭上手拿木魚。邁步出廟。回手倒扣廟門。因感村中供養之恩。繞佛三遍。高聲念。唵念彌陀木魚敲的梆梆。响聲。振耳。他又念偈語。說道。

偈曰

龍王不慈悲

晴天大日頭

要祈甘露降

還得善人修

僧人念的這幾句話內隱方也人三字當初賢臣初任江都未嘗上任訪拿五虎光棍假裝道人號稱這三字方也人湊在一處實情是個施字今日俊和尚到通州來顯應安心驚動施公因此纔把方人也三字編成口號軍民不解以為妖言惑眾且說天師帶領法官離了江西龍虎山於慈愍赴壇之期先進了京師不敢面聖只等臨期陛見與僧人面賭天師住在正陽門外這日令人門上掛牌一面寫了江西龍虎山於慈愍赴壇之期法官回稟後日乃是黃道吉日僧人起壇天師聞聽點頭暗說罷了貧道明諸神免見當場土地伺候又命法官打聽裏面僧祈雨之期法官回稟後日乃是黃道吉日僧人起壇天師聞聽點頭暗說罷了貧道明日面聖吩咐法官如此這般不可違悞法官答應領法旨去預備真人用齋已畢夜至三更使法術預備明晨見駕好與慈愍僧會面次日即逢大朝之期鐘鳴鼓响笙歌細樂檀香撲鼻當登元五淨鞭三下文武朝參半身分班侍立王開金口帝露銀牙上問曰有事早奏無事散朝言還未了朝臣上前跪倒口呼萬歲啟奏我王今有龍虎山洪教天師來朝上等主龍意定奪皇爺開奏立即降旨宣召見朕該值官答應叩首站起出殿不多時帶領天師上殿跪倒往上行禮三跪九叩朝皇禮畢俯伏塵埃萬歲龍顏含笑說道朕無旨意宣召卿家進都何故細細奏來天師見問叩首曰尊萬歲聽臣啟奏非是微臣無旨進京門全食君祿自必損驅報國因上天不降甘露塗炭生靈更兼我主愛民求叩天沛甘霖因此驚動黑山角下僧天師奏事未畢皇上驚呼聲卿家所奏差矣自朕駕登九五一統山河正是海宴河清萬國來朝乾坤朗朗日月昭彰焉有怪事今歲四境荒旱黎庶遭災故朕愛民降旨普天求雨朝臣又奏說道西山黑面僧人來京登台祈禱寡人准奏今卿家所奏不解到要卿家細奏明天師曰尊聖主微臣蒙封正乙天師掌管法教唐宋以來直至如今張氏門相居龍虎山一門沾恩每日上帝勅命神道值日輪流伺候聽事那日微臣正在打坐游神報臣知聞天宮振怒不雨主公恻隱心切進壇親求雨澤率領百官叩禱請神聖恩速布因此驚動西方救下僧人的出身在西北黑水角下有水池方圓數里甚險其深無底值通海眼此物身形賽過車輪終日參星拜斗年代深久變化人形任性縱橫遠近遭害且看下文分解

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第九十三回

勅合黑龍潭

天降雨露恩

大師啟奏遠近黎民遭害路斷人稀當日昊天振怒遣雷神嚇得怪物頭頂穢物神轉天宮被他逃過重又修煉竟有十年道行因他未受封號不成正果聽見求雨進京化現僧人惑亂我主討封得歸正道脫其根本微臣連夜進京奏主春秋夏冬雨露霜雪也無非造的那方荒旱那方豐稔係奉牒文勅有神道豈能逐人之願微臣大胆求主赦免無旨進京之罪萬歲聞奏沈吟口雖不言心中思想勉強帶笑口叫聲愛卿朕登殿以來海宴河清五穀豐收今歲至今五月十三無雨眾人虔誠求沛甘霖率眾步行進壇拜請神那料驚動

西方善善該官奏道法力甚大。包管清風細雨。朕是萬民塗炭。謬信邪言。如非愛卿護國進京。寡人隨其術中。此係何怪。怎麼降殺除却。民害。如能治現原形。自加封賞。天師口尊陛下。要見其形也。所不難。恐驚龍駕。略見他面。不識微臣。常候吉日相會。待臣伴主進壇。那時令他登台。另有治法。包管使其勞而無功。那時可現原形。方免我主無驚。事畢還有佛法之妙。臣有清風細雨。以救生民。天師奏罷。叩拜。皇爺聞奏。喜說。依卿准奏。天師謝恩。天子降旨。遣官命光祿寺進宴。駕轉宮中。文武出廟。且說天師步行了勤政殿。太和門外。上轎。法官圍進。進了宮門。且說通州總督施公。這一日早。又同通州大小文武官員。銀差御史。索公進城。隄廟奉佛拜神。已畢。值壇僧道敲鐘。播鼓。各打法器。都辦法事。叩天祈雨。眾官暗怒。賢臣心懸不平。下文分解。

第九十四回

文武惱恨施賢臣

俊和尚默悟忠良

且說八公九公二人。都是武職。心裏暗惱施公。二公站過一旁。坐着說話。索公看見。也在一處開談取笑。賢臣一見。吞透其意。也慌羞。眼望施安講話。叫聲施安。咱們前日買的大青馬。顛跑走的。可喜。叫人估值。八十兩銀子。買得狠值。施安隨口連忙答應。即以閒話遮掩。其醜。看看天晚。佛事辦完。眾官出廟回衙。初六眾官進廟。奉佛已畢。眾官還宮。照樣各幹其事。忽聽廟外木魚打的三响。方要着人去問。天聽高朗念聲細聽。偈曰。

好哇哇 光不該

我不俊來又不款

老天遣我下瑤階

世人不公心最狠

感不動龍君淚下來

方人也 有此哀

不拜靈山柱有才

阿彌陀佛

可笑你錯過時刻我轉天台

俊和尚在城隍廟外。喊叫賢臣廟內聽的明白。一時心中不解。又聽木魚打的振耳。只在廟前來往。朗誦佛音。文武都不理會。只顧說話。賢臣心內詳忖念的幾句言詞。偶然醒悟。說呀。呀。內中隱的方人也。三字。應了我當日江都縣私訪之名。這來往多遠程途。此人怎麼知道。賢臣說。怎不叫他進廟來。施安答應。走出廟帶進俊和尚。至殿外站下。下文分解。

第九十五回

俊和尚道法語

進廟門粧瘋癩

俊和尚在殿外站定。賢臣與眾文武官員一齊。閉目觀看。有詩為証。

蓬頭赤足真不堪

被爛衲衣身上穿

懸相面上油泥厚

點頭傻笑帶瘋癩

鼻塌目深容貌異

斗大木魚挂胸前

特來化緣求甘露

進京打動施不全

借此因緣成正果

俗人那識此機關

施公與眾。人看罷。不識賢僧。當着俗僧和尚。看待文武。知道施公難纏。他把僧人叫進。都含笑言。不肯多嘴。忽聽賢臣叫聲和尚。我有話問你。只聽門外答說。來了。特來問你何用。問我言罷。看僧人瘋瘋癩癩。進進殿來。到眾人跟前。那宗氣味。撲鼻令人難支。眾官就捏了鼻子。躲在一旁。賢臣也少不得問着氣。竟問話。那僧人你好大胆。方人也。的名姓。折開三字。原是我在江都做官。假扮老道。私訪五虎之事。如何隱在你的禪語之內。細細說來。俊和尚問。故粧瘋癩。好似向日。瘋僧掃秦之狀。但見他點頭。渾身亂動。用手中小木魚。槓點他。哈哈。哈哈。傻笑瘋瘋癩癩。用木槓。指了賢臣說。聽我道來。

哈哈。哈哈。傻笑瘋瘋癩癩。用木槓。指了賢臣說。聽我道來。

哈哈。哈哈。傻笑瘋瘋癩癩。用木槓。指了賢臣說。聽我道來。

哈哈。哈哈。傻笑瘋瘋癩癩。用木槓。指了賢臣說。聽我道來。

哈哈。哈哈。傻笑瘋瘋癩癩。用木槓。指了賢臣說。聽我道來。

你說你忠不算忠

你說你奸不是奸

好哇 忠奸二字真難辨

控着龍錢入私囊

賢臣一聽禪語戩心大怒一聲斷喝我我把你這瘋僧就該掌嘴懣和尚並無懼色復又大笑說你莫要忝我我植木魚連槌就送你你到得好處言畢又是哈哈大笑你不忝我我也打點送你的清風細雨賢臣心下驚疑說你會求雨麼和尚回答那算我要把戲賢臣說是怎樣祈求使僧說只用空房一間棗糊乾淨我在房內外面封鎖嚴謹令人看守包管明午有雲未刻有雨選用祭禮令人擺排三牲等物供獻賢臣依言令人棗糊潔淨房屋預備供獻諸事停畢懣和尚入屋擺起烘炕又叫下役倒銷房門令棗糊匠把外面門窗糊封派人看守眼見事妥懣官俱到殿中坐下單等明日午時布雲未刻下雨下文分解

第九十六回

空房鎖和尚

祈雨念藏經

話說賢臣餘氣未息眼望眾官談話惱恨瘋僧勉強開言帶笑說口尊各位老爺休得見笑可惱方才和尚太也風癲他要三牲饅首等物自能求雨未必能勾明日如何要是無雨一定垂打初號施公與眾官商論且說道懣僧入門窗糊封閉獨坐房中又把那木魚敲的振耳慈聲慈語言講佛號且說正乙天師到了初六一早吩咐法官預備明日陪駕與黑面僧人上壇求雨進壇留神各按方位把守黑面僧上台之後焚符我在龍棚伴主其要驚駕治住僧人方顯我法力也不枉食君之祿門徒答應領了法旨說罷一齊打坐次早乃六月初七日良辰吉日僧人淨面更衣黎明起身法仗圍隨上輪出觀至午門伺候那些王公侯伯文武九卿十三科道都奉旨齋戒俱在宗人府住宿皇上淨面冠冕已畢紅日高升內侍圍隨出齋戒宮乘輦至午門眾官一同見駕出大清門又過正陽門一時進了雨壇皇爺至龍棚下輪升坐天師帶法官跟隨進壇各占方向只等黑面僧進壇好焚符呪要捉懣僧下文分解

第九十七回

萬歲爺觀壇

黑面僧祈雨

話說皇爺傳天師問話真人越眾上前跪倒萬歲下問令僧人登壇未知卿家怎樣行事真人口呼陛下降旨令黑面僧登壇祈雨微臣自有法術治他萬歲聞聽說卿家且有退後朕有道理天師出棚說旨下召僧人見駕僧人跟了通使跪在下面方步端相已畢說先請聖僧升壇求雨僧人遵旨即登梯上台明目觀看且說四天師請神飛符暗暗用火焚化四道真言騰空而起仍按東南西北把守恐走脫僧人吃罪不小且說日遊神當值手忙脚亂即撥轉雲頭如飛而去召請四師即速降臨在龍棚護駕當有馬趙關兵四位天神雲時請到各按方位隱避法體護法仙宮香風進了龍棚真人棚內閃目一見暗數劣作孽之僧你今想要逃生萬萬不能且說黑面僧見吉時已到忙忙登台顯其神通仗其蛟龍魚監蝦蟹之類要討金口御封方能成其正果且說通州總督施公與眾官將使僧人鎖在空房外面封固又派下役把守門窗初六還聽木魚打的振耳高聲朗念令人不解至天黑賢臣與官員均在於城隍廟住一晚次日初七眾官還是照常佛辦事那懣和尚敲着木魚還在房中高聲朗誦眾人側耳細聽道

偈曰

十方佛 你是誰 誰是我 黃梁大夢誰能脫 遊龍神不得閑 布雲童子哄了我

午時三刻來布雲 未刻六時來救我 靈山佛若救我 早降甘霖慈悲我

惡聲惡氣翻來復去。高聲大叫下文分解。

第九十八回 二僧分邪正 東臣紀功勳

且說陵和尚不住口念佛。看看時到巳刻。還是萬里無雲。且說四元帥奉了天師法旨。調動天兵。布下天羅地網。黑僧正在弄術。逞能。只聽半空中一聲雷响。壇上黑僧不見。左右護從。踪影全無。壇下有黑路一條。身長一丈。口吐人言。向天師討饒。皇上與眾官看了。亦為駭然。當下天師命法官。將此孽畜交東海龍君暫收。俟我回時發落。四元帥帶領天兵辭別天師而去。又見靈官啟天師大尊。乃民心不公。天降此災。如要挽回。非得金羅漢仗佛慈悲。挽回劫數不可。非我道教所能挽救。天師一聽。心下為難。旁邊走過施總督。向天師口稱真人。現有瘋僧口吐禪語。自稱能求甘霖救苦。閉坐空房。念經不絕。莫非應在此人身上。天師聞之。口尊大人。既有此僧。且看午後雨否。我且隨後等待一言。未了時。交子初。但見雲陰四合。雷聲震响。不到半刻。雷閃風狂。大雨傾盆。足有一了時刻。雲收雨止。街面水流不絕。百姓歡悅。皇上龍心大悅。百官山呼。慶賀。施公即忙查看風僧時。但見玉柱雙垂。端坐而化。即將此事奏明皇上。看天師稽查此僧由來。方知是金身羅漢。降生劉善人。為子。特來顯迹。救民坐化。升天。聖上乃加封護國佑民普應禪師。追贈劉善人夫婦六品封典。旌表墓門。天師降妖有功。加賞金條一年。施不全舉薦高僧。祈雨有應。紀級候陞。眾人謝恩。送上還宮。各回府第。此書歷叙施公一生政績。照事直書。不祈明者。鑒原是盼。